能改齋漫錄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能改齋漫錄

（二）

吳曾撰

能改齋漫錄卷八

沿襲

一擲賭乾坤

韓退之鴻溝詩云。眞成一擲賭乾坤。蓋用李太白詩。天地賭一擲。未能忘戰爭。

故鄉七十五長亭

杜牧之齊安城樓詩。嗚咽江樓角一聲。微陽瀲瀲落寒汀。不用憑欄苦回首。故鄉七十五長亭。蓋用李太白淮陰書懷詩。沙墩至梁苑。七十五長亭。

野火燒不盡

白樂天以詩謁顧況。況喜其咸陽原上草詩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余以爲不若劉長卿春入燒痕青之句。語簡而意盡。

花冥冥

元微之憶靈之詩云。奇樹花冥冥。蓋本杜詩樹攪離思花冥冥也。而韋蘇州亦有冥冥花正開。東方欲曙花冥冥之句。

但令在舍相對貧

王建遠將歸云。但令在舍相對貧。不向天涯金遶身。戎昱長安秋夕詩云。遠客歸去來。在家貧亦可。建蓋用昱語耳。昱、德宗建中時人。建、文宗太和中人。

桃花亂落如紅雨

李長吉有桃花亂落如紅雨之句。以此名世。余觀劉禹錫詩云。花枝滿空迷處所。搖落繁英墜紅雨。劉李同出一時。決非相爲剽竊。

目極千里傷春心

陸士衡樂府。游客春芳林。春芳傷客心。杜子美花近高樓傷客心。皆本屈原目極千里傷春心。

漁梁渡頭爭渡喧

岑參巴南舟中夜書事詩云。渡口欲黃昏。歸人爭渡喧。蓋用孟浩然詩耳。浩然有夜歸鹿門寺歌云。山寺鳴鐘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喧。

多病故人疏

唐包佶嶺下臥疾寄劉長卿詩云。唯有貧兼病。能令親愛疏。蓋用孟浩然多病故人疏。與杜子美故知貧病人須棄。能使韋郎跡也疏。

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

潘子眞詩話云。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又船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沈雲卿詩也。杜子美詩云。春水船

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蓋觸類而長之。余以雲卿之詩。蓋源於王逸少鏡湖詩。所謂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游之句。然李白入青溪山詩。亦云。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雖有所襲。然語益工也。

鶯語丁寧

唐楊巨源早春詩云。馬蹴經歷應須徧。鶯語丁寧已怪遲。蓋效法子美所謂莫遣花開深造次。便教鶯語太丁寧。

幾處笙歌幾處愁

唐章孝標八月詩云。徙倚仙居遶翠樓。分明宮漏靜兼秋。長安夜夜家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唐裴交泰長門怨詩云。自閉長門經幾秋。羅衣濕盡淚還流。一種蛾眉明月夜。南宮歌管北宮愁。與前詩絕相類。

穀雨杏花稀

唐李嘉祐春思詩、清明桑葉少、穀雨杏花稀、乃悟周朴詩。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

未臘山梅樹樹花

杜牧之詩。經冬野菜青青色。未臘山梅樹樹花。許渾詩。未臘梅先實。經春草自薰。渾雖用牧意。然終不能及也。

授圖黃石老學劍白猿翁

潘子眞詩話云。杜牧之題李西平宅云。授圖黃石老。學劍白猿翁。庾信作宇文盛墓誌。所謂授圖黃石。不

無師表。學劍白猿。遂傳風旨。然余讀李太白贈宋中丞詩云。白猿慙劍術。黃石借兵符。則太白亦嘗用之矣。

還山弄明月

東坡虔州八境圖。回峯亂嶂鬱參差。雲外高人世得知。誰向空中弄明月。山中木客解吟詩。徐鼎臣搜神記云。鄱陽山中有木客。秦時採木者食木實。遂得不絕。時就民間飲酒。爲詩一章云。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東坡蓋用此也。然唐劉長卿有龍門八詠。其七渡水詩云。日暮下山來。千山暮鐘發。不如波上棹。還弄山中月。伊水連白雲。東南遠明滅。乃知還山弄明月。唐人已言之矣。

退之全用列子文

韓退之雜說云。昔之聖人。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倛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有平脇曼膚。顏如渥丹。美而很者。其面則人。其心則禽獸。又烏可謂之人邪。余案列子稱包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商桀紂。魯威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乃知退之全用此文。

愁殺人

唐朱放送魏校書詩云。長恨江南足別離。幾回相送復相隨。楊花撩亂撲流水。愁殺行人知不知。李益隋堤詩云。碧水東流無限春。隋家宮苑已成塵。行人莫上長堤望。吹起楊花愁殺人。李蓋學朱也。然二詩皆

佳.

詠婦人多以歌舞爲稱

古今詩人詠婦人者.多以歌舞爲稱.梁元帝妓應令詩云.歌聲隨調響.舞影向池生.劉孝綽看妓詩云.燕姬能妙舞.鄭女愛清歌.北齊蕭放冬夜對妓詩云.歌還團扇後.舞出妓行前.洪執恭觀妓詩云.合舞俱迴雪.分歌共落塵.陳陰鏗侯司空宅詠妓詩云.鶯啼歌扇後.花落舞衫前.陳劉刪亦云.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庾信和趙王看妓詩云.綠珠歌扇薄.飛燕舞衫長.江總看妓詩云.並歌時轉黛.息舞暫分香.隋盧思道夜聞鄰妓詩云.怨歌聲易斷.妙舞態難雙.陳李元操春園聽妓詩云.紅樹搖歌扇.綠珠飄舞衣.釋法宣觀妓詩云.早時歌扇薄.今日舞衫長.劉希夷春日閨人詩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以歌對舞.以歌扇對舞衣.雖相沿以起.然詳味之.自有工拙也.杜子美取以爲豔曲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

花應解笑人無窮事有限身

唐李敬方歡醉詩云.不向花前醉.花應解笑人.只應連夜雨.又過一年春.日日無窮事.區區有限身.若非杯酒裏.何以寄天眞.杜子美絕句云.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莫悲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二詩雖相沿.而杜則尤工者也.世所傳相逢不飲空歸去.洞口桃花也笑人之句.蓋出於敬方云.

洞房懸月影高枕聽江流

張說有深度驛詩云.洞房懸月影.高枕聽江流.杜子美用其意.見於客夜篇云.入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

雞三鳴

韓退之詩雞三號更五點蓋雞必三號而後天曉耳故杜子美雞詩亦云紀德名標五初鳴度必三

獨鵲梟庭柯

錢內翰希白晝景詩雙蜻上簾額獨鵲梟庭柯梟字最其所用意處也然韋蘇州聽鶯曲云有時斷續聽不了飛去花枝猶裊裊趙嘏詩云語風雙燕立梟樹百勞飛錢意韋趙已先用張文潛亦有啄雀踏枝飛尙裊之句

兩蝸角

白樂天云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後之使蝸角事悉稽之而偶對各有所長呂吉甫云南北戰爭蝸兩角古今興廢貉同邱山谷云千里追奔兩蝸角百年得意大槐宮又云功名富貴兩蝸角險阻艱難一酒杯洪龜父云一朝厭蝸角萬里騎鯨背

誰謂天地寬

孟東野出門如有礙誰謂天地寬吳處厚以渠器量褊窄言乃爾余以東野取法杜子美每愁悔吝生如覺天地窄之句

韓退之春雪詩

韓退之春雪詩拂花輕尙起落地暖初消秦韜玉雪詩云片纔落地輕輕陷力不禁風旋旋消王定民雪

詩。天邊密勢來猶溼。地上微和積易消。

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

東坡泗州僧伽塔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應。造物應須日千變。張文潛用其意。別爲一詩云。山邊半夜一犂雨。田父高歌待收穫。雨多瀟瀟鼯簇寒。鼯婦低眉憂繭單。人生多求復多怨。天公供爾良獨難。

天北極殿中間

王直方詩話。記徐師川紫宸早朝詩。內一聯云。黃氣遠臨天北極。紫宸位在殿中央。以余觀之。乃全是杜子美玉几猶來天北極。朱衣只在殿中間一聯也。

飛鳥外夕陽西

張文潛詩云。新月已生飛鳥外。落霞更在夕陽西。蓋用郎士元送楊中丞和番詩耳。郎詩云。河源飛鳥外。雪嶺大荒西。

韓退之喜雪詩

韓退之喜雪獻裴尙書詩云。喜深將策試。驚密仰簷窺。又云。氣嚴當酒暖。酒密聽窗知。荊公全用以爲一聯云。借問火城將策試。何如雪屋聽窗知。

一樹高花明遠郵

田家汨汨流水渾。一樹高花明遠邨。雲意不知殘照好。卻將微雨送黃昏。鄭毅夫詩也。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蘇子美詩也。第二句相類。然皆清絕可愛。

石燕泥龍

周庾信喜晴詩。已歡無石燕。彌欲棄泥龍。又初晴詩云。燕燥還爲石。龍殘更是泥。此意凡兩用。然前一聯不及後一聯也。乃知杜子美紅豆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皇枝。幹旋句法所本。

春風自是人間客

侯鯖錄、載裕陵喜晏叔原與鄭俠絕句云。小白長紅又滿枝。綠毬場外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間客。主管繁花得幾時。然山谷少時有感春詩云。風光不長妍。如客暫時寓。則晏意山谷已道之矣。

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

陳輔之詩話。記荊公喜王建宮詞。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韓子蒼反其意而作詩送葛亞卿曰。劉郎底事去匆匆。花有深情只暫紅。弱質未應貪結子。細思須恨五更風。

詠叔孫通詩

宋景文詠叔孫通詩云。馬上功成不喜文。叔孫綿蕞強經綸。諸君可笑貪君賜。便許當時作聖人。王逢原詠叔孫通亦用此意云。弟子由來亦未純。異時得失亦頻頻。一官所買知多少。便議先生作聖人。其用意

正同。今荆公集亦載宋詩。非也。

魚遺子鹿引膚

唐吳于華詩云。暖漾魚遺子。晴遊鹿引膚。乃悟山谷詩。河天月暈魚分子。桐葉風微鹿養茸所自。

鱸肥人膾玉甘熟客分金

蘇子美詩。笠澤鱸肥人膾玉。洞庭甘熟客分金。呂吉甫詩。魚出清波庖膾玉。菊含寒露酒浮金。

姬人薦初醞幼子問殘疾

江總衡州九日詩。姬人薦初醞。幼子問殘疾。故杜子美取其意以爲遣悶云。老妻憂坐瘥。幼女問頭風。

傀儡

唐梁鍠咏木老人詩。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眞同。須臾弄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世中。開天傳信記稱明皇還蜀。嘗以爲誦。而非明皇所作也。觀山谷詩。世間盡被鬼神誤。看取人間傀儡棚。煩惱自無安脚處。從他鼓笛弄浮生。蓋用鍠意也。

鳥歸花影動魚沒浪痕圓

前輩好稱僧悟清鳥歸花影動。魚沒浪痕圓。以爲句意皆新。然余讀梁沈君攸臨水詩云。花落圓紋出。風急細流斷。乃知魚沒浪痕圓所自。

鷓鴣飛上越王臺

唐竇鞏有南遊感興詩、傷心欲問當時事、惟見江流去不回。日暮東風春草綠。鷓鴣飛上越王臺。蓋用李太白覽古詩意也。李云。越王句踐被吳歸。義士還家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只今惟有鷓鴣飛。

可人惟有秦淮月出沒娟娟波浪中

參寥詩。可人惟有秦淮月。出沒娟娟波浪中。東坡送蜀僧詩。當時半被峨眉月。還在平羌江水中。二意偶同。而東坡乃用李白詩。

禪心竟不起

唐僧皎然答李季蘭詩云。天女來相試。將花欲染衣。禪心竟不起。還捧舊花歸。乃悟參寥答杭妓詩。禪心已作沾泥絮。肯逐東風上下狂。

隔花催喚打魚人

劉貢父詩話。載花蘂夫人宮詞云。廚船進食蔟時新。列坐無非侍從臣。日午殿頭宣索膾。隔花催喚打魚人。余觀王建宮詞云。御廚進食索時新。每到花開卽苦春。白日臥多嬌似病。隔簾教喚女醫人。不惟第一句同。而末章詞意皆相緣以起也。

高懷猶有故人知

陳無已有山谷草書絕句。當年闕里與論詩。歲晚河山斷夢思。妙質不爲平世用。高懷猶有故人知。末後兩句。乃合荆公思王逢原詩。妙質不爲平世得。微言但有故人知。

成梟而牟呼五白

杜子美今夕行。憑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梟盧。學者謂杜用劉毅劉裕東府樗蒱事。雖杜用此。然屈原招魂。已嘗云成梟而牟呼五白。

寒食疾風甚雨

荆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卽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王君玉詩。疾風甚雨青春老。瘦馬肥牛綠野深。頃又見周知徵詩藁云。疾風甚雨悲游子。峻嶺崇山非故鄉。張文潛詩云。荒山野水非吾土。寒食清明似去年。

萬年枝

唐上官儀詠雪詩。幸因千里鴈。還繞萬年枝。謝元暉中書省詩。風動萬年枝。晏元獻詩。萬年枝上凝烟動。百子池邊瑞日長。盧多遜新月詩。太液池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王維史館山池云。春池百子內芳樹萬年餘。晏用此也。萬年枝、江左謂之冬青。惟禁中則否。韓子蒼冬青詩云。離宮見爾近天墀。雨露常私養種時。惆悵一株嵐霧裏。無人識是萬年枝。百子池、見西京雜記。戚夫人侍高祖。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何晏景福殿賦。綴以萬年。注引晉宮闕銘曰。華林園萬年樹十四株。

問花花不語

東坡吉祥寺賞花寄陳述古詩云。仙花不用剪刀裁。國色初酣卯酒來。太守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

開。南部新書記嚴惲詩。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盃。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東坡全用此兩句也。惲字子重。能詩。與杜牧善。

夢中身夢外身

山谷嘗自贊其眞曰。似僧有髮。似俗無塵。作夢中夢。見身外身。蓋亦取詩僧淡白寫眞詩耳。淡白云。已覺夢中夢。還同身外身。堪嘆余兼爾。俱爲未了人。

兩山排闥送青來

荆公詩云。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蓋本五代沈彬詩。地隈一水巡城轉。天約羣山附郭來。彬又本唐許渾山形朝闕去。河勢抱關來之句。

太液披香

西清詩話記荆公賞花釣魚詩。披香殿上留珠輦。太液池邊送玉盃。都下翌日競以公用柳耆卿詞。太液波翻。披香簾捲之語。余讀唐上官儀初春詩。步輦出披香。清歌臨太液。乃知上官儀已嘗對之。豈始耆卿耶。隋庾信賦。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裏作春衣。長安有宜春宮。此又以宜春對披香矣。

謝惠含桃謝惠茶詩

韓致光。昭宗時以翰林承旨謫嶺表。道湖南。謝人惠含桃詩。末章云。金鑾歲歲長宣賜。忍淚看天憶帝都。自注云。每歲初進之後。先宣賜學士。韓子蒼謝人惠茶云。白髮前朝舊史官。風爐煮茗暮江寒。蒼龍不復

從天下。拭淚看君小鳳團。自注云。史官月賜龍團。意雖本致光而語工。

門雀屋烏宣室茂陵

張天覺既相。謝表有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歸朝。屋上之烏亦好。徽宗親題於所御扇。然丁晉公詩固嘗云。屋可占烏曾貴仕。門堪羅雀稱衰翁矣。王元之黃州上任謝表云。宣室鬼神之問。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亦出於杜子美竟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之語。前輩不以爲嫌者。蓋文勢事情。自須如此也。

相望落落如星辰

王直方詩話。謂東坡送李公擇云。有如長庚月。到曉不收明。贈參寥云。故人各在天一角。相望落落如星辰。任師中挽詞云。相看半作星辰沒。可憐太白與殘月。而蘇黃門送退翁守懷安。亦云。我懷同門客。勢若曉天星。其後學者。尤多用此。以上皆王說。余案古樂府兩頭纖纖月初生。半白半黑眼中睛。腷腷膊膊雞初鳴。磊磊落落向曙星。故劉夢得作韋處厚集序。亦云。古今相望。落落然如騎星辰。乃知二蘇所用本古樂府。豈直方忘之邪。

猿啼三聲淚沾衣

川峽記行者歌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啼三聲淚沾衣。故古樂府有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陳簫詮夜猿啼詩斷章云。別有三聲淚沾裳。竟不窮。故子美詩。聽猿實下三聲淚。

身輕一鳥過

歐陽文忠公詩話。陳公時得杜集。至蔡都尉身輕一鳥下脫一字。數客補之。各云疾落起下。終莫能定。後得善本。乃是過字。其後東坡詩。如觀老杜飛鳥句。脫字欲補知無緣。山谷詩。百年青天過鳥翼。東坡詩。百年同過鳥。皆從而效之也。余見張景陽詩云。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則知老杜蓋取諸此。況杜又有貽柳少府詩。餘生如過鳥。又云。愁窺高鳥過。景陽之詩。梁氏取以入選。杜贈驥子詩。熟精文選理。則其所取。亦自有本矣。如贈韋左丞詩。皆倣鮑明遠東武吟。主人且勿喧。賤子歌一言。然古詠香爐詩。四座且勿喧。願聽歌一言。

牛帶寒鴉過別村

張芸叟詩。夕陽牛背無人臥。帶得寒鴉兩兩歸。與東坡所記蘇叔黨詩。葉隨流水歸何處。牛帶寒鴉過別邨。與張詩相類。

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

鮑慎由答潘見素詩云。學詩比登仙。金膏換凡骨。蓋用陳無已答秦少章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之句。

水從樓前來中有美人淚

晁元忠西歸詩。安得龍山潮。駕回安河水。水從樓前來。中有美人淚。山谷和答云。熱避惡木陰。渴辭盜泉水。曾回勝母車。不落抱玉淚。韓子蒼取其意以代葛亞卿作詩云。君住江濱起柁樓。妾居海角送潮頭。潮

中有妾相思淚流到樓前更不流唐孫叔向有經昭應温泉詩云一道泉流遶御溝先皇曾向此中遊雖然水是無情物也到宮前咽不流子蒼末句乃用孫語

到海止十里過山應萬重

青箱雜記謂寇萊公少時有詩送人云到海止十里過山應萬重遂兆晚年之讖余以爲非是蓋萊公效于武陵詩耳于別故人云過楚水千里到秦山幾重然國史萊公本傳乃云準至雷州吏以圖經獻視其四至云東南門至海岸十里準恍然曰吾少時有云到海祇十里過山應萬重豈偶然邪所載與青箱雜記不同

金鴨無煙卻有香

秦少章詩燭花漸暗人初睡金鴨無煙卻有香魏道輔詩博山燒沈水煙盡氣不滅日暮白門前楊花散成雪與少章詩意同

友于

洪駒父詩話謂世以兄弟爲友于子姓爲貽厥歌後語也杜子美詩云山鳥山花皆友于子美未能免俗何邪予以爲不然按南史劉湛友于素篤北史李謐事兄盡友于之誠故陶淵明詩云一欣侍温顔再喜見友于子美蓋有所本耳子美上太常張卿詩亦云友于皆挺拔

橫陳

荆公詩。日高青女尚橫陳。潮回洲渚得橫陳。橫陳二字。首見楞嚴經。及宋玉諷賦。前輩以用橫陳始於荆公。非也。陸龜蒙薔薇詩云。倚牆當戶自橫陳。致得貧家似不貧。沈約夢見美人詩云。立望復橫陳。忽覺非在側。見玉臺新詠。

據槁梧

荆公詩。各據槁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階除。唐李嘉祐詩。據梧聽好鳥。行藥寄名花。莊子。據槁梧而瞑。

崔護詩

唐獨孤及和贈遠詩云。憶得去年春風至。中庭桃李映瑣窗。美人瑟瑟對芳樹。玉顏亭亭與花雙。今年新花如舊時。去年美人不在茲。借問離居恨深淺。祇應獨有庭花知。此詩與崔護詩無異。

幾度雨來成惡熱一番風過有新涼

李太白詩云。幾度雨來成惡熱。一番風過有新涼。劉莘老子劉企。字斯立。龍山寺詩。亦云。急雨欲來先暑氣。涼風已過卻秋聲。詩意雖同。然皆佳句。

青裙白面初相識

陳去非茶花詩。後兩句云。青裙白面初相識。十月茶花滿路開。蓋用白樂天江岸梨花詩意。梨花有思緣和葉。一樹江頭惱殺君。最似霜閨少年婦。白妝素面碧紗裙。

手滑

蘇子由龍川別志。慶歷中。劫盜張海。將過高郵。知軍姚仲約。度不能禦。喻軍中富民出金帛。市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海悅徑去。不爲暴。富鄭公議欲誅仲約。范文正欲宥之。爭於上前。仁宗從之。富公慍曰。方今患法不舉。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爲然。及二公跡不安。范公出案陝西。富公出案河北。范公因自乞守邊。富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徬徨不能寐。遶牀嘆曰。范六丈、聖人也。余考資治通鑑。唐武宗賜劉宏逸薛季棱死。又遣使就潭州誅楊嗣復及李珏。杜悰奔馬而見李德裕曰。天子少年新卽位。茲事不宜手滑。德裕因與崔珙崔鄲陳夷行三上奏。乃釋之。乃知范公所言者。楊嗣復等公案耳。世有肆行胸臆者。多以紙上語爲不足用。以今觀之。是否益可見矣。

覩木興嘆

魏文帝柳賦。在余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始圍寸而高尺。今連拱而九成。桓溫北伐經金城。見爲瑯琊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乃知覩木而興嘆。代有之矣。案廣人物志。載蘇頲年五歲。裴談過其父。試誦庾信枯樹賦。頲避談字。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人看搖落。悽愴江潯。樹猶如此。人何以任。文忠公詩云。人昔共遊今孰在。樹猶如此我何堪。荊公詩。道人從南來。問松我東岡。舉手指屋脊。云今如許長。劉斯立詩云。麥壠漫漫宿葉黃。新苗寸寸未禁霜。手中馬箠餘三尺。想見歸時如許長。意

皆相沿以生也。

金谷樓危到地香

前輩稱宋莒公賦落花詩。其警句有漢皋珮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之句。蓋本于唐張泌惜花詩。看多記得傷心事。金谷樓前委地時。其弟景文公同賦云。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亦本於李賀殘絲曲云。落花起作迴風舞。榆莢相催不知數。

春在先生杖屨中

西清詩話。記周邦彥祝壽詩。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余以爲此乃摸寫東坡刁景純藏春塢詩。年拋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中。是也。

小雨斑斑

文忠公詩。小雨斑斑作燕泥。東坡詩。小雨斑斑未作泥。山谷詩。潤花小雨斑斑。

一意兩用

樂天、自從苦學空門法。銷盡平生種種心。唯有詩魔降未得。每逢風月一閒吟。又云。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萬緣皆已銷。此病獨未去。此意凡兩用也。太白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又云。獨酌勸孤影。此意亦兩用也。然太白本取淵明揮杯勸孤影之句。

蜀葵

劉禹錫嘉話載陳標蜀葵詩能共牡丹爭幾許得人憎處只緣多雜俎載貞元中牡丹已多柳渾詩言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葵較幾多二詩意相似

屋簷斜入一枝低

唐張謂詩櫻桃解結垂簷子楊柳能低入戶枝乃悟林和靖梅詩屋簷斜入一枝低之句所本

秋去暑無權

張文潛明道雜志記一詩云秋去暑無權以爲意新而韻工予見邵堯夫云春陽得權故多旱秋陰得權故多雨

醉鄉間處日月鳥語花間管絃

蔡絛西清詩話云黃魯直貶宜州謂其兄元明曰庭堅筆老矣始悟抉章摘句爲難要當于古人不到處留意乃能聲出衆上元明問其然曰庭堅六言近詩醉鄉閒處日月鳥語花間管絃是也此優入詩家藩閫宜其名世如此以上皆蔡語余案此說出于魯直是否雖未敢必然上句本于唐皇甫松醉鄉日月發之下句本於唐崔湜應制詩庭際花飛錦繡合枝間鳥囀管絃同

門外綠楊春繫馬牀前紅燭夜呼盧

晏叔原長短句云門外綠楊春繫馬牀前紅燭夜呼盧蓋用樂府水調歌云戶外碧潭春洗馬樓前紅燭夜迎人然叔原之辭甚工

雲破月來花弄影

張子野長短句。雲破月來花弄影。往往以爲古今絕唱。然予讀古樂府唐氏瑤暗別離云。朱絃暗斷不見人。風動花枝月中影。意子野本此。

應聲蟲

陳正敏遯齋閒覽。載楊劭中年得異疾。每發言應答。腹中有小聲效之。數年間。其聲寖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應聲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遇蟲不應者。當取服之。劭如言。讀至雷丸。蟲忽無聲。乃頓餌數粒。遂愈。正敏其後至長汀。遇一句者。亦有是疾。環而觀者甚衆。因教之使服雷丸。丐者謝曰。某貧無他技。所以求衣食于人者。唯藉此耳。以上皆陳所記。予讀唐張鷟朝野僉載云。洛州有士人惠應病。語卽喉中應之。以問善醫張文仲。張經夜思之。乃得一法。卽取本草令讀之。皆應至其所畏者。卽不言。仲乃錄取藥合和爲丸。服之應時而止。乃知古有是事。

草忘憂花含笑

冷齋夜語云。丁晉公草解忘憂。憂底事。花能含笑。笑何人。不若東坡花如識面長含笑。鳥不知名時自呼。然丁詩本取唐人徐振雷塘詩。花憶所爲猶自笑。草知無道更應荒。毛詩焉得諼草釋者以諼草可以解人之憂耳。今丁詩乃以草憂底事何邪。然善論詩者。不當如此。

回眸一笑百媚生

白樂天長恨歌云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蓋用李太白應制清平樂詞云女伴莫話孤眠六宮羅綺三千一笑皆生百媚宸遊教在誰邊

身事未知何日了

近時稱陳去非詩案上簿書何日了樓頭風月又秋來之句或者曰此東坡官事無窮何日了菊花有信不吾欺耳予以爲本唐人羅鄴僕射陂晚望詩身事未知何日了馬蹄唯覺到秋忙

舜不窮其民論

元祐中省試舜不窮其民論劉棠召美首選其警句云桀紂以淫虐窮幽以貪殘窮厲以監謗窮戰國以侵伐窮秦皇以督責窮漢武以奢侈窮晉以劉石窮隋以巡幸窮明皇以隱戶剩田窮德宗以閒架稅屋窮東坡見之大加歎賞以其不類時文因以劉窮呼之然予以劉召美此意本孫樵耳孫樵與賈秀才書云楊雄以法言太元窮元結以浯溪碣窮陳拾遺以感遇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

望斗氣沈龍已化置匏人去楊猶懸

豫章事實王勃序之詳矣題詠此邦者往往採之晏元獻云望斗氣沈龍已化置匏人去楊猶懸陶邕州云劍待張華時已晚楊延徐孺禮應疏此二聯全是龍光射牛斗之墟徐孺下陳蕃之榻也宋綬公垂云江涵帝子翬飛閣山際眞君鶴馭天不襲陳迹甚可佳也

處事無心覺累輕

東萊先生呂居仁詩云。忍窮有味知詩進。處事無心覺累輕。李成季已嘗云。靜疑多事非求福。老覺無心勝攝生。二詩雖相似。然皆佳作也。

春水碧於天

温庭筠樂府。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皮日休松陵集詩云。漢水碧於天。南荆廓然秀。豫章取以作演雅云。江南野水碧於天。中有白鷗閒似我。

蓬生麻中

荀卿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蓋本于曾子制言曰。蓬生麻中。不扶乃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

畜不吠之狗

東坡上神宗書曰。養猫以待鼠。不可以無鼠而畜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蓋取北史宋遊道傳。楊遵彦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

開簾風動竹

唐李益竹窗聞風早發寄司空曙詩云。微風驚暮坐。窗牖思悠哉。開門復動竹。疑是故人來。時滴枝上露。稍霑堦上苔。幸當一入幌。爲拂綠琴埃。異聞集霍小玉傳。作開簾風動竹。改一風字。遂失詩意。然此句乃

襲樂府華山畿詞耳。詞云。夜相思風吹窗簾動。言是所歡來。通典云。江南以情人爲歡。

山流細沫擁浮花

沈君攸羽觴飛上苑云。石徑斷絲闌蔓草。山流細沫擁浮花。外史檮杌載張蠙詩。牆頭細雨垂纖草。水面迴風聚落花。蓋本於沈耳。

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

江文通有擬湯惠休詩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蓋用魏文帝秋胡行云。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梁武帝鼓角橫吹曲云。日落登雍臺。佳人殊未來。梁沈約洛陽道云。佳人殊未來。薄暮空徙倚。二人所用。又襲江也。江齊人。

啼猿樹

杜詩。影著啼猿樹。魂飄結蜃樓。蓋用盧照鄰巫山高云。莫辨啼猿樹。徒看神女雲。

時送紅梅一陣香

李方叔喜吳可小詩。東風可是閒來往。時送紅梅一陣香。殊不知張芸叟酴醾詩。亦云。晚風亦自知人意。時去時來管送香。

谷口未斜日數峯生夕陰

蔡絛西清詩話。取善權谷口未斜日。數峯生夕陰之句。然唐宋之間詩云。日落西山陰。衆章起寒色。權實

取此。沈約登元暢樓詩。亦云。雲生嶺乍黑。日下溪半陰。宋景文公過行廬關詩云。雲生全嶺失。日隱半崖陰。宋全用沈詩也。梁庾肩吾詩云。塵飛遠騎沒。日徙半峯寒。庾沈同時人。

臨清流而賦詩

陶淵明歸去來辭云。登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蓋用嵇叔夜琴賦云。背長林。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

日月跳躑

元徽之遣興云。日月東西跳。又云。光陰本跳躑。又答胡靈之詩序云。日月跳躑。于今行二十年矣。幾與退之日月如跳丸。大同小異也。杜牧之寄韓。又云。跳丸日月十經秋。又送孟池云。月于何處去。日于何處來。跳丸相趁走。蓋用退之意。元徽之憶遠曲云。水中書字無字痕。白樂天新昌新居云。浮榮水畫字。意又相類。

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

顧況喜白樂天送友人原上草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是李太白瀑布詩。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

堯舜性仁賦

劉輝堯舜性仁賦。其警句曰。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蓋本于范正公堯舜率天下以仁賦。內睦九族。善鄰之志咸和。外黜四凶。有勇之風遐振。

滿池江湖春入望連天章貢水爭流

徐師川有陪李泰發登洪川南樓詩云。十年不復上南樓。直爲干戈作遠遊。滿地江湖春入望。連天章貢水爭流。青雲聊爾居金馬。紫氣還應射斗牛。公是主人身是客。舉觴登望得無愁。唐劉長卿有和樊使君登潤州城樓詩云。山城迢遞倚高樓。露冕吹簫居上頭。春草連天隨北望。夕陽浮水共東流。江田漠漠全吳地。野樹蒼蒼故楚州。王粲尚爲南郡客。別來何處更銷憂。徐之詩絕類長卿。其間一聯。如出一手也。然宋仲安有放船下湖口詩云。此地側身徒北望。余生乘興復東流。乃是全用劉詩也。

韓退之學文而及道

程正叔云。韓退之晚年所爲文。所得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是倒學了。因學文求所未至。遂亦有所得。然此意本吳子經耳。子經法語曰。古之人好道而及文。韓退之學文而及道。子經名孝宗。歐陽文忠公嘗有詩送吳生者也。荆公與之論文甚著。臨川人。

衰顏紅易借髮短白難遮

程文簡公有飲酒載花詩云。衰顏紅易借。髮短白難遮。乃知陳無已髮短愁催白。顏衰酒借紅。蓋本諸此、

定命論

東陽胡百能跋邵德升分定錄云。先君嘗言人生所享厚薄。各有定分。世有以智力取者。自謂己能。往往不顧名義。殊不知皆其分所固有。初不可毫末加也。所可加者。徒得小人之名而不悟。悲夫。百能佩服斯

謝。未嘗不以語朋舊也。以上皆胡百能說。予案宋顧凱之常以爲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命論以釋之。乃知胡所說凱之之意也。

此心安處便是吾鄉

東坡作定風波序云。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字文氏。定國南遷歸。余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用其語綴詞云。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余以此語本出於白樂天。東坡偶忘之耳。白吾土詩云。身心安處爲吾土。豈限長安與洛陽。又出城留別詩云。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又重題詩云。心泰身寧是歸處。故鄉獨可在長安。又種桃杏詩云。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卽是家。

天際識歸舟

梁王僧孺中川長望詩云。岸際樹難辨。雲中鳥易識。蓋全用謝元暉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而不及也。梁元帝詩云。遠邨雲裏出。遙船天際歸。亦效元暉而遠勝僧孺。

庭草無人隨意綠

唐劉餗隋唐嘉話。載隋煬帝爲燕歌行。羣臣皆以爲莫及。王胄獨不下帝。因此被害。而帝誦其句云。庭草無人隨意綠。能復道邪。然予讀周庾信蕩子賦曰。遊塵滿牀不用拂。細草橫階隨意生。乃知王胄庭草無

人隨意綠。蓋取諸此。以之喪命。豈不枉哉。

玉斧修成寶月團

荊公詩。玉斧修成寶月團。月邊仍有女乘鸞。青冥風露非人世。鬢亂釵橫特地寒。江淹詠扇詩。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非止用蕭史事也。玉斧事見酉陽雜俎。

綠楊樓外出秋千

晁无咎評樂章。歐陽永叔浣溪沙云。堤上遊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秋千。要皆絕妙。然只一出字。自是後人道不到處。余案唐王摩詰寒食城東卽事詩云。蹴踘屢過飛鳥上。秋千競出垂楊裏。歐陽公用出字。蓋本此。

雪裏梅將春信來

前輩詩話稱李成季詩。日邊鴈帶臘寒去。雪裏梅將春信來。以爲美。然唐人曹松除夜已嘗云。半夜臘因風捲去。五更春被角吹來。

龍燭影中猶是臘。鳳簫聲裏已吹春

西清詩話謂蔡元長春帖子。龍燭影中猶是臘。鳳簫聲裏已吹春。薦紳類能傳誦。以爲蔣穎叔作。非也。予以爲此一聯。全是方干除夜詩。寒燈短焰方燒臘。畫角殘聲已報春。

富鄭公之言出於元璹

東坡撰富鄭公神道碑。載公奉使語曰。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各勸用兵者。此皆爲其身謀。非國計也。又曰。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予案唐鄭元璹謂頡利曰。漢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資財。皆入將士。在於可汗。一無所得。不如和好。國家必有重賚。幣帛皆入可汗。坐受利益。頡利納其言。卽引還。乃知鄭公之言。皆出於元璹。

春風朝夕起吹綠日日深

孟東野連州吟云。春風朝夕起。吹綠日日深。乃悟荊公春風日日吹香草。山北山南路。欲無所自。

明月空爲兩地愁

雲齋廣錄云。二宋以文章齊名天下。子京守蜀日。有詩云。碧雲謾有三年信。明月空爲兩地愁。其後卒不入兩地。人以爲讖。予以子京用何遜與胡興安夜別詩。念此一莛笑。分爲兩地愁。廣錄之論。不知所自也。

馬嵬詩

唐闕史稱鄭相畋吟馬嵬詩云。明皇迴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觀者以爲眞輔國之句。予以爲畋蓋取杜詩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之意。

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魏曹操有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語。本朝滎陽呂原明乃云。中年嘗書壁以自警曰。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後觀晁少傅碎金已前有此兩句所謂先得我心之所欲者然昔麴粥說羅仇以主上荒耄信讒不若勒兵向西平羅仇曰誠如汝言然吾家世以忠義著於西土寧使人負我我不忍負人也乃知晁少傅之前羅仇已有此語羅仇西涼羌人耳能發此語尤可貴也見晉書載記

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

前輩讀詩與作詩既多則遣辭措意皆相緣以起有不自知其然者荆公晚年閒居詩云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蓋本於王摩詰輿閬啼鳥喚坐久落花多而其辭意益工也徐師川自謂荆公暮年金陵絕句之妙傳天下其前兩句與渠所作云細落李花那可數偶行芳草步因遲偶似之邪竊取之邪善作詩者不可不辨予嘗以爲王因於唐人而徐又因於荆公無可疑者但荆公之詩熟味之可以見其閒適優遊之意至於師川則反是矣

背秋轉覺山形瘦新雨還添水面肥

雪浪齋日記云背秋轉覺山形瘦新雨還添水面肥漁隱叢話云山形瘦之語古今少有道者予嘗記唐人一聯而忘其名云山自古來和石瘦水因秋後漾沙清前詩蓋出於此而不及也

張良與四皓書韓退之與李渤書

商芸小說載張良與商山四皓書曰良白仰惟先生秉超世之殊操身在六合之閒志淩造化之表但自大漢受命貞靈顯集神母告符足以宅兆民之心先生當於此時耀神爽乎雲霄濯鳳翼於天漢使九門

之外。有非常之客。北闕之下。有神氣之賓。而淵潛山隱。竊爲先生不取也。良以頑薄。承乏忝官。所謂絕景不御。而駕服駑駘。方今元首欽明文思。百揆之佐。立則延首。坐則引領。日仄而方丈不御。夜眠而閶闔不閉。蓋皇極須日月以揚光。后土待嶽瀆以導滯。而當聖世鸞鳳林棲。不翔乎太清。麒麟嶽遁。不涉乎郊藪。非所以寧八荒尉六合也。不得侍省。展布腹心。略寫至言。想望飄然。不猜其意。張良曰。余觀韓退之所與李渤書。其規模步驟、殆與之爲一矣。

蒨桃贈歌者詩

翰府名談。載寇萊公妾蒨桃贈歌者詩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似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予嘗記南唐李詢贈織錦詩云。軋軋機聲曉復晡。眼穿力盡意何如。美人一曲成千賜。心裏猶嫌花樣疏。蒨桃詩意本此而不及也。

山蟬帶響穿疏戶

前輩稱蘇子美詩。山蟬帶響穿疏戶。野蔓延青入破窗。蓋出于唐方干詩。鶴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

紅生白熟生碧熟紅

侯鯖錄云。東坡謂世之對偶。如紅生白熟、手文腳色二對。無復加也。然予嘗記唐羅虬詩云。窗前遠岫懸生碧。簾外殘霞掛熟紅。然則羅虬已用生碧對熟紅矣。

更無一箇是男兒

前蜀王衍降後唐王承旨作詩云。蜀朝昏主出降時。銜璧牽羊倒繫旗。二十萬人齊拱手。更無一箇是男兒。其後花蕊夫人記孟昶之亡。作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二十萬人齊解甲。寧無一箇是男兒。陳無已詩話載之。乃知沿襲前作。

沿襲不失爲佳

詩人有沿襲而不失爲佳者。張曙途中聞蟬前四句云。每歲聽蟬處。那將此際同。孤邨寒色裏。野店夕陽中。李中正聞子規前四句云。何處正當聞。聲聲欲斷魂。暖風芳草岸。殘日落花邨。蔣鈞孤鴈後四句云。葦岸風吹雨。沙汀月照霜。還同我兄弟。零落不成行。（案此下疑有闕文）

薏苡芎藭

張右史未晝臥口占云。病栽薏苡無勞謗。溼要芎藭不待廋。東坡亦云。巧語屢曾傷薏苡。廋辭那復託芎藭。

夢魂香

黃季岑言一士人詩云。啼月杜鵑喉舌冷。宿花蝴蝶夢魂香。蓋自唐趙嘏發之。趙云。松島鶴歸書信絕。橘洲風起夢魂香。

二詩相類

唐崔惠童晏城東莊詩云。一月人生笑幾回。相逢相值且銜盃。眼看春色如流水。今日花紅昨日開。杜子美詩。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盃二詩相類。第不知崔爲何時人。

褒公鄂公

杜子美贈曹將軍霸詩。淩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鄂公謂尉遲敬德。褒公謂段志元也。故東坡贈寫眞何充詩。黃冠野服山家容。意欲置我山巖中。勳名將相今何限。往寫褒公與鄂公。鮑愼由謝傳神蔡景直詩。馳譽丹青有古風。筆端及我未宜蒙。雲臺麟閣遙相望。往寫褒公與鄂公。用東坡語。尤爲無功。

三詩皆用清渾字

東坡送魯元翰詩。皎皎千丈清。不如尺水渾。陳後山次韻東坡詩。信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渾。參寥詩。乍爲含垢千尋濁。不作驚人一掬清。

詠荷花

胡仔苕溪詩話。以詞句欲全篇皆好。極爲難得。如賀方回淡黃楊柳帶棲鴉。秦處度藕葉清香勝花氣二句。寫景詠物。可謂造微入妙。然予見劉忠肅莘老已言之矣。湖上口號云。綠荷深不見湖光。萬柄清風動晚涼。莫恨紅葩猶未爛。葉香元自勝花香。

服藥不如獨臥

世所傳道書雜載神仙祕訣有云服藥千朝不如獨寢一宵此最有理予近讀顧況琴客詩云服藥不如獨自眠從他別嫁一少年乃知古有此語然太平廣記彭祖傳云服藥百種不如獨臥又知道書本此

繫日

白樂天既無長繩繫白日又無大藥駐朱顏蓋本陳沈炯幽庭賦那得長繩繫白日年年月月俱如春然江總歲暮還宅詩亦云長繩豈繫日濁酒傾一杯

東坡作夏侯太初論

王立之詩話記東坡十歲時老蘇令作夏侯太初論其閒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于蜂蠆之語老蘇愛之以少時所作故不傳然東坡作顏樂亭記與黠鼠賦凡兩次用之以上皆王記余案晉劉毅傳鄒湛曰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作于懷袖勇夫爲之驚駭出于意外故也乃知東坡意發于此

杜甫取李陵詩

杜詩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又云別時孤雲今不飛時復看雲淚橫臆蓋取李陵別蘇武詩云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蹤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

知爾不能舉

韓子蒼送王棁詩末章云虛作西清老從臣知爾才華不能舉王摩詰送邱爲云知爾不能薦羞稱獻納

臣。

董穎襲陳知默詩

洪景盧夷堅乙志記董穎詩。雲壑釀成千嶂雨。風蕭吹老一川秋。上句蓋襲陳知默詩耳。陳云。雲埋山麓藏秋雨。葉脫林梢帶晚風。

東坡本李端詩

東坡詩。白水滿時雙鷺下。午陰清處一蟬鳴。李唐端茂陵山行陪韋金部詩云。盤雲雙鶴下。隔水一蟬鳴。東坡本此。

韓子蒼詩出陸龜蒙

韓子蒼作絕句。天寒候鴈作行遠。沙晚浴鳧相對眠。松醪朝醉復暮醉。江月上弦仍下弦。陸龜蒙別墅懷歸云。題詩朝憶復暮憶。見月上弦還下弦。韓所出也。

得茶三昧

錢唐南屏謙師妙於茶事。東坡贈之詩云。道人曉出南屏山。來試點茶三昧手。劉貢父亦贈詩云。瀉湯舊得茶三昧。覓句還窺詩一斑。

詹光茂妻寄遠詩

蔡寬夫記天聖中孫冕載詹光茂妻寄遠詩云。錦江江上探春回。消盡寒冰落盡梅。爭得兒夫似春色。一

年一度一歸來。乃知惟有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所本。

葛敏修用陳況詩

葛敏修南華竹軒絕句。獨拳一手支頤臥。偸眼看雲生未生。蓋用五代時陳況詩。醒眼看諸峯。白雲開又集。然唐吳融亦有深感下峯顏色好。晚雲纔散又當門之句。

古有瑣語

唐孫元憲有北夢瑣言。案晉書。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瑣言十一篇。乃知古已有瑣言。

語有神助

呂氏詩事錄云。郭祥正有句云。明月人隨渡流水。王介甫愛之曰。此言如有神助。余記范文正公詩云。多情是明月。相逐過江來。乃知郭本此。

皮日休白蓮詩

東坡嘗喜皮日休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墜時。謂決非紅蓮詩。然李賀新筍云。無情有恨何人見。露壓煙啼千萬枝。乃知皮取此。

不去呂后爲惠帝計

老蘇明允論漢高祖云。不去高后者。以呂氏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

嗣子之壯。故不去呂氏者。爲惠帝計也云云。余案唐李德裕羊祜留賈充論云。漢高不去呂氏。亦近于此。漢高嬖戚姬。愛如意。思其久安之計。至于悲歌不樂。豈不知除去呂后。必無後禍。況呂后年長有過。稀復進見。漢高棄之。如去塵垢。實以惠帝闇弱。必不能自攬權綱。其將相皆平生故人。俱起豐沛。非呂后剛強。不能臨制。所以存之爲社稷也。乃知老蘇本此。

韓子蒼作善淸眞贊

韓子蒼作善淸眞贊云。蓬鬆頭。卓削耳。一生說法牙無水云云。蓋用東坡題王靄如來出山相云。頭鬅鬙。耳卓削。適從何處來。碧色眼有角。明星未出萬象間。外道天魔猶奏樂。錯不錯。安得無上菩提成等正覺。東坡集不載此文。

陸農師取杜子美詩

王荊公父子俱侍經筵。陸農師以詩賀云。潤色聖猷雙孔子。燮調元化兩周公。議者爲太過。然不知取杜子美送薛明府詩。侍臣雙宋玉。戰策兩穰苴。

陳去非黃巢詩意同

陳去非衡嶽道中詩。客子山行不覺風。龍吟虎嘯滿山松。綸巾一幅無人識。勝業門前聽午鐘。案唐黃巢既敗。爲僧。投張全義舍於南禪寺。有寫眞絹本。巢題詩其上云。猶憶當年草上飛。鐵衣脫盡掛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欄干看落暉。去非詩意同。

澄江一道

東萊先生呂居仁愛豫章少年時作泰和縣樓詩木葉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然白樂天亦有江樓夕望詩云燈火萬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之句

洗天風雨

藝祖聞蜀人詩云煩暑鬱蒸無處避洗天風雨幾時來曰此蜀人思我之來也此乃蜀人朱長文詩然唐許昌節度使薛能漢南春望詩已有自古浮雲蔽白日洗天風雨幾時來之句

能改齋漫錄卷九

地理

石頭之名有二

韓退之有次石頭驛寄江西王十中丞閣老詩。故今洪州石頭驛。皆以爲證。大觀三年。汪藻彥章爲江西提學。作石頭驛記云。自豫章絕江而西。有山屹然。並江而出。白石頭渚。世以爲殷洪喬投書之地。晉史及世說稱洪喬爲豫章太守。去都日。得書百餘函。次石頭。悉投之江中。逮今且千歲。而洪喬之名。與此山俱傳。石頭于他書無所見。以圖志考之。唯唐武德中嘗以豫章之西境爲西昌縣。俾縣令治其地。蓋今石頭是也。及觀韓退之次石頭驛寄江西王中丞詩。則自晉以來。知其爲石頭。至退之時。又知其嘗爲驛也。其大略如此。後又云。自洪喬而知有此山。至退之而驛之名始傳。然則石頭之名。汪彥章徇流俗之失。竟以爲洪喬投書之地。失之矣。予嘗考之。蓋江南有兩石頭。鍾山龍蟠。石頭虎踞。與夫王敦蘇峻之所據者。此隸乎金陵者也。余孝頃與蕭勃卽石頭作兩城。二子各據其一。此豫章之石頭也。洪喬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行。致書百餘函。次石頭皆投之。蓋金陵晉室所都。都下人士以羨出守。故因書以附之。投之石頭。謂羨去都而投。而非抵豫章而投也。後人以羨嘗守豫章。而豫章適有石頭。故因石頭之名。號投書渚矣。意者將記洪喬之剛介。以增重石頭。殊不知豫章之石頭。非金陵之石頭。案梁廣州刺史蕭勃舉兵踰

嶺聲搖江西新吳洞主余孝頃應之。遣其子守郡城。自出豫章。勃之別將歐陽頠軍苦竹灘。陳武帝遣周文育繼師。唾手而禽頠。勃時尚居南康。麾下聞之。斬其首以獻。於是孝頃退走新吳。帝遣文育黃法𣰰討之。文育率衆軍从象牙江。捨舟進據三陂。卒爲豫章內史熊曇朗所賣。無成功。南康今虔州也。新吳今奉新縣也。三陂今海昏之墟落也。象牙江。今隸南昌。苦竹灘。今隸豐城。江西之江。兆源於庾嶺。而豫章承其下流。南康苦竹灘象牙江。蓋通一貫者也。文育自象牙而趨三陂。以今觀之。正得間道。蓋是時孝頃居新吳。其子猶據石頭之舊柵。法𣰰雖受詔見助。而尚駐軍新淦。文育若欲徘徊江澨。縱能擒舊柵之豎子。曾未擣新吳之巢穴。且令屯營于三陂。庶幾法𣰰順流而應之。則首尾薄戰。孝頃父子無遺噍矣。不幸姦人得而賣焉。予家江西。往來洪撫之間。又以法𣰰之爲鄉人也。因史册所書。考石頭之誤。俯江山之形勝。想古人之所以倚伏往來者。則石頭之險。蓋有在矣。而終不得與金陵並馳。豈非所託非人哉。

豫章之名

豫章之名舊矣。在江左者有其地而非郡。在江南者建郡。而非春秋之時。吳王闔閭六年。魯定公之二年也。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克楚。取居巢。又明年。吳將入郢。其謀臣請因唐蔡而西。冬十一月。蔡侯吳子唐侯俱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囊瓦濟漢而陳。自小別而至大別。吳逆擊敗之。五戰而及郢。嘗觀吳都具區。今平江之吳縣也。楚都郢。今富水也。漢水自歸峽接流。而爲今漢陽軍。蓋視吳爲東。九江自庾嶺兆源。而洪州奠其南。蓋視楚爲西。居巢今無爲軍也。闔閭之六年。

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明豫章瀕楚。而巢邇于吳。故得而潛師也。小別大別。今鄂州之山。漢水視之爲東者也。八年。吳人舍淮汭而卽豫章。杜氏以爲漢東江北地。蠹瓦方且濟漢而陳于小大之別。則春秋之豫章爲瀕楚。在江夏之間審矣。或者以六年之師。因豫章以建州。則其地必沿流之所。而洪之爲州。蓋沿流者也。八年。捨舟而卽豫章。且堅杜氏之說。因以漢東之地爲平陸。惟有沿流平陸之異。故以見舟者。江南之豫章也。殊不知吳視楚爲西。視江夏爲小西。而視洪則南矣。見舟所以張軍容也。安能遠託大江之南。而不近趨小西之地。然則江南之豫章。決無與乎春秋之時。明矣。

春秋豫章與今不相干

予。江西人。嘗考今之豫章。非春秋之豫章。然皆未得其定說。已具于前矣。最後予讀杜預孔穎達注疏。而後知予之寡見也。案左氏昭公十三年。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杜預注曰。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軍楚師于豫章。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又左氏傳定公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杜預曰。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孔穎達曰。漢書地理志。豫章、郡名。在江南。此則在北者土地名云。定公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吳軍楚師于豫章。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師夾漢。此皆在江北淮南。蓋後徙在江南之豫章。以上皆經傳與注疏所載。予以杜孔注疏證江南之豫章。無與于春秋之豫章。審矣。漢志雖曰高帝置。但年代闊遠。文字殘

關。無從考見所徙之年月耳。案宋武帝討劉毅。遣王鎮惡先襲至豫章口。豫章口去西陵城二十里。乃知春秋之豫章。去江陵甚近。與今洪州全不相干。

戲下有兩音

王觀國學林新編云。戲下有兩音。前漢高祖紀。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遂至戲下。又曰。諸侯罷戲下。各就國。師古注曰。戲、音許宜切。亦讀曰麾。衛青傳。韓說爲戲下轉戰。灌夫傳。馳入吳軍至戲下。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讀與麾同。又引高祖紀曰。周章西入關至戲。師古曰。在新豐縣東。今有戲水驛。後漢郡國志。京兆新豐東有戲亭。以上皆王說。余案左氏國語。里革曰。幽滅于戲。韋氏注曰。幽王爲西戎所殺。戲山在西周。孔穎達曰。戲、驪山之北水名也。皇甫謐曰。今京兆新豐東二十里戲亭是也。汲冢書紀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以爲太子。與幽王俱死于戲。然則戲之得名。春秋時已著。不始於秦漢間也。據韋孔所引。雖山水不同。要之以戲而兼名山水。古來誠多有之。不可以一爲是也。至觀國謂師古不當以旗戲與地名同音。此不足咎。第班固不當稱戲而以下繼之。

巴字山水

宋之問送田道士使蜀投龍詩云。蜀門風勢斷。巴字水形連。又唐人詩云。杜宇呼名切。巴江學字流。然則巴州因水得名矣。予案杜佑通典。硤州巴山縣古扞關。楚肅王拒蜀處。今縣北有山曲折似巴字。因以爲名。此又以山似巴字。何邪。然三巴記。閬水東南流。曲折三回如巴字。唐人有巴字江賦云。初驚蠶蝕龍舟。

鱗次於波中。乍若螢從漁火。星分於渡口。乃知山形似巴者非。

孟諸

高適封邱行云。我本漁樵孟諸野。又平臺云。孟諸薄暮涼風起。又曰。朝臨孟諸野。案春秋左氏傳。僖公二十八年。楚子玉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汝孟諸之麋。杜預云。孟諸、宋藪澤。水草之交曰麋。予案釋地云。十藪。宋有孟諸。郭璞曰。今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周禮職方氏。正東曰青州。其澤藪曰望諸。禹貢。豫州導菏澤。被孟諸。孔安國曰。孟諸、澤名。在菏東北。水流溢覆被之。宋則今梁國也。睢陽是已。故鄭氏注。亦云。望諸在睢陽。麋湄通用。

有二中牟

中牟有二。在河南北之間。不可不辨。爾雅曰。鄭有圃田。郭璞注云。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趙世家曰。獻侯卽位。治中牟。漢書地理志曰。河南郡有中牟縣。趙獻侯自耿徙。又曰。三家分晉。河南之中牟。魏分也。通典曰。滎陽郡中牟縣。注云。漢舊縣有圃田澤。荊河州藪也。趙獻侯自耿徙此。又趙襄子時。佛肸以中牟叛。卽此也。北十二里有中牟臺。春秋定公九年。左傳曰。晉車千乘在中牟。杜預注曰。今滎陽有中牟縣。迴遠。疑非也。予案左氏所謂車在中牟。非滎陽之中牟明甚。杜預疑之甚當。且晉世方分河南爲滎陽郡。中牟屬之。此地乃在河南。計非晉境所及。及三家分晉。中牟屬魏。則非趙所得都。蓋趙獻侯治中牟。亦非河南之中牟也。考春秋哀公五年。趙鞅伐衞。圍中牟。論語。佛肸以中牟畔。與定公九年。晉車在中牟。或別

是一中牟。當在河北耳。臣瓚漢書音義曰。臣瓚案河南中牟。春秋之時。在鄭之彊內。及三卿分晉。則爲魏之邦土。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也。春秋衞侯如晉。過中牟。案此之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案中牟當在溫水之上。然則臣瓚亦以河南中牟。非此中牟矣。今漢書地理志與通典雜舉而不辨焉。使後學不能不疑也。

石城

王彥輔石城辨疑曰。左太沖謂戎車盈于石城。卽金陵之石頭城也。世徒知於此。而不知鄄州之得名亦同也。故酈善長曰。沔水南逕石城西。城因山以爲固者是也。蓋晉羊叔子鎭荆州日所立。惠帝元康九年。分江夏西部。就置竟陵郡。至唐武德四年。置鄄州於長壽縣。是則今之鄄州。昔之竟陵郡也。以上皆王說。予案唐杜佑通典云。鄄州今治長壽縣。曆代所屬。與竟陵郡同。二漢屬江夏郡。晉宋以來。竟陵郡地。梁南司北新二州之境。西魏分屬安州。後周分置石城郡。後於石城置鄄州。隋煬帝初。州廢。置竟陵安陸二郡。唐併二郡爲溫州。後爲鄄州。或爲富水郡。然則彥輔所謂武德四年置鄄州於長壽縣。是不察杜佑所謂後周置石城郡。後於石城置鄄州邪。攷佑云。隋初廢州置郡。至唐又併爲溫州。又爲鄄州。則彥輔止據後來。不究其本耳。唐書樂志曰。石城樂者。宋臧質所作也。石城在竟陵。質嘗爲竟陵郡。於城上眺矚。見羣少年歌謠通暢。因作此曲。古今樂錄曰。石城樂。舊舞十六人。其曲一云。生長石城下。開窗對城樓。城中諸少年。出入見依投。蓋竟陵之石城。其名甚著。又通典云。莫愁樂者。出於石城樂。石城女子名莫愁。善歌謠。且

石城中有忘愁聲。故歌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

辨朐朒

韓退之作韋處厚盛山十二詩序曰。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朐朒也。洪慶善辨曰。地理志云。山南西道開州盛山郡。本萬世郡。義寧二年析巴東之盛山新浦通川郡之萬世西流置。天寶元年更名朐朒。音潤蠢。地下溼多朐朒蟲。劉禹錫嘉話云。朐朒、蚯蚓也。常至夜江畔出其身半跳於空中而鳴。上音屈。下音忍。集韻云。朐朒在漢中。俗作朐非是。以上皆洪說。予案西漢地理志。巴郡有朐忍縣。顏師古曰。朐音劬。後漢郡國志。巴郡朐忍縣。亦只作此忍字。蓋古文借用也。又案杜佑通典。開州大唐置。或爲盛山郡。盛山縣漢朐朒縣地。以三書攷之。蓋開州在唐爲盛山。在漢爲朐朒也。漢書不著其意。惟劉禹錫以其地出朐朒之蟲。因以得名。禹錫之說。亦本許愼說文云。朐朒、蟲名。漢中有朐朒縣。地下多此蟲。因以爲名。從肉句聲。黃朝英云。攷其意。當作潤蠢。朐、如順切。朒、尺允切。與洪氏禹錫所音不同。然朝英禹錫慶善三人。偶忘攷西漢地理志耳。蓋師古以朐音劬。此不可不辨。

辨豪州字誤

洪慶善辨韓退之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曰。豪、今認作濠。唐地理志云。濠、初作豪。元和三年。刺史崔公表請其事。由是改爲濠。取水名也。退之作記。在貞元十五年。尙爲豪。諸本作濠。誤矣。以上皆洪說。予案杜佑通典。濠州、春秋末鍾離子之國。至晉僑置徐州。安帝時。置鍾離郡。宋齊因之。兼置徐州。梁因之。

北齊改爲西楚州。隋改曰濠州。因濠水爲名。濠音豪。煬帝復置鍾離郡。唐武德八年爲濠州。或爲鍾離郡。然則據佑所言。初不見豪字。兼亦不本於唐。自隋改曰濠州矣。況佑所上通典。在貞元十年。及稱因濠水爲名。濠音豪。其誤甚明。以此知韓文作濠爲是。而所以致洪之辨者。地理志之失耳。

辨隋陵字音

開封府隋陵縣。距東京一百六十里。今隋音煙。非是。案春秋左氏傳。襄公二十六年。隋陵之役。陸德明音義曰。鄢音偃。然春秋魏唐曰鄢。漢曰偃。後漢晉隋曰隋。音焉。亦音偃。然則二字通用耳。

蔣廟鍾山孫陵曲衍

唐徐堅其學甚博。所撰初學記。載揚雄九州箴。內潤州箴云。洋洋潤州。江山秀遠。蔣廟鍾山。孫陵曲衍。江寧之邑。楚曰金陵。吳齊梁晉。六代都興。案丹陽記。蔣子文爲秣陵尉。破賊。爲賊所殺。故吏忽見子文乘白馬如平生。孫權發使封子文爲中都侯。立廟鍾山。因改爲蔣山。此箴之所謂蔣廟鍾山也。丹陽記云。蔣陵、因山爲名。吳大帝陵也。輿地以志爲臺。當孫陵曲衍之傍。故蔣陵亭亦名孫陵亭。此箴之所謂孫陵曲衍也。然雄死於西漢之末。去此二百餘年矣。何以知之。又況於六代乎。予故以潤州箴非雄所作甚明。

鏡湖

會稽鑑湖。今避廟諱。本謂鏡湖耳。輿地志曰。山陰南湖。縈帶郊郭。白水翠岩。互相映發。若鏡若圖。故王逸少云。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名始義之耳。李太白登半月臺詩。亦云。水色緣且靜。令人思鏡湖。終當過

江去愛此暫踟躕則知湖以如鏡得名無可疑者而梁任昉述異記以爲鏡湖世傳軒轅氏鑄鏡湖邊因得名今有軒轅磨鏡石尚存石畔常潔不生蔓草恐不然也或陸贄月照鑑湖賦日光無不臨故麗天並耀清可以鑑因取鏡表名乃知湖以如鏡得名審矣

蜀石牛

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績則蜀道與中國通久矣蜀主本紀載秦惠王謀伐蜀刻五石牛置金其後紿蜀人云能糞金蜀主信之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開道致牛於成都秦因遣張儀等隨石牛以入遂奪蜀焉此事尤近誣蜀人吳師孟醅翁題金牛驛詩以辨之云唱奇騰怪可刪修爭奈常情信繆悠禹貢已書開蜀道秦人安得糞金牛萬重山勢隨坤順一勺天波到海流自哂據經違世俗庶幾同志未相尤醅翁以通議大夫致仕享年九十

三曲江

曲江有三枚乘七發云觀濤乎廣陵之曲江今蘇州也廣東有曲江今韶州也司馬相如弔二世賦云臨曲江隑州即長安也案唐劉餗傳記云京師芙蓉園本名曲江園隨文帝以名不正改之故杜子美詩云曲江翠幕排銀牓又云春日潛行曲江曲七發所謂曲江有弭節伍子之山今胥山在蘇州

澧水

酈道元水經曰澧水逕安南縣又東與赤沙湖會湖水北通江南注澧水也故杜子美岳麓山道林二寺

行云。寺門南開洞庭野。殿腳插入赤沙湖。

橘洲

輿地志曰。潭州橘洲。在郡南對南津。常看如在下。及至夏水。懷山渚洲皆沒。橘洲獨在。故杜子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云。橘洲田土仍膏腴。然橘洲有二處。其一在龍陽。子美之詩所本。乃長沙之橘洲。距州十里。

衡山

東皐雜錄云。余嘗至泰山。見其峯巒。巋然獨出。而衡山七十二峯皆平。謂之衡。蓋取此。此說大誤。晉天文志。北斗魁四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湖南衡山。蓋上承玉衡分野以得名耳。故荆州記云。南嶽衡山。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寶洞。上承冥宿。銓德鈞物。故名衡山。下據離宮。攝位火鄉。赤帝館其嶺。祝融託其陽。故號南嶽。以此推之。南嶽當玉衡分野可知矣。亦猶長沙婺女之類。故今山下有銓德觀。

羊城

高適送柴司戶之嶺外詩云。海對洋城闊。山連象郡高。案南部新書云。吳修爲廣州刺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騎五色羊。負五穀而來。今州廳梁上畫五仙人騎五色羊爲瑞。故廣南謂之五羊城。又廣州記云。六國時。廣州屬楚。高固爲楚相。五羊銜穀至其庭。以爲瑞。因以五羊名其地。又鄭熊撰番禺雜記云。廣州昔有五仙騎羊而至。遂名五羊。新書與熊所記同。惟廣州記爲異。當有辨其非是者。

赤縣

史記鄒衍著書曰。中國於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敘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有九。乃所謂九州者也。晉書載記贊曰。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區。紫宸遷氈罷之穴。唐有赤尉。謂畿縣尉也。杜子美奉先劉少府山水障歌云。聞君掃卻赤縣圖。乘興遣畫滄州趣。投簡成華兩縣諸子詩云。赤縣官曹擁材傑。橋陵詩居然赤縣立。臺榭爭茗亭。

洞庭橘

世以韋蘇州詩。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猶待漏林霜。以韋嘗守蘇。遂謂太湖洞庭山產柑橘。幷以唐吳融序賦及王維送人赴越州詩。風樵若邪路。霜橘洞庭秋。蘇子美姑蘇詩。洞庭甘熟客分金。爲據而以洞庭湖爲非。其實不然。蓋洞庭見於吳楚。皆產柑橘。第湖山爲異耳。觀襄陽記。李叔平臨終敕其子曰。龍陽洲裏有千頭木奴及柑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審此。則龍陽洲正在洞庭矣。又況晉張華詩云。橘在湘水側。非陋人莫傳。劉瑾甘賦云。寄生於南楚。謝惠連甘賦云。傾予節兮湖之區。徐陵甘詩云。江潭間修竹。由古以來。洞庭湖之有橘。舊矣。故柳毅叩橘而書始傳。至若洞庭山之有橘。不讀唐吳融序賦。未必其名顯也。

赤甲

杜子美卜居於赤甲。故有赤甲詩。卜居赤甲遷居新。又入宅詩云。奔峭背赤甲。又黃草詩云。赤甲山下行人稀。又自瀼西移居東屯茅屋詩云。白鹽危嶠北。赤甲古城東。案荊州圖記云。魚復縣西北赤甲城。東連

白帝城西臨大江然則赤甲蓋屬魚復縣也

烏石岡柘岡鹽步門

烏石岡距臨川三十里荊公外家吳氏居其間故與外氏飲詩云不知烏石岡邊路到老相逢得幾回又遊草堂寺詩云烏石岡邊繚繞山紫荊細逕水雲閒又雜詠云烏石岡頭躑躅紅江邊柳色漲春風吳氏所居又有柘岡柘岡故多辛夷荊公詩云柘岡西路花如雪回首春風最可憐又寄正之詩云試問春風何處好辛夷如雪柘岡西又贈黃吉父詩云柘岡西路白雲深想子東歸得重尋亦見舊時紅躑躅爲言春至每傷心又送吳彥玠詩云柘岡定有辛夷發亦見東風使我知鹽步門乃撫州郡城之水門卸鹽之地公舊居在焉今爲祠堂公有詩云曲城邱墓心空折鹽步庭幃眼欲穿皆紀實也故烏石岡柘岡鹽步門其名至今猶存韓子蒼寄居臨川送鄉人陳亨仲詩云兒童共戲苦鹽岸老大相逢烏石岡

睢陽

應天府南京睢陽舊地也近世皆以睢爲趄音非也案左傳隱公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注云宋梁國睢陽縣又昭公二十一年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注梁國睢陽縣有鴻口亭又僖公十九年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于次睢之社注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以上三處陸德明皆音雖

武林山

李翺來南錄云元和四年二月戊子至杭州己丑如武陵之山臨曲波觀輪舂注曰卽靈隱天竺寺予案

杭州無武陵山。陵字當是筆誤。恐是林字。晉書地理志。吳郡錢塘縣武陵山。武林水所出。當是時。錢塘屬吳郡。又見前漢地理志顏師古注。

雲夢

沈存中筆談曰。舊尚書曰雲夢土作乂。本朝太宗時得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乂。詔改禹貢從古本。案孔安國注。雲夢之澤。在江南。不然也。據左傳。吳人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鄖。楚子自鄖西走涉睢。則當出于江南。後涉江入于雲中。遂奔鄖。鄖則今之安陸州。涉江而後至雲。入雲然後至鄖。則雲在江北也。左傳曰。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杜預注曰。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曰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北明矣。元豐中。有郭思者。能言漢沔閒地理。亦謂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予以左傳驗之。思之說信然。江南則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江北則玉沙監利景陵等縣。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上浙水出稍高。方土而夢已作乂矣。此古本之爲允也。以上皆筆談所記。予案寰宇記曰。雲夢澤、半在江南。半在江北。其水中平土邱半。出寰宇記也。然史所撰。史是太宗時人。則沈郭未嘗見寰宇記也。然沈辨未得其詳。且周禮荊州云。其澤藪曰雲夢。鄭康成注云。雲夢在華容。禹貢云。雲土夢作乂。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又定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正義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東南亦有夢城。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邑邱湖。江南之夢也。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亦可獨稱雲稱夢邪。

酈道元水經注謂自江陵東界爲雲夢北爲雲夢之藪亦不指一處不可焉以夢在江南雲在江北

紀南城

王觀國學林新編論楚都郢曰史記周成王封熊繹於荊蠻爲楚子居丹陽楚文王自丹陽徙郢楚頃襄王自郢徙陳楚考烈王自陳徙壽春命曰郢楚既徙而猶命曰郢亦猶南朝蕭氏出於蘭陵而其後又拟南蘭陵各貴其所自出也今之郢州乃楚之別邑號郢亭非楚都之郢以上皆王說予案杜佑通典云壽春郡羅城卽考烈王所築秦滅楚虜王負芻其地爲九江郡又云江陵故楚之郢地秦分郢置江陵縣今縣界有故郢城有枝回洲有夏水口左傳所云沈尹戌奔命於夏汭也有荒谷卽莫敖所縊荒谷西北有野父城又有紀南城楚渚宮漢津鄉故城在今縣東也又案酈道元水經注曰楚之先僻處荊山後遷紀郢卽紀南城也十道志曰昭王十年吳通漳水灌紀南城入赤湖郢城遂破杜預左傳注曰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故楚國也然則王觀國雖知今之郢州非楚之郢而尙未知定處也今以諸書參考卽江陵之紀南城是也筆談亦止謂楚都南郢

黃金瀨

藝文類聚載幽明錄曰巴邱縣自岡以上二十里名金黃金潭莫測其深上有瀨亦名黃金瀨古有釣於此潭獲一金鎖引之遂滿一船有金牛出聲奔船釣人被駭牛因奮勇躍而還潭鎖將盡釣人以刀斫得數尺潭瀨因此取名予案巴邱縣以巴山得名縣有巴山故也巴邱晉廬陵郡改置巴山郡隋以來稱崇

仁以鄉得名。今撫州崇仁縣是也。予世家巴邱。考黃金瀨在邑之東二十里。其名迄今尚存。其上有陂。亦謂之黃金陂。然鄉人皆莫知得名之始。第金岡止謂之岡頭。

開封

京師開封縣。其城本鄭莊公所築。昔衛之水有浚。浚之地有儀封人。掌儀地之封疆。鄭人得而城焉。以爲開封。此其始也。高帝紀。秦二世三年。酈商爲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未拔。

金隄

金隄、在今東京酸棗縣。案漢溝洫志。漢興三十有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注。金隄、河隄名也。在東郡白馬界。

陳橋

陳橋距舊城二十里。卽古之板橋。太祖北征次陳橋。軍士推戴。卽其地也。白居易板橋路詩曰。梁苑城西二十里。一渠長水柳千條。若爲此路應重過。十五年前舊板橋。曾共玉顏橋上別。不知消息到今朝。李義山板橋曉別云。迴望高城落曉河。長亭窗戶壓微波。水仙欲上鯉魚去。一夜芙蓉紅淚多。王荊公陳橋詩云。走馬黃昏渡河水。夜爭歸路春風裏。指點韋城太白高。投鞭日午陳橋市。楊柳初回陌上塵。胭脂洗出杏花勻。紛紛塞路堪追惜。失卻新年一半春。

西塞

張志和歌曰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案武昌記曰西陵縣對黃公九磯謂之西塞

閩江南臺

閩中記晉郭璞遷城時言南臺沙合必出宰輔元和中閩人潘有實爲省郎自負王佐之才每遇鄉人必問南臺江可褰裳過否或云未則色不悅迨章郇公入樞府之明年沙始交遂大拜尋而吳丞相育曾侍中公亮陳丞相升之吳樞密充皆相繼輔弼惟曾公泉人也他皆建人吳章又皆浦城人其後如章子厚諸公繼踵而起盛哉南臺今屬福州故宋景文公撰章郇公墓志亦云閩江南臺古傳沙合者出相比年遂僭爲洲蓋名世賛弼殆天啓然或云福州無預建州殊不知閩中記云南臺者在閩縣南五里江畔有越王釣龍臺故曰南臺其源出於建溪東流四百里至臺又東南流三十里與東西峽江合流入海

北苑茶

丁晉公有北苑茶錄三卷世多指建州茶焙爲北苑故姚寬叢語謂建州龍焙面北遂謂之北苑此說非也以予觀之宮苑非人主不可稱何以言之案建茶供御自江南李氏始故楊文公談苑云建州陸羽茶經尚未知之但言福建等十二州未詳往往得之其味極佳江左近日方有蠟面之號李氏別令取其乳作片或號曰京挺的乳及骨子等每歲不過五六萬斤迄今歲出三十餘萬斤以文公之言攷之其曰京挺的乳則茶以京挺爲名又稱北苑亦以供奉得名可知矣李氏都于建業其苑在北故得稱北苑水心有清輝殿張洎爲清輝殿學士別置一殿於內謂之澄心堂故李氏有澄心堂紙其曰北苑茶者是猶澄

心堂紙耳。李氏集有翰林學士陳喬作北苑侍宴賦詩序曰。北苑、皇居之勝槩也。掩映丹闕。縈回綠波。珍禽異獸充其中。修竹茂林森其後。北山蒼翠。遙臨複道之陰。南內深嚴。近在帷宮之內。陋周王之平圃。小漢武之上林云云。而李氏亦有御製北苑侍宴賦詩序。其略云。偷閒養高。亦有其所。城之北有故苑焉。遇林因藪。未媿於離宮。均樂同歡。尙慙於靈沼云云。以二序觀之。因知李氏有北苑。而建州造挺茶又始之。因此取名。無可疑者。

琵琶洲

饒州餘干水口有洲。其形如琵琶。謂之琵琶洲。有亭在岸。謂之琵琶亭。過客留詩。非一人也。予案洽聞記。吳太平二年。長沙大饑。殺人不可勝數。孫權使趙達占之云。天地川澤相通。如人四體。鼻衄炙腳而愈。今餘干水口嘗暴起一洲。形如鼈食。彼郡風氣。可祠而掘之。權乃遣人祭以太牢。斷其背。故老傳云。饑遂止。其洲在饒州餘干縣。予乃知洲形如鼈。轉以爲琵琶。蓋肇於吳也。

脩水

脩水在分寧縣北。東南經縣治。又經武寧縣東北。流六百里至海昏。又東流一百里入彭蠡湖。世傳郭璞記曰。有魚名脩。有水名滌。天下大亂。此地無憂。言可避亂也。予案陰陽書云。水宜東流。蓋巽居東方。其次則北。北乃艮方耳。所以分寧雖深僻險絕。然代出偉人。至若贛水皆西流。所以自南朝以至今日。人物殊少。然則璞記滌字從水何邪。案史記。徐廣以滌音先糾反。或恐通用。

利夔路置帥維蜀之險

熙寧九年。原州臨涇縣令鮮于師中言。蜀有劍門棧道之險。瞿唐三峽之隘。今朝廷命帥。舉利益二路以付之。萬一中國多事。姦雄恃險。無以分制。乞於利夔兩路置帥。以爲西蜀之勢。於是詔自今中書選官知興元府。樞密院選官知夔州。

慨口

豫章大江之口。距海昏縣十三里。地名慨口。今往來者不究其義。以海口稱之。如云江海之口也。予案豫章記曰。海昏侯國在昌邑（今建昌縣）城東十三里。縣列江邊。名慨口。出豫章大江之口也。昌邑王每乘流東望。輒憤慨而還。故謂之慨口。

五松山

李太白詩。要須迴舞袖。拂盡五松山。案五松山在今池州銅陵縣。山有寶雲寺。舊曰五松院。南唐江延義有記。

閣阜山

玉堂閒話云。南中有閣阜山。山形如閣。山色如阜。故號閣阜山。乃葛仙翁得道之所。七十二福地。予案陶弼詩云。葛仍天然閣閣形。陰陰不似衆山青。洪駒父詩云。爰有福地直斗牛。厥名閣阜形色收。蓋以閒話所謂形色而言也。今屬臨江軍。爲福地之一。

天姥山

會稽剡縣自晉宋以來人始稱傳故沃洲天姥號稱山水奇絕處自吳僧帛道猷來自西天竺賦詩云連峯數十里修竹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其後支道林之徒相繼而居凡十八僧而名流如戴逵王羲之者又十八人大概白樂天記之爲詳蓋道經云兩火一刀可以逃以其名山之多可以避世故晉宋之世隱逸之爲多亦爲陽明洞天也

蓬萊何似水晶宮

東坡謂驪山温湯以妃子之故後世恥言之余以是知物之輕重顯晦必以其人也李太白以青陽九子山爲九華山以武昌南湖爲郎官湖元微之在越州賦詩云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小蓬萊其後州治有閣名蓬萊楊漢公守湖州賦詩云溪上玉樓樓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宮其後遂以湖州爲水晶宮古今皆因之由是言之豈不以人哉范文正守越滕元發守湖滕寄詩云江山千里接仁風都在東南秀氣中爲問玉皇香案吏蓬萊何似水晶宮

弋陽縣山

信州弋陽縣距縣三十里有山亭亭聳立如几如笏李翺來南錄云至信州甲午望君陽山怪峯直聳似華山君字誤也案通典弋陽縣舊葛溪縣隋改爲弋陽有弋水

唐宋三河改隸

三河者、河東河內河南也。貨殖傳曰。唐人都河東。商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李唐以蒲州爲河東郡。河東縣爲理所。（漢蒲阪縣。本朝隸陝西路。）爲河中府。河東郡。李唐以懷州爲河內郡。河內縣爲理所。（漢野王縣。本朝隸河北西路。）爲懷州。河內郡。李唐以洛州爲河南府。河南縣爲理所。（古郟鄏地。本朝隸西京。）爲河南府。河南郡。蓋本朝建都汴州。所以與唐屏翰不同。故三河亦從而改隸。

梁園

詩事錄云。近世武人如節度使柴宗慶作詩云。曾觀大海難爲水。除去梁園總是邨。梁園、戰國時魏惠王徙治大梁。卽其地。今京師之東城是也。余以爲非是。汴州與宋州接境。漢梁孝王有兎園平臺鴈鵝池在焉。故梁園之稱以此。

白礬樓

京師東華門外景明坊。有酒樓。人謂之礬樓。或者以爲樓主之姓。非也。本商賈鬻礬於此。後爲酒樓。本名白礬樓。

兩蘭溪縣

蘭溪在唐爲兩縣名。一屬蘄州。（沛水改爲蘭溪。）一屬婺州。杜牧之詩。蘭溪春盡水泱泱。蓋蘄州之蘭溪也。杜守黃州作此詩。黃承蘭溪下流故耳。

水中高土名曰洲

或曰州、疇也。疇其土而生之也。余案說文曰。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名曰洲。所以今之近水之灘岸皆曰洲。

魯澹臺墓

洪州東湖總持院之側。有一舊墳。極高大。無銘誌。無敢樵採者。好事者以巨碑鐫徑尺字曰。嗚呼。有魯澹臺子羽之墓。余案汴州記及九域志。開封有澹臺子羽墓。其廟亦存。以理推之。或可信焉。蓋子羽魯人。去梁宋不遠。若洪州之墓。恐失於稽攷也。

爛柯亭

李宗諤云。達州爛柯亭。在州治之西四里。古有樵者。觀仙奕碁不去。至斧柯爛於腰間。卽此地也。乃知觀碁爛柯。不止衢州。

姑射山

新唐書地理志。姑射山、竇苹音訓云。一名平山。又名壺口山。射音亦。予案列子莊子音釋。射皆音夜。不音亦。

連州以山名

劉禹錫云。連之爲州。以山得名。蓋未指其所出。案州西南百五十里有黃連嶺。隋文帝取以名州。今連州所纂湟州集。不載所始。止云。唐武德四年平蕭銑。置連州。蓋亦不善考者也。

灤河縣

寶苹新唐書音訓。本紀灤河云。灤、力官切。灤水出奚國都山。諸書山海經並無此字。唯見於切韻。又忠義列傳、灤河云。音欒。今大遼平州東臨灤河是也。予案北鄙須知。大遼有灤州。西至燕京五百里。有灤河縣。西至灤州四十里。平州西至燕京八百里。以此見灤河縣在平州之西。寶以爲在東。非也。

能改齋漫錄卷十

議論

周子醅樂府拾遺出塞詩

周子醅作樂府拾遺。謂孔子刪詩。有全篇刪去者。有刪去兩句者。有刪去一句者。如傳所謂客去歌株離。則刪去全篇者也。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則刪去兩句者也。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則刪去一句者也。子醅之論如此。嘗爲出塞詩云。雉堞高臨榆柳長。漢家舊壘遙相望。狼山弄碧圍平野。易水流寒入大荒。千里封疆連草木。百年民物自農桑。傳聞漠北尙鋒鏑。吾與貍胡沙塞傍。

詩非富貴語

歸田錄謂。晏元獻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然此乃樂天詩。樂天又有一詩類此云。歸來未放笙歌散。畫戟門前蠟燭紅。陳無已皆所不取。以爲非富貴語。看人富貴者也。

荊公以北山移文爲不然

王荊公草堂詩。蓋以北山移文爲不然。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抵枝而埽迹。請回俗士駕。爲君謝遁客。故卒章云。疊穎何勞怒。東風汝自搖。

俠客行寓意不同

李太白俠客行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元微之俠客行云。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事成不肯藏姓名。二公寓意不同。

惠連宋武詩

謝惠連七夕詩。落日隱簷楹。升月照簾櫳。團團滿葉露。淅淅振條風。蕭氏取以入選。然予觀宋孝武云。白日傾晚照。弦月升初光。泫泫葉滿露。蕭蕭庭風揚。意雖類之。而雄渾頓挫。過惠連遠矣。至惠連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雙。亦不可掩也。

樂天二詩相反

白樂天思竹窗詩。不憶西窗松。不憶南宮菊。惟憶新昌堂。蕭蕭北窗竹。又題沈子明壁云。不愛君池東十叢菊。不愛君池南萬竿竹。愛君簾下唱歌人。色似芙蓉聲似玉。二詩相反如此。

淵明二詩相反張季鷹詩與淵明類

陶淵明詩云。雖留身後名。生前亦枯槁。死者何所知。稱心固爲好。又作擬古詩云。生有高世名。既沒使無窮。二意相反如此。季鷹云。與我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與陶前詩相類。

陳公輔黃魯直詩

王直方詩話記陳公輔題湖陰先生壁云。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荊公見而笑曰。戲君爲詩

常百姓耳。古詩云。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然以予觀之。山谷有詩答直方送並蒂牡丹云。不如王謝堂前燕。曾見新妝並倚欄。若以荊公之言爲然。則直方未免爲山谷之戲。政苦不自覺爾。

崔李詩語同意異

崔信明有楓落吳江冷之句。李太白亦有楓落吳江雪。紛紛入酒杯。語同而意異。

杜子美鮑照李頎白鷗波浪句

東坡以杜詩白鷗波浩蕩。波乃沒字。謂出沒于浩蕩間耳。然予觀鮑照詩有翻浪揚白鷗。唐李頎詩有滄浪雙白鷗。二公言白鷗而繼以波浪。此又何邪。

支遁臂鷹走馬

世說載支遁道林常養馬數匹。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云。貧道重其神駿。高僧傳載支遁常養一鷹。人問之何以。答曰。賞其神駿。然世但稱其賞馬。不稱其賞鷹。惟東坡有謝雲師無著還支遁鷹馬圖詩。所謂莫學王郎與支遁。臂鷹走馬憐神駿。還君畫圖君自收。不如木人騎土牛。

荊公山谷詩意同事同

荊公詠淮陰侯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山谷亦云。功成千金募降虜。東面置座師廣武。誰云晚計太疏略。此事已足垂千古。二詩意同。荊公送望之出守臨江云。黃雀有頭顱。長行萬里餘。山谷黃雀詩。牛大垂天且割烹。細微黃雀莫貪生。頭顱雖復行萬里。猶和鹽梅傳說羹。二詩使袁譚事亦同。

陳無已王荊公孫莘老論韓文嗜好不同

陳無已記秦少游云元和聖德詩于韓文爲下與淮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然荊公于淮西碑不以爲是其和董伯懿詠晉公淮西碑佐題名詩云退之道此尤儁偉當鏤玉版束燔柴欲編詩書播後嗣筆墨雖巧終類俳而孫莘老又謂淮西碑序如書銘如詩何邪信知前輩嗜好不同如此

荊公不以退之爲是

荊公不以退之爲是故其詩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送呂使君潮州詩云不必移鱷魚詭怪以疑民有若大顛者高材能動人亦勿與爲禮聽之汨彝倫故其答文忠公詩云他日倘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

文貴自然

文之所以貴對偶者爲出于自然非假于牽強也潘子眞詩話記王禹玉元豐間以錢二萬酒十壺餉呂夢得夢得作啓謝之有所謂白水眞人青州從事禹玉歎賞之爲切題後毛達可有謝人惠酒啓云食窮三歲曾無白水之眞人出餞百壺安得青州之從事此用夢得語尤爲無功非特出于剽竊又且白水眞人爲虛設也至若東坡得章質夫書遺酒六瓶書至而酒亡因作詩寄之云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二句渾然一意無斧鑿痕更覺其工

書家妙示客而致禍

蓄家妓以爲歡。主人之本意也。然古今反以取禍者有之。晉石崇有妓綠珠。孫秀使人求之不得。遂勸趙王倫誅崇。五代安重誨嘗過任圜。圜爲出妓。善歌而有色。重誨欲之而圜不與。由是二人相惡。重誨誣以反而殺之。二人皆以家妓示客而致禍。唐人李清詠石季倫詩云。金谷繁華石季倫。只能謀富不謀身。當時縱與綠珠去。猶有無窮歌舞人。若李清之言。則宜若季倫任圜之失。及觀外史檮杌記潘沆事。則又不然。沆事僞蜀王建爲內樞密使。有美妾曰解愁。善爲新聲及工小詩。建至沆第。見而欲取之。而沆不肯。弟謂沆曰。綠珠之禍。可不戒哉。沆曰。人生貴于適意。豈能愛死而自不足于心邪。人皆服其守。以予觀之。沆之不死。蓋幸耳。何足以有守服之哉。

江西宗派

蘄州人夏均父、名倪。能詩。與呂居仁相善。既沒六年。當紹興癸丑二月一日。其子見居仁嶺南。出均父所爲詩。屬居仁序之。序言其本末尤詳。已而居仁自嶺外寄居臨川。乃紹興癸丑之夏。因取近世以詩知名者二十五人。謂皆本於山谷。圖爲江西宗派。均父其一也。然則居仁作宗派圖時。均父沒已六年矣。予近覽贛州所刊百家詩選。其序均父詩。因及宗派之次第。且云夏均父自言以在下列爲恥。殊不知均父沒已六年。不及見圖。斯言之妄。蓋可知矣。

東坡以魏鄭公學縱橫之術

東坡作諫論。以魏鄭公以蘇張之辯而爲諫諍之術。且云。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術。其所以與蘇張異者。

心正也。世或以東坡之論爲不然。予讀鄭公出關詩云。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杖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羈南越。憑軾下東蕃。鬱鬱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既傷千里目。還驚九折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東坡實不見此詩。蓋識見之明。有以探其然耳。乃知讀書不博。未可以輕議前輩也。予後讀舊唐書魏公傳云。見天下漸亂。尤屬意縱橫之說。乃知魏公少學縱橫無疑。

聖俞諸公以郭功甫爲李太白後身

章衡子平答郭功甫書。其略云。鄭公毅夫。吾叔表民。及梅聖俞。皆以功甫爲李謫仙之後身。吾不知謫仙之如夫子之少時。其標格淵敏。已能如此老成否。子平所以答功甫之貶。不得不爾。然梅聖諸公以功甫爲李白後身。求諸詩文。信不誣矣。蓋聖俞有贈功甫云。采石月下聞謫仙。夜披錦袍坐釣船。然東坡山谷不以爲然。故題功甫醉吟庵云。不用騎鯨學李白。東入滄海觀桑田。蓋有所激耳。而王直方詩話亦載東坡謂郭祥正只知有韻底是詩。而張芸叟詩評亦云。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揖遜。求其適口者少矣。

張文潛寄意

張文潛言。昔以黨人之故。坐是廢放。每作詩嘗寄意焉。有云。最憐楊柳身無力。付與春風自在吹。又云。梧桐直不甘衰謝。數葉迎風尚有聲。

王逸天問劉禹錫問大鈞

王逸天問章句云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余因悟劉禹錫問大鈞之爲非

詩文當得文人印可

韓子蒼言作詩文當得文人印可乃不自疑所以前輩汲汲於求知也又云詩文要縱縱則奇然未易到也

韓退之杜子美詩用韻

孔經父雜說謂退之詩好押韻累句以云工而不知疊用韻之病也雙烏詩兩頭字兩秋字孟郊詩兩魚字李花詩兩花字示爽詩兩千字殊不知古之作者初不問此杜子美八仙歌兩船字兩天字兩眠字三前字狄明府詩兩詆字此豈可以常法待之哉

古文自柳開始

本朝承五季之陋文尚儷偶自柳開首變其風始天水趙生老儒也持韓愈文數十篇授開開歎曰唐有斯文哉因謂文章宜以韓爲宗遂名肩愈字紹元亦有意于子厚耳故張景謂韓道大行自開始也開未第時採世之逸事居魏郭之東著野史自號東郊野夫作東郊野夫傳年踰二十慕王通續經以經籍有亡其辭者輒補之自號補亡先生作補亡先生傳遂改舊名與字謂開古聖賢之道于時也必欲開之爲塗故字仲塗太祖開寶六年登科時年二十七嘗謂張景曰吾于書止愛堯舜典禹貢洪範斯四篇非孔

子不能著之。餘則立言者可跂及矣。詩之大雅、頌、易之爻象。其深焉。餘不爲深也。蓋開之謹于許可者如此。前輩以本朝古文始於穆伯長。非也。

右軍承漢書誤

王彥輔麈史與陳正敏遯齋閒覽皆云。余季父虛中云。王右軍蘭亭記。其文甚麗。但天朗氣淸。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余亦謂絲竹管絃語亦重複。以上皆陳語。予考漢書張禹傳云。後堂理絲竹管弦。乃知右軍承漢書之誤。

絳州牧辟張璨推官

張璨。本農家子。年三十餘始就學。遂號通儒。晚居絳臺。會絳牧左右無佳士。率撓郡政。牧患之而未有策。有客諭以璨者若置諸賓席。則左右不令而自改矣。牧備禮以請璨。璨辭以病。牧竊訝之。因託所親叩其所以然。璨曰。郡牧眞賢。但左右非才汙之。璨若受其請。欲盡去其左右之不率者。慮不能行。且憂反爲此輩所賣。則璨之道不行必矣。牧聞之。嗟賞再三。使謂之曰。秀才姑受禮命。某能行之。尋奏辟絳州防禦推官。向來所謂不法者。盡逐之。杜絕請託。獄訟無私。翕然稱治。後唐明宗因是識擢。歷漢、周、官止侍御史。吳子曰。君之用臣。臣之事君。能如絳之賓主。天下豈有不平乎。是以孔明王猛雖以偏方小國。用于艱難之時。卒見取於天下後世者。亦由此而已。

李逢吉裴度諫穆宗

古人有言曰。止罵所以助罵。助罵所以止罵。又曰。勸人不可指其過。須先美其長。人喜則語言易入。怒則語言難入。誠哉是言也。穆宗以童昏帝天下。未容輕責。觀其良心豈無勉強之理歟。崔發歐曳中人。因繫獄。不以郊赦原。臺諫官如李勃張仲方論赦。皆不聽。及李逢吉從容言曰。崔發歐曳中人。誠大不恭。然其母年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宜矜念。上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冤。未嘗言其不恭。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卽釋其罪。其後穆宗欲幸驪山溫湯。李絳張仲方屢諫不聽。張權輿叩頭殿下。以爲周幽幸驪山爲犬戎所殺。秦皇葬驪山而國亡。明皇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卒幸驪山。還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又其後欲幸東都。宰相暨朝臣諫者甚衆。上皆不聽。決意必行。已令度支計道里費。裴度從容言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自多難以來。茲事遂廢。今宮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圮。陛下倘欲行幸。宜命有司歲月間徐加全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遂罷工役。夫穆宗一人耳。考其三事。諫者或不從。或始拒而終從。由是言之。穆宗豈不能曉事者哉。繫諫者之能否而已。昔李克用爲一藩鎭。性尤嚴急。左右有過。無大小必死。大將蓋寓能揣其意。婉辭裨益。無不從者。克用或以非罪怒將吏。寓必陽助之怒。克用無不釋之。寓亦知此道歟。

人臣用心當以范堯夫爲法

南唐江文蔚累官至御史中丞。性鯁直。不附權要。每將上奏疏。必不問家事。先市小船爲左遷之計。竟以

對仗彈馮延巳魏岑忤旨左遷九江幕職范堯夫上章言事未報有見之者曰聞相公上章後已備遠行非他人所能及堯夫曰不然純仁所言幸主上聽而行之豈敢爲難行之說以要譽焉人臣用心要當以堯夫爲法如文蔚之市小船直淺丈夫哉豈吾孔子以微罪行之意歟

陸喜言之繁

陸喜曰孫皓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祿代耕養玄靜守約沖退淡然此第二人也侃然體國思治心不辭貴以方見憚執政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忠時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溫恭修謹不爲諂首無所云補從容保寵此第五人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第二以上多淪沒而遠悔吝第三以下有聲位而近咎累是以深識君子晦其名而履柔順也或者謂吳子曰陸喜之言其至矣乎予曰是何言之繁也不有孔子之言哉商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是故以微子居第一矣故詩稱仲山甫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而聖人有以取之予故曰是何言之繁也

荀彧以高祖比曹操元徽之以比裴度

人有幸不幸荀彧、漢之忠臣而杜牧著論譏之云荀彧平日爲曹操畫策嘗以高祖比之則是與操反無疑予則以爲不然且元徽之上裴晉公書云日者閣下方事淮蔡獨當鑪錘始以追韓信拔呂蒙爲急務固非叔孫通薦儒之日也然則徽之固嘗以高祖比裴度矣而謂徽之勸度反可乎

王公進退自安

世言禍福由天。非也。予觀元豐間儒者郭景初善論命。謂富彥國甲辰正月二十日巳時生。四十八歲自八座求出。知亳州。神宗後召爲相。終不肯再入。未六十致政。避申酉祿絕之運。全神養氣。年八十餘。至甲戌運方死。王介甫辛酉十一月十三日辰時生。五十八歲自首廳求出。知江寧府。繼乞致仕。以避午上祿敗之運。安閒養性。又僅延十年之壽而死。蘇子容庚申二月二十二日巳時生。七十四歲拜左相。數月求出。知陳州。連乞致仕。以避丙戌火庫祿衰之運。七十九尙康寧。王正仲癸亥正月十一日申時生。六十六歲拜左丞。次年求出。知汴州。連乞致仕。以避晚年句絞殺亡神之災。竟以壽終。元祐之臣。惟蘇與王不罹貶謫者。以其求速退也。苗受之殿帥己巳生。六十歲建節。六十一歲堅求出。知潞州。連乞致仕。以避巳上祿絕伏吟之運。康寧六十七年未出巳運。甲戌年復召爲殿帥。次年死。由此觀之。王公進退。可以自安耳。

解四十五十而無聞

論語。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矣。解者雖多。皆不得其旨。予案曾子書修身篇曰。年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乃知論語所謂無聞者。不以善聞也。

歌行吟謠

西清詩話謂蔡元長嘗謂之曰。汝知歌行吟謠之別乎。近人昧此。作歌而爲行。製謠而爲曲者多矣。且雖有名章秀句。苦不得體。如人眉目娟好而顚倒位置。可乎。余退讀少陵諸作。默有所契。惟心語口未嘗爲

人道也。予案宋書樂志曰。詩之流乃有八名。曰行。曰引。曰歌。曰謠。曰吟。曰詠。曰怨。曰歎。皆詩人六義之餘也。然則歌行吟謠。其別豈自子美邪。

論皇字

太平清領書。漢于吉所傳其師宮崇書也。其言皇字曰。一日而王。一者、天也。天者數一。天得日昭然大明則王。故爲字一與日王幷合成皇字也。予以爲不然。夫王之字。則貫三才而一之。則天之義已備矣。故字書止以從自從王。皇者。王之所自出也。崇爲臆說無取。

杜子美杜鵑詩用樂府江南古辭格

鮑彪詩譜論。引東坡先生謂王誼伯以杜子美杜鵑詩前四句。蓋是題下注爲誤。而謂四句指嚴武杜克遜等。而彪以爲鄭公去年已卒。及崔寧此時正亂西川。不應近舍崔寧而遠談鄭公。又不應有刺史。豈實言有無杜鵑邪。以上皆彪說。王觀國學林新編云。子美絕句云。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羣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此詩正與杜鵑詩相類。乃是一格。以上皆王觀國說。予嘗以爲王氏甚得之。但不曾援引古人爲證。且樂府有江南古辭云。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子美正用此格。

解風馬牛

洪龜父詩。鴻雁書遠空。馬牛風寒草。予于下句全不解。案左氏。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

及也。案服虔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尚書稱馬牛其風。左氏所謂風馬牛。以馬牛風逸。牝牡相誘。孔穎達云。蓋是末界之微事。言此事不相及。故以取喻不相干也。而洪用于此。何哉。

革己日乃孚

朱子發解革己日乃孚云。先儒讀作己事之己。當讀作戊己之己。十日至庚而更。更革也。自庚至己。十日浹矣。己日者。浹日也。其說甚當。第未有所據。予案周禮縣治象浹日而斂之。說者曰。自甲至癸。十日也。自子至亥。十二辰也。今自庚至己。則浹日矣。故孔穎曰。浹爲周帀也。

論馬牛稱匹

左氏傳。襄公二年。馬牛皆百匹。或曰。牛亦可以稱匹。非也。司馬兵法。邱出馬一匹。牛三頭。則牛當稱頭。不當稱匹。今此稱匹者。並言之耳。經傳之文多類此。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曲禮猩猩能言。不離禽獸。皆從一而省文也。

辨四族

東坡先生辨四族云。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考。以正漢以來儒者之失。四族者。若皆窮奸極惡。則必誅于堯之世。不待舜矣。屈原云。鯀悻直以亡身。則鯀蓋剛而犯上者耳。若四族者。皆小人也。則安能以變四夷之俗哉。由此觀之。四族皆非誅死。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爲要荒之君長耳。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有大姦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爲堯矣。以上皆東坡說。予案左氏傳云。顓頊氏有

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夫左氏所謂傲狠者。則屈原所謂剛直也。意屈取此耳。檮杌、卽鯀也。左氏所謂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卽非誅死矣。豈東坡別有所見而爲是說歟。不然。何差殊如此也。

臧文仲家有寶龜

禮器曰。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臧文仲家有守龜。名曰蔡。文仲三年爲一兆。武仲三年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文仲、卿大夫也。而家有寶龜。可乎。此孔子所以不取也。

王觀國辨柳子厚不取童謠

王觀國學林新編。辨柳子厚非國語曰。獻公問于卜偃。攻虢何月也。對曰。童謠有之。子厚非曰。童謠無足取者。君子不道也。觀國按詩書有曰古人。有曰夏諺。有曰周諺。此皆與童謠一體。蓋君子之言也。特假曰古人曰夏諺。曰周諺。曰童謠耳。故詩三百篇。率多婦人女子小夫賤隸之所爲耳。苟其言有理而不悖于道。雖童謠何傷焉。以上皆觀國說。予按列子載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之治與不治。億兆之願戴己與不願戴己。顧問左右外朝及在朝。皆不知也。堯乃微服游于康衢。聞童兒謠曰。粒我蒸民。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曰。兒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聞之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夫子厚以謠爲不足取。固已非矣。觀國排之。不能引此。而姑以夏周之諺。又何陋耶。

淮水竭王氏滅

內翰汪彥章爲汪及之種德堂記云。昔王祥王覽當東漢之末。兄弟隱居者三十餘年。以孝友著名于世。及晉而子孫極蕃以大。更六朝迄隋唐數百年。譜牒不能傳而後已。故諺曰。淮水竭王氏滅。淮水固無可竭之理。而王氏至今有人也。予按南史王悅之贊曰。昔晉初渡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觀夫晉氏以來。諸王冠冕不替。蓋亦人倫所得。豈惟晉祿之所傳乎。及于陳亡之年。淮流實竭。曩時人物。埽地盡矣。斯乃興亡之兆。已有前定。天之所廢。豈知識之所謀乎。然則陳亡之年。淮水實竭。而汪氏以爲淮水實無可竭之理。何邪。豈汪氏偶忘之歟。兼淮流竭王氏滅之語。郭璞之辭。本載晉書。亦非俗諺也。

尚書孔臧以多爲少毛詩太史公以少爲多

事無所據者。皆不可以爲信。所以古人戒于議論也。如尚書一經。太常孔臧嘗以多爲少矣。毛詩一經。太史公嘗以少爲多矣。何以見之。尚書有百篇。自秦焚以來。漢初求之。惟得二十八篇。故孔臧與孔安國書云。尚書二十八篇。前世以爲放二十八宿。此尤可笑。至如漢魏諸儒馬融、鄭康成、王肅、杜預。皆疑經傳所引泰誓。以其文似若淺露。及晉元帝渡江時。豫章內史梅賾始獻孔安國所注古文尚書。其內有泰誓三篇。凡記傳所引。悉皆有之。此孔臧以多爲少也。左氏傳載季札聘魯。請觀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又爲之歌邶鄘衞。又爲之歌王。又爲之歌鄭。又爲之歌齊。又爲之歌豳。又爲之歌秦。又爲之歌魏。又爲之歌唐。又爲之歌陳。又自檜以下無譏焉。又爲之歌小雅。又爲之歌大雅。又爲之歌頌。然則樂工所歌詩風十

五國。其名與詩同。惟次第稍異耳。由是知孔子以前篇目已具。其所刪削。蓋又不多。又傳記所引逸詩甚少。知元不多故也。太史公史記孔子世家乃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三百五篇。蓋太史公之失。以少而爲多也。

北士重同姓

世以同宗族者爲骨肉。南史王懿傳云。北士重同姓。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王懿聞王愉在江南貴盛。是太原人。乃遠來歸愉。愉接遇甚薄。因辭去。又案顏之推家訓曰。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茲以往。高秩者通呼爲尊。同昭穆者雖百世猶稱兄弟。若對他人稱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雖三二十世。猶呼爲從伯從叔。梁武帝嘗問一中士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疏。不忍言族耳。予觀南北朝風俗。大抵北勝于南。距今又數百年。其風俗猶爾也。

萬乘字音

天子萬乘。諸經音訓皆作去聲。余讀晉傅元漢高祖畫贊曰。赫赫漢祖。受命龍興。五星協象。神母告徵。討秦滅項。如日之升。超從側陋。光據萬乘。亦可以平聲用也。

鄭谷胡少伋荊公張說詩

鄭谷送春詩云。三月正當三十日。風光別我苦吟身。共君一夜不須寐。未到曉鐘猶是春。胡少伋詩云。含酸梅子漸生仁。鶯老花飛迹已陳。一夜南風搖十柄。明朝煙柳不關春。信知才力之不侔也。然胡意亦本

荊公詩欲知人世春多少。先驗東方北斗杓。荊公詩又本于張說守歲詩愁心隨斗柄。東北望回春。

一則仲父二則仲父

王立之詩話云。或云。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可對千不如人。萬不如人。予以爲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可對千馮道萬馮道。蘇子由和東坡定惠院月夜詩有云。婁公見唾行已乾。馮老尚多誰定罵。自注云。千馮道。萬馮道。此語乃舊傳也。然五代有一則任圜二則任圜之語。此亦可對也。

詩因助語足句

盧延遜有詩云。不同文賦易。爲有者之乎。予以爲不然。嘗見張右史記。衢州人王介。字仲甫。以制舉登第。作詩多用助語足句。有送人應舉詩。落句云。上林春色好。攜手去來兮。又贈人落第詩云。命也豈終否。時乎不暫留。勉哉藏素業。以待歲之周。云此格古所未有。予是以知延遜之詩未盡。

林子中論坡詩失爲臣體

東坡贈傅眞妙善大師惟眞詩。先言平生慣寫龍鳳質。後言爾來傳寫亦及我。林子中謂失爲臣體。予以爲論詩豈當爾邪。

阿諛非保身良策

朱全忠嘗與僚友及遊客坐于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此木宜爲車轂。衆莫應。有遊客數人起應曰。宜爲車轂。全忠勃然厲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車轂宜用夾榆。柳木豈可爲之。顧左右曰。尚何待。

左右數十人捽言宜爲車轂者悉撲殺之予觀唐太宗惡宇文士及佞其喜嘉木太宗英主固宜爾彼全忠一凶人猶知以順旨爲可殺而世之小人方以阿諛爲保身之良策何哉

袁天綱相武后

唐史載武后之幼母抱以見袁天綱紿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爲女當作天子此說失于不擇蓋取談賓錄之過也天綱視人禍福每見于十年之後雖時日不差孰謂男女不辨而可以善相稱

周幽王擊鼓而褒姒笑

呂氏春秋載戎嘗寇周幽王擊鼓諸侯皆至褒姒大悅而笑王欲褒姒之笑數擊鼓而諸侯至無寇及眞寇至擊鼓而諸侯不來遂爲戎所滅予嘗觀宋景文鴈奴說王荊公鴈奴詩然後知幽王者其自爲鴈奴乎史記以爲舉烽火

梅聖俞孫綽哀詩

江鄰幾雜志云梅聖俞至寧陵寄詩云獨護慈母喪淚與河水流河水終有竭淚泉常在眸彥猷持國譏作詩早愈應之以蓼莪及傅咸贈王何二侍中詩以上皆江說余謂不獨此管孫綽表哀作詩其序云自丁荼毒載離寒暑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冒諒闇之譏以申罔極之痛故洪玉父以魯直丁母憂絕不作詩夫魯直不作者以非思親之詩也孫綽作者以思親之詩也由是知聖俞作詩之早庸何傷乎其曰敢

冒諒闇之譏。則雖人臣。亦可以諒闇也。

詩有奪胎換骨詩有三偸

洪覺範冷齋夜話曰。山谷云。詩意無窮。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少陵淵明。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形容之。謂之奪胎法。予嘗以覺範不學。故每爲妄語。且山谷作詩所謂一洗萬古凡馬空。豈肯教人以蹈襲爲事乎。唐僧皎然嘗謂詩有三偸。偸語最是鈍賊。如僧長虞日月光太清。陳後主日月光天德是也。偸意事雖可罔。情不可原。如柳渾太液微波起。長楊高樹秋。沈佺期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是也。偸勢才巧意精。略無痕迹。蓋詩人偸狐白裘手。如嵇康目送歸鴻。手揮五絃。王昌齡手攜雙鯉魚。目送千里鴈是也。夫皎然尙知此病。孰謂學如山谷而反以不易其意與規模其意而遂犯鈍賊不可原之情邪。

辨唐彥謙蘇子瞻詩用三尺字

葉少蘊石林詩話云。楊大年劉子儀皆喜唐彥謙詩。以其用事精巧。對偶親切。黃魯直詩體雖不類。然不以楊劉爲過。如彥謙題高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每稱賞不已。多示學詩者以爲模式。三尺一抔雖是著題。然語皆歇後。一抔事無兩出。或可略土字。如三尺則三尺律三尺隊皆可。豈獨劒乎。耳聞明主。眼見愚民。尤不成語。予數見交游道魯直語。意不可解。蘇子瞻有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亦同此病。六鈞可去弓字。三尺不可去劒字。此理甚易知也。以上皆石林語。予案高祖紀云。上嫚

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又韓安國傳云。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顏師古注曰。三尺、劒也。而流俗書本或云提三尺劒。劒字後人所加耳。然則石林詩話乃有歇後之說。何邪。

董十郎兒

天下之事。多成于貧賤感激之中。或敗于富貴安樂之際。理無可疑也。蘇秦、其所成就。雖不足道。使其有二頃之田。其能佩六國相印乎。又況于爲天下者哉。故中興難于創業。是謂不刋之說。宣帝、光武、所以獨稱于漢者。以二君俱起于民間耳。董敦逸吉之永豐縣邨落人。哲廟時爲吏部侍郎。招鄉人之寓大學者以訓童稺。童稺業不精進。董責之。自言幼入上庠。甘鹽鹽者凡幾年。今汝若此。何以有成邪。其鄉人答曰。公言過矣。侍郎乃董十郎兒。賢郎乃董侍郎兒。以此校之。固相什伯矣。予嘗愛其言有理。古語有之。其言雖小。可以喻大。董起白屋。父行第十。

蔡元長欲爲張本

自古姦人周身之術非不至。然而禍患之來。卒出於非意所及者。何邪。蓋惡逆既積。則天地鬼神所不容。其謀徒巧也。宣和四年。金人攻大遼。遣王緯來乞師。宰相王將明主其議。以童貫爲宣撫使。蔡居安副之。蔡元長作詩送其行。有曰。百年信誓宜堅守。六月行師合早歸。元長之爲是詩也。蓋欲爲他日敗事張本耳。殊不知政和中元長首建平燕之議。招納燕人李良嗣以爲謀。又欲以妖人王仔息服錦袍鐵幘爲大將。計議已定。會仔息抵罪伏誅。遂止。將明所爲。乃推行元長之意。世可盡欺乎。元長始以紹述兩字劫持

上下。擅權久之。知公議不可以久鬱也。宣和間。始令其子約之招致習爲元祐學者。是以楊中立洪玉父諸人皆官于中都。又使其門下客著西清詩話以載蘇黃語。亦欲爲他日張本耳。終之禍起朔方。竟以不免。豈前所謂其謀徒巧邪。

歐陽公論馮道乃壯歲時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夫管仲降志辱身。非聖人不足以知其仁。彼元結烏足以論之。求諸後世。狄仁傑馮道庶幾焉。仁傑則人無異論。道自爲歐陽公所詆。故學者一律不復分別。惜哉。獨富鄭公、蘇黃門、王荊公、以大人稱之。蓋歐陽公爲史時。甫壯歲。使晚爲之。必不爾也。前輩謂韓魏公慶歷嘉祐施設。如出兩手。豈老少之異歟。歐陽公出處與韓同。其論馮道。予以爲當以慶歷嘉祐爲例。則道也庶乎有取于歐陽公矣。

東坡詆程頤不如歐陽公善處石守道江鄰幾

東坡先生才氣高一時。未始下人。故自言嫉程頤之姦。（見公奏議。）又詆程爲鏖糟陂裏叔孫通。（見孫君孚談圃。）然議者以爲過。故呂原明家塾記云。元祐初。蘇子瞻與程正叔不相能。又言不如歐陽永叔之善處石守道也。以予觀之。豈特待守道爲然。江鄰幾與歐陽公契分不疏。晚著雜誌。詆公尤力。梅聖俞以爲言。而公終不問。鄰幾既死。公弔之哭之痛。且告其子曰。先生埋銘。修當任其責矣。故公敍銘鄰幾。無一字貶之。前輩云。非特見公能有所容。又使天下後世讀公之文。知公與鄰幾始終如一。且將不信其所詆矣。孟子曰。以善養

人者。然後能服天下。歐陽公之謂矣。

高祖用良平韓信

宋景文公云。或譏漢高祖非張良陳平不能得天下，宋曰不然。良平非高祖不能用。夫智高於良平。乃能聽其謀。至項羽不能用范增。則敗矣。予以景文徒知其一耳。獨不見韓信之言乎。方信之被擒也。互論其長。信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嗟乎。不知高祖胷中能著幾韓信邪。

論易

宋景文公云。劉齊善言易。說曰。六十四卦本之乾坤。故諸卦中皆有乾坤象意。孔子敍乾爲玉爲金。坤爲牛爲馬之類。本釋他卦所引。非徒言也。弼不可云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是矣。然弼嘗云。觸類可爲其象。合義可爲其徵。義苟在健。何必馬乎。類苟在順。何必牛乎。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則齊之說。卽弼之說也。

景文又云。王弼注易。直發胸臆。不如鄭康成等師承有自也。或曰。何以得立爲一家。景文曰。弼棄易象互體。專附小象。衍成其文。是以諸儒不能訾予以爲不然。蓋易之書。其道有四。意、言、象、數是也。有數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意。有意而後有言。今舍象數而以言意論易。是猶剪其根本而求枝葉之繁。可乎。易之道。在六經尤爲簡奧。蓋五經止言人事。而易則三才具焉。第漢儒象數之餘。流爲災祥刻應之說。所謂過之者。茲後世所以深排之。若以論易而舍象數。則非矣。然則弼者。豈所謂不及者邪。

張伯玉記六經閣取王弼傳易意

古人要爲不可及。王弼傳易。于初九潛龍勿用下注云。文言備矣。世之陋者。往往詆其無所發明。予嘗見蜀李畋著論。以爲弼之所傳止于四字者。蓋易經之旨。未敢率用己意。欲尊乎道也。乃知前輩用心如此。予嘗見呂居仁言。曾子固初爲太平州司戶。時張伯玉作守。歐陽公與荆公諸人咸薦之。伯玉殊不爲禮。一日。就設廳作大排。召子固。惟賓主二人。亦不交一談。既而召子固于書室。謂曰。人以公爲曾夫子。必無所不學也。子固辭避而退。一日。請子固作六經閣記。子固屢作。終不可其意。乃謂子固曰。吾試爲之。卽令子固代書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文多不載。）乃知伯玉之意。取李畋發明弼傳易之意耳。伯玉字公達。范文正公客。所以揭己示子固如此者。子固年少恃才名。私以不識字詆之。伯玉有所聞故耳。

東坡知味李公擇知義

東坡在資善堂中盛稱河豚之美。李原明問其味如何。答曰。直那一死。李公擇尚書江左人而不食河豚。嘗云。河豚非忠臣孝子所宜食。或以二者之言問予。予曰。由東坡之言。則可謂知味。由李公擇之言。則可謂知義。

著述須待老

前輩未嘗敢自夸大。宋景文公嘗謂予于爲文似遽瑗。瑗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

年非其庶幾至道乎。又曰。予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臣曰。公之文進矣。僕之爲詩亦然。故公晚年修唐書。始悟文章之難。且歎曰。若天假吾年。猶冀老而後成。南城李泰伯敍其文。亦曰。天將壽我乎。所爲固未足也。類皆不自滿如此。故其文卓然自成一家。善乎歐陽公之言曰。著述須待老。積勤宜少時。豈公亦有所悔邪。

太祖推服桑維翰

太祖嘗與趙普議事。有所不合。太祖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對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太祖曰。苟用其長。亦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予案普去國初未遠。故太祖所以推服維翰者。宜有以得之。使維翰獲用。豈盡出普下乎。蓋嘗因太祖推服之義而考維翰本傳。其議論皆爲歐陽公削去。無從而見之。其後讀孔氏續世說。載出帝之初。寖用景延廣。維翰恐與契丹失歡。上疏曰。議者以陛下于契丹有所供億。謂之秏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微臣所見。則曰不然。且以漢祖英雄。猶輸貨于冒頓。神堯武略。尚稱臣于可汗。此謂達于權變。善于屈伸。所損者微。所利者大。必若因茲交造。遂成釁隙。自此歲歲調發。日日轉輸。困天下之生靈。空國家之府藏。此爲秏蠹。不亦甚乎。兵戈既起。將帥擅權。武吏功臣。遍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外剛內柔。上陵下替。此爲屈辱。又非多乎。所具止此。議論雖不盡見其揣度事勢。深切著明。有能加之者歟。太祖所以推服之也。

繁欽論鼓吹崔令欽教坊女善歌

陳後山云。繁欽與魏文論鼓吹云。潛氣內轉。哀聲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不若唐崔令欽語也。崔記教坊任智方四女。皆善歌。其中二姑子吐納悽惋。收斂渾淪。三姑子容止閒和。傍觀若意不在歌。四姑子發聲遒潤。虛靜似從空中來。崔在唐不以文名。若此語、可以謂之文矣。

貴在富下

司馬季主傳云。傳曰。富爲上。貴次之。繫辭云。崇高莫大乎富貴。貴在富之下。予嘗記錢希白著書。有人王令遇鬼胡元春。令詢向去祿壽。胡笑曰。陰功與天爵俱高。人爵末事也。尙書五福不言祿。此乃深旨。非老夫所能知也。予乃知貴在富下者以此。

顏魯公失言

顏魯公將死。叱李希烈曰。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予嘗曰。魯公之節。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而不能不失于其言。使年未至于八十。官未至于太師。節可不盡乎。齊梁以來。視易君如弈棊。士鮮知節義。褚淵爲齊司徒。賀客滿座。褚炤歎曰。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嗟乎。使如炤言。國何賴于老成哉。

張華死有餘愧

人臣事君。當大位者。事有關于社稷。雖以死爭可也。予見古今備禮數作文具者多矣。晉張華被執曰。式乾之議。臣諫章具存。可覆案也。張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予謂華死而有知。有餘愧矣。

能改齋漫錄卷十一

記詩

題寢宮詩

農桑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夢覺。春風吹淚過昭陵。韓子蒼云。此詩題于寢宮。不著名氏。宜表而出之。

閒燕堂聯句

王仲至與秦少游謁恭敏李公。飯于閒燕堂。卽席聯句云。黃葉山頭初帶雪。綠波尊酒暫回春。欽臣已聞璧月瓊枝句。更看朝雲暮雨人。觀老媿紅妝翻曲妙。喜逢嘉客放懷新。欽臣天明又出桃花去。仙境何時再問津。觀

青州從事

皮日休謝人送酒詩。門巷蕭條空紫苔。先生應渴解醒杯。醉中不得親相問。故遣青州從事來。韓子蒼謝信州連鵬舉送酒詩云。上饒籍甚文章伯。曾共紫薇花下杯。鈴閣晝閒思老病。故教從事送春來。韻意皆同。當有辨其優劣者。

程夫子范使君

韓持國閒居潁昌。程伯淳自洛往訪之。時范右丞夷叟純禮亦居潁昌。持國嘗戲作詩示二公云。閉門讀易程夫子。清坐焚香范使君。顧我未能忘世事。綠尊紅妓對斜曛。

海棠洲

王仲至使遼回。謁恭敏李公。席中賦詩云。穹廬三月已淹留。白草黃雲見卽愁。滿袖塵埃何處洗。李家池上海棠洲。

江公著由微雨詩知名

江公著初任洛陽尉。久旱微雨。作詩云。雲葉紛紛雨腳勻。亂花柔草長精神。雲車卻碾前山過。不洒原頭陌上塵。司馬文正公于士人家見之。借紙筆修刺謁江。且爲稱薦。由此知名。

花落去燕歸來

晏元獻公赴杭州。道過維揚。憩大明寺。瞑目徐行。使侍史誦壁間詩板。戒其勿言爵里姓名。終篇者無幾。又使別誦一詩云。水調隋宮曲。當年亦九成。哀音已亡國。廢沼尙留名。儀鳳終沈迹。鳴蛙只沸羹。淒涼不可問。落日下蕪城。徐問之。江都尉王琪詩也。召至同飯。又同步游池上。時春晚已有落花。晏云。每得句書牆壁間。或彌年未嘗強對。且如無可奈何花落去。至今未能也。王應聲曰。似曾相識燕歸來。自此辟置。又薦館職。遂躋侍從矣。

偸眼看雲生未生

山谷南還至南華竹軒。令侍史誦詩板。亦戒勿言爵里姓名。久之。誦一絕云。不用山僧供張迎世間無此竹風清。獨拳一手支頤臥。偸眼看雲生未生。徐視姓名。曰。果吾學子葛敏修也。

文正公屬意小鬟妓

范文正公守鄱陽郡。創慶朔堂。而妓籍中有小鬟妓尙幼。公頗屬意。既去而以詩寄魏介曰。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長有別離恨。已託東風幹當來。介因鬻以惠公。今州治有石刻。

致心平易始知詩

呂與叔嘗作詩云。文如元凱徒成癖。賦似相如只類俳。惟有孔門無一事。止傳顏子得心齋。楊中立云。知此詩則可以讀三百篇矣。橫渠讀詩詩云。致心平易始知詩。

吳元中十歲賦詩

吳丞相元中。十歲時遊寺。賦詩云。古木霜根重。殘僧雪擁深。棟梁元剝落。香火未消沈。在眞州時贈吳正仲詩云。先生古人風。文字祖西漢。不令萬錢食。亦合五花判。

矮道士老參軍

信州鉛山縣治之北三里。間石井資福院。有泉湧于山壁之下。澄徹如鑑。本朝詩人潘閬移太平州散參軍。過而留絕句云。炎炎畏日樹將焚。卻恨都無一點雲。強跨蹇驢來到得。皆疑渴殺老參軍。蘇黃門過而跋之云。東坡先生稱眉山矮道士好爲詩。詩格亦不能高。往往有奇語。如夜過修竹寺醉打老僧門之句。

皆可喜者也。予舊讀湘山野錄。喜閻所作西湖曲及游江南見題石井絕句。頗有前輩氣味。不在石曼卿蘇子美下。若老參軍矮道士自是一對。將恐漫滅失傳。不知法眞師能刻之石否。

巴苴仁頻

諸柘巴苴。文穎曰。巴苴、草名。一名巴焦。李善曰。苴、子余切。樗栗、樗音摅。蹯波、謂前波趨後波也。明月珠子。的皪江靡。應劭曰。靡、邊也。明月珠子生于江中。其光耀乃照于江邊。張揖曰。靡、厓也。嗟嚏菁藻。咀嚼菱藕。通俗文曰。水鳥食謂之嗟嚏。說文曰。於鬱、布也。仁頻、檳榔也。韓偓詩云。鵝兒嗟嚏雌黃觜。鳳子輕盈膩粉腰。韓子蒼詩云。李侯梨釘坐。風味勝仁頻。

萬松亭

萬松亭在關山。始廨城縣令張毅植萬松于道周。以庇行者。且以名其亭。去未十年。而松之存者十不及三四。東坡元豐二年謫居黃州。過而賦詩云。十年栽種百年規。好德無人助我儀。縣令若同倉庾氏。亭松應長子孫枝。天公不救斧斤厄。野火解憐冰雪姿。爲問幾株能合抱。殷懃記取角弓詩。崇寧以還。坡文既禁。故詩碑不復見。而經過題詠者多不勝紀。鄱陽倪左司濤傷之以詩云。舊韻無儀字。蒼髯有恨聲。此之謂也。

杜子美集無遺憂

余家有唐顧陶大中丙子歲所編唐詩類選。載杜子美遺憂一詩云。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眞。受諫無今

日臨危憶故臣紛紛乘白馬攘攘著黃巾隋氏營宮室焚燒何太頻世所傳杜集皆無此詩

晏元獻所得是知人

晏元獻喜薦士其得人最多范蜀公作公挽詞云生平欲報國所得是知人

河陽見兩龔

呂居仁記龔殿院彥和清介自立少有重名元祐間簽判瀛州與弟大壯同行尤特立不羣曾文肅子宣帥瀛欲見不可得一日徑過彥和邀其弟出不可辭也遂出相見即爲置酒從容終日乃去曾題詩壁間其末句云自慙太守非何武得向河陽見兩龔近世貴人如曾子宣之能下士亦難得也

天門豈可掉臂

呂獻可記丁晉公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元之讀曰入公門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

放出一頭地

東坡初登第以詩謝梅聖俞聖俞以示文忠公公荅梅書略云不意後生能達斯理也吾老矣當放此子出一頭地故東坡送晁美叔詩云醉翁遣我從子遊翁如退之踐軻某向欲放子出一頭酒醒夢斷十四秋蓋敍書詩也陳無已贈魏衍詩云名駒已自思千里老子終當讓一頭

程伯淳辨李太白詩

程伯淳謂李太白詩若教管仲身常在宮內何妨更六人此語不然管仲時桓公之心特未盡耳若已盡雖管仲可奈何未有心盡尙能用管仲之理

程正叔不欲爲閒言語

程正叔云王子眞寄藥與頤無以爲荅且素不作詩亦非禁而不作第不欲爲閒言語耳如古人作詩無如杜甫云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如此閒言語道出則甚頤所以不作詩今寄子眞詩云至誠通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子眞之學須是獨善雖至誠潔行然大抵只是長生久視之術止濟一身故有是句正叔且云既學詩須是用功方合詩人之格既用功則于事有妨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子謂正叔蓋有激而云且詩云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桑之落矣其黃而隕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之類皆未免乎寫物也

剖破藩籬卽大家

橫渠先生張載作克己復禮詩曰克己工夫未肯加吝驕封閉縮如蝸試于中夜深思省剖破藩籬卽大家

花月句

白樂天有荅元微之詩云垂老休吟花月句恐君更結後身緣初未悟其說元微之集李著作園醉後寄

李十云。朦朧春月照花枝。花下音聲是管兒。卻笑西京李員外。五更騎馬趁朝時。

饒德操自號倚松道人

政和間。林靈素主張道教。建議以僧爲德士。使加冠巾。其意以釋氏爲出其下耳。臨川饒德操時棄儒爲僧。作德士頌四首。其一云。德士舊來稱進士。黃冠初不異儒冠。種種是名名是假。世人誰不被名謾。德操自號倚松道人。意取閒禪師詩曰。閒攜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故以名庵。又以自號。陳瑩中有詩寄之曰。舊時饒措大。今日壁頭陀。爲問安心法。禪儒較幾何。

賢女浦

南康有賢女浦。蓋祥符間女子。姓劉氏。夫死誓不再嫁。父兄強之。因自沈于江。浦因以取名。初號貞女。後避昭陵諱。改爲賢女。汪革信民嘗賦二絕句云。賢女標名幾度秋。行人撫事至今愁。湘雲楚雨知何處。月冷風悲江自流。女子能留身後名。包羞忍恥漫公卿。可憐嗚咽灘頭水。渾似曹娥江上聲。

四客各有所長

子瞻子由門下客最知名者。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世謂之四學士。至若陳無已。文行雖高。以晚出東坡門。故不若四人之著。故陳無已作佛指記云。余以辭義名次四君而貧于一代是也。晁無咎詩云。黃子似淵明。城市亦復眞。陳君有道舉。化行閭井淳。張侯公瑾流。英思春泉新。高才更難及。淮海一髯秦。當時以東坡爲長公。子由爲少公。陳無已。茶李端叔云。蘇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則長

公之客也。張文潛、則少公之客也。又次韻黃樓詩云。一代蘇長公。四海名未已。又云。少公作長句。班揚安可擬。謂二蘇也。然四客各有所長。魯直長于詩辭。秦晁長于議論。魯直與秦少章書曰。庭堅心醉于詩與楚辭。似若有得。至于議論文字。今日乃當付之少游及晁張無已。足下可從此四君子一一問之。其後張文潛贈李德載詩。亦云。長公波濤萬頃海。少公峭拔千尋麓。黃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麗若桃李。晁論崢嶸走珠玉。乃知人才各有所長。雖蘇門不能兼全也。

卞和琴操

今善琴者傳卞和操。有其聲而亡其辭。惟存一句可認。云。卞和三獻人不識。以余觀之。非當時操也。蔡邕記卞和。楚野人。嘗居山耕種。因得玉璞。以獻于懷王。王以爲欺謾。刖其足。和作操曰。悠悠沂水。經荊山兮。情氣鬱決。谷巖巖兮。中有神寶。灼灼明兮。穴山採玉。難爲功兮。

許旌陽作鐵柱鎮蛟

晉許眞君爲旌陽令。時江西有蛟爲害。旌陽與其徒吳猛。仗劍殺之。遂作大鐵柱以鎮壓其處。今豫章有鐵柱觀。而柱猶存也。臨川謝逸嘗賦詩云。豫章城南老子宮。堦前一柱立積鐵。云是旌陽役萬鬼。夜半舁來老蛟穴。插定三江不沸騰。切莫撼搖坤軸裂。蒼苔包裹鱗皴皮。我欲摩挲肘屢掣。旌陽挈家上天去。只留千丈應門戶。西山高處風露寒。茲事恍惚從誰語。安得猛士若朱亥。移向橫山作千鹵。

臨川王右軍墨池

臨川郡學在州治之東城隅之上其門庭之閒有池深而不廣而旱暵不竭世傳以爲王右軍之墨池每當貢士之歲或見墨汁點滴如潑出于水面則次春郡人必有登第者荆公送和甫奉使江南詩云爲我聊尋逸少池曾子固嘗爲之記郡人謝逸嘗賦詩云張芝學書池水黑章草如芝古無敵右軍睥睨難抗行恨不臨池作書癖云何汝水之上崔嵬峯到今方池有遺墨此事不特古老傳往往故事書簡册南豐先生欣得之手揮巨筆飛霹靂云是逸少徜徉山水間筆墨淋漓此其迹嗚呼勝事妙入神千年尺水清粼粼有時水面浮墨過紛紛郁郁非煙雲我書敧傾不成字秋隼斜行落窗紙印泥沙法安可傳獨撫餘蹤玩清泚但當一日書一箱筆蹤或在子欽行他年若榜淩雲殿定不懸橙白頭如仲將

四辰四亥生

韓子華以辰年辰月辰日辰時生亦異事也陸農師爲作挽章云非關庚子曾占鵬自是辰年併值龍曾子宣亦以亥年亥月亥日亥時生章子厚每以四亥公呼之

桐木韓家

韓子華兄弟皆爲宰相門有梧桐京師人以桐木韓家呼之以別魏公也子華下世陸農師作爲挽章云棠棣行中排宰相梧桐名上識韓家皆紀其實也子華、其家呼爲三相公持國爲五相公

王左丞罰僧仲殊作

瑞麟香煖玉芙蓉畫蠟凝輝到曉紅數點漏移衙仗北一番雨滴甲樓東夢遊黃閣鸞巢外身臥彤幃虎

帳中。報道譙門日初上。起來簷幙杏花風。此僧仲殊詩也。王左丞安中守平江日。會客仲殊亦與焉。繼以疲倦。先起熟寐于黃堂中。不知客散。及覺日已曈曨矣。左丞罰作此詩。始放去。瑞麟香者。安中家所造香也。

國香

國香、荊渚田氏侍兒名也。山谷自南溪召爲吏部員外郎。留荊州。乞守當塗。待報。所居與此女子爲鄰。山谷偶見之。以謂幽閒姝美。目所未覩。後其家以嫁下俚貧民。因賦水仙花詩寓意云。淤泥解出白蓮藕。糞壤能開黃玉花。可惜國香天不管。隨緣流落小民家。俾高子勉和之。後數年。山谷卒于嶺表。當時賓客雲散。此女既生二子矣。會荊南歲荒。其夫鬻之田氏家。田氏一日邀子勉置酒出之。掩袂困瘁。無復故態。坐閒話當時事。相與感歎。子勉請田氏名曰國香。以成太史之志。政和三年春。子勉客京師。會王性之問山谷詩中本意。因道其詳。且爲賦詩云。南溪太史還朝晚。息駕江陵頗從款。綵毫曾詠水仙花。可惜國香天不管。將花爲意爲羅敷。十七未有十五餘。宋玉門牆紆貴從。藍橋庭戶怪貧居。十年目色遙成處。公更不來天上去。已嫁鄰姬窈窕姿。空傳墨客慇懃句。聞道離鸞別鶴悲。蓁砧無賴鬻蛾眉。桃花結子風吹後。巫峽行雲夢足時。田郎好事知渠久。酬贈明珠同石友。憔悴猶疑洛浦妃。風流固可章臺柳。寶髻犀梳金鳳翹。樽前初識董嬌饒。來遲杜牧應須恨。愁殺蘇州也合銷。卻把水仙花說似。猛省西家黃學士。乃能知妾妾當時。悔不書空作黃字。王子初來話此詳。索詩裁與漫淒涼。只今驅豆無方法。徒使田郎號國香。性之

亦次韻云。百花零落悲春晚。不復園林門可款。待花結實春始歸。到頭只有東風管。禁宮女子春華敷。爲雨爲雲皆有餘。親逢一顧傾國色。不解迎入專城居。日成未到投梭處。後會雖悤人已去。可憐天壤擅詩聲。不如崔護桃花句。坐令永抱埋玉悲。游子那知京兆眉。難堪別鶴分飛後。猶是驚人初見時。新歡密愛應長久。暫向華筵賞賓友。舞盡春風力不禁。困裊腰肢一渦柳。座上河人贈翠翹。蜀州風調尤情饒。歡濃酒暈上玉頰。香煖紅酥疑欲銷。佳人薄命古相似。先後乃逢天下士。但惜盈盈一水時。當年不寄相思字。宜州遺恨君能詳。瘴雲萬里空悲涼。無限風流等閒別。幾人鑒賞得眞香。

周昉畫美人琴阮圖

高子勉記龍眠李亮工家藏周昉畫美人琴阮圖。兼有宮禁富貴氣象。旁有竹馬小兒欲折檻前柳者。亮工官長沙。而黃魯直謫宜州。過見之。歡愛彌日。大書一詩于黃素上曰。周昉富貴女。衣飾新舊兼。髻重髮根急。薄裝無意添。琴阮相與娛。聽絃不觀手。敷腴竹馬郎。跨馬要折柳。此畫後歸禁中。鐵馬驚塵流落何許。而詩亦不傳。獨子勉舊見之。位置猶可想像也。因追和其詩。又使善工圖之。詩云。丹青有神藝。周郎獨能兼。圖畫絕世人。眞態不可添。卻憐如畫者。相與落誰手。想像猶可言。雨重春籠柳。

浪子和尙詩

洪覺範有上元宿嶽麓寺詩。蔡元度夫人王氏。荊公女也。讀至十分春瘦緣何事。一掬鄉心未到家。曰。浪子和尙耳。

王平甫賦滕王閣詩

王平甫年十三。登滕王閣。賦詩云。滕王平昔好追遊。高閣依然枕碧流。勝地幾經興廢事。夕陽偏照古今愁。城中樹密千家市。天際人歸一葉舟。極目煙波吟不盡。西山重疊亂雲浮。時郡守張侯見而異之。爲啓宴張樂于其上。其後建中靖國元年。其女識之于石云。平甫元豐初以交鄭俠。遂廢于家。作詩云。三見齊王不一言。須知自古致君難。紛紛齊虜誇迂闊。口舌從來易得官。

太宗製奕棊三勢

太宗萬幾之暇。留心弈棊。自製三勢。一曰對面千里勢。二曰天鵝獨飛勢。三曰海底取明珠勢。一時近臣例以棊圖頒賜。故王元之詩云。太宗多材復多藝。萬幾餘暇翻棊勢。對面千里爲第一。獨飛天鵝爲第二。第三海底取明珠。三陣堂堂皆御製。中使宣來賜近臣。天機祕密通鬼神。所以紀其事也。

韋應物逸詩

俗吏閒居少同人。會面難。偶隨香署客。來訪竹林歡。暮館花微落。春城雨暫寒。甕間聊共酌。莫使宦情闌。韋應物陪王郎中尋孔徵君詩也。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忽聞歌古調。歸思欲沾巾。韋應物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詩也。二篇皆佳作。而韋集逸去。余家有顧陶所編唐詩有之。故附見于此。

韓子蒼黃葉句

李彭商老有建除體贈韓子蒼云滿朝以詩鳴何獨遺大雅平生黃葉句摸索便知價蓋是時子蒼自館職斥宰分寧縣時也子蒼有館中詩最爲世所推故商老有黃葉之句云子蒼全篇云朔風吹雪晝多陰日暮擁階黃葉深倦鵲遶枝翻凍影羈鴻摩月墮孤音推愁不去如相覓與老無期苦見侵游宦衣冠少時事病來無復一分心

張吉父作怡軒以安其父

鄱陽張吉父介方娠時父去客東西川不還張君自爲兒時已愴然有感其言語食息未嘗不在蜀也與尚書彭公器資同學作詩云應是子規啼不到致令我父未歸家聞者皆憐之既長走蜀父初無還意乃歸省母復至涪閬往返者三其父遂以熙寧十年三月至自蜀鄉人迎謁歎息或爲感泣一時名士咸賦詩以紀其事器資詩略云河可以竭山可徙我翁不歸行不已三往三復翁歸止翁行尚壯今老矣兒昔未生今壯齒云云郭公功甫詩父昔離家子方孕子得其父今壯年胡弗歸兮死敢請慰我慈母心懸懸三往三返又十載孝子執鞭方言還云張君自其父歸又作軒以安之而名之曰怡軒器資爲之記云

東坡和李邦直祈雨詩

東坡熙寧十年知徐州李邦直因沂山龍祠祈雨有應作詩寄東坡東坡和之末云半年不雨坐龍慵但怨天公不怨龍今來一雨何足道龍神社鬼各無功無功日盜太倉粟嗟我與龍同此責勸農使者不汝容因君作詩先自劾李邦直來謁東坡因戲笑言承見示詩只是勸農使者不管恁地事元豐二年東坡

下御史臺獄。嘗供此詩云。本因龍神慵惰不行雨。卻使人心怨天公。以譏諷大臣不任職。不能燮理陰陽。卻使人心怨天子。以天公比天子。以神龍社鬼比執政大臣及百執事也。邦直嘗荅蘇子由詩。七飯盤蔬強少留。相逢何物可消憂。緣君未得酒中趣。與我漫爲方外遊。草亂不容移馬迹。山雄全欲逼城樓。濟時異日須公等。莫狎翩翩海上鷗。東坡和云。五斗塵勞尚足留。閉門卻欲治幽憂。若爲毛遂囊中穎。未許朱雲地下遊。無事會須成好飲。思歸時欲賦登樓。羨君幕府如僧舍。日向城西看浴鷗。此詩集所不載。故見于此。

崔湜年不可及

新唐書崔湜傳。湜執政時年三十八。嘗幕出端門。緩轡賦詩。張說見子歎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予案翰林盛事云。唐崔湜弱冠進士登科。不十年。掌貢舉。遷兵部。父楫。亦嘗爲禮部。至是父子累日同省爲侍郎。後登宰輔。年始三十六。崔之初執政也。方二十七。容止端雅。文辭清麗。嘗出端門。下天津馬上自吟曰。春還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張說時爲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歎曰。此句可效。此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今湜傳不載此詩。是矣。第以執政時年三十八。則失之。蓋湜之賦詩時。是始爲執政。年方二十七耳。故張說歎慕之。今湜傳乃以其後執政時年三十六爲說。所歎慕。其失甚明。以三十六而後爲執政。何足羨慕哉。

卜築兼無市井囂

王荊公有唐律一首。寄池州夏太初。今集不載。其敍云。不到太初郎中兄所居。遂已十年。以詩奉寄。詩云。一水衣巾翦翠綃。九峯環佩刻青瑤。平生故有山川氣。卜築兼無市井囂。三葉素風門閥在。十年陳迹履綦銷。歸來早晚重攜手。莫負幽人久見招。

妓賦詩送武補闕

李昉建隆四年以王師平湖外除給事中。往南嶽伸祭拜之禮。途次長沙。時通判賈郎中言自京師與岳州通判武補闕同途至襄陽。遇一妓。本良家子。失身于風塵。才色俱妙。二公迫行。醉別于鳳林闕。妓以詩送武云。弄珠灘上欲銷魂。獨把離懷寄酒樽。無限煙花不留意。忍教芳草怨王孫。武得詩。屬意甚切。有復回之意。時太守呂侍講嘗歎恨不識之。因請李賦一詩以寄云。峴山亭畔紅妝女。小筆香牋善賦詩。顏色共推傾國貌。篇章皆是斷腸辭。便牽魂夢從今日。得見嬋娟在幾時。千里關河萬重意。夜深無睡暗尋思。

王元甫有詩名

動地隋兵至。君王尚晏安。須知天下窄。不及井中寬。樓外鋒交白。溪邊血染丹。無情是殘月。依舊照闌干。

廬山王元甫紹聖間敕賜高尚處士所作景陽井詩也。東坡嘗跋云。余聞江南王元甫、郭功甫、皆有詩名。余南歸過九江。因道士胡洞微求謁之。元甫云。吾不見士大夫五十年矣。竟不可見。後予過秣陵。有以元甫景陽井詩示予。乃知其得名不虛也。

劉原父惑官妓得病

涼風響高樹。清露墜明河。誰謂夏夜短。已覺秋意多。豔膚麗華燭。皓齒揚清歌。臨觴不作意。奈此粲者何。翰林侍讀學士劉敞原父在永興軍所作詩也。葉少蘊避暑錄記嘗載之。且云。恨原父此病未除也。予後讀國史原父本傳。載原父在永興惑官妓。得驚瞀病。乃知前詩故不徒作也。

詠題畫李白眞

陳無已題畫李白眞詩末云。勿言身後不要名。尙得吳侯費百金。江西勝士與長吟。後來不憂身陸沈。蓋謂建中靖國閒饒節德操首詠吳少卿家所藏周昉畫李白也。德操、江西撫州人。無已詩法甚嚴。于許可尤愼。德操詩云。先生之氣蓋天下。當時流輩退百舍。醉中咳唾落珠琲。身後聲名滿華夏。青山木拱三百年。今辰乃拜先生畫。烏紗之巾白紵袍。岸巾攘臂方出遨。神遊八極氣自豪。水壺斗酒霜風高。嗚呼先生太絕倫。仙風道骨語甚眞。蕭然可望不可親。懸知野鶴非雞羣。天寶之初天子逸。先生醉去不肯屈。采石江頭明月出。鼓枻酬歌志願畢。只今遺像粉墨間。尙有英風爽毛骨。宣州長史粉墨工。誰令寫此人中龍。細看筆力有俯仰。妙處果在阿堵中。人云此畫世莫比。吳侯得之喜不寐。意侯所寶豈徒爾。亦惜眞才死泥滓。先生朽骨如可起。誰爲獵之奉天子。作爲文章文聖世。千秋萬古誦盛美。再拜先生淚如洗。振衣濯足吾往矣。

汪子我賦玉延行

陳留汪子我端友嘗賦玉延行云。觀文學士留都守。中常侍門如役走。玉延厥篚二十五。謹書名銜細看

醜。推而上之何止此。牢邪石邪猶八九。嗟哉膏血出生靈。割剝乃餉無須口。仲華拜衰雖有年。宋璟李鄴曾愧否。樂全見事何其微。義勇固應如此厚。翰林未用汝脫靴。不知何爲勤洗手。留守、謂鄧氏也。其父亢豐嘗位兩府。裕陵謂趨向頗僻。賦性姦回。丁翁云。八字咸加于鄧某。萬幾獨運于元豐。蓋王禹玉蔡持正取充位而已。

文章伯矍鑠翁

李覿、字子範。袁州人。元豐二年。以特奏名推恩尉吉州太和縣。時豫章先生爲令。贈之詩曰。乃兄自是文章伯。之子今爲矍鑠翁。蓋覿乃李觀之弟也。觀字夢符。初試南宮。賦偶落韻。有司愛其策。爲取特旨。由是登第。以著作佐郎知臨江軍清江縣。時歐陽文忠公扶護太夫人喪歸廬陵。船過清江。太守請公爲文以祭之。太守以簡率爲訝。觀曰。無深訝也。既而文忠擊節稱之。其文曰。昔孟軻亞聖。母之教也。今有子如軻。雖死何憾。尚饗。觀初爲太學官。因上言役法不合。出通判處州。題詩一絕于直廳之壁曰。十謁朱門九不開。利名淵藪且徘徊。自知不是公侯骨。夜夜江山入夢來。後終于朝議大夫。

僧海淵工鍼砭

僧海淵。蜀人也。工鍼砭。天禧中。入吳楚。遊京師。寓相國寺。中書令張士遜疾。國醫拱手。淵一鍼而愈。由是知名。既老歸蜀。范景仁賦詩餞之曰。舊鄉山水遶禪扃。日日山光與水聲。歸去定貪山水樂。不教魂夢到神京。治平二年化去。張唐英貽以偈曰。言生本不生。言滅本不滅。覺路自分明。勿與迷者說。劉季孫銘其

塔曰。資身以醫。有聞于時。餘幣散之。拯人于危。士君子所難。吁嗟乎師。

楊少師李西臺書

洛中諸寺院有楊少師李西臺書。少師、名凝式。唐相收、梁相涉之後。仕後唐晉漢間。筆力遒放。當時罕及。華嚴院東壁題詩曰。院似禪心靜。花如覺性圓。自然知了義。爭肯學神仙。西臺、卽建中。酷愛楊書。旁題云。枯杉倒檜霜天老。松煙麝煤陰雨寒。我亦生來言書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觀音院有牡丹。相傳唐武后植者。西臺有詩。亦親書云。微動風枝生麗態。半開檀口露濃香。秦時避世宮娥老。舊日顏容舊日妝。花譜名將第一論。洛中最是此花繁。不當更道木芍藥。枝上恐傷妃子魂。西臺書。洛人甚重之。

李西臺詩

龍門雙闕湧雲煙。雪未飛花鴈下前。徹底清流照車馬。分臺御史過伊川。李西臺詩也。題于菩提寺。菩提寺在龍門鎮。

吏隱堂植竹詩

許安仁尉順昌郡。廳事之後創吏隱堂。植竹。題詩云。斲破中庭一畝苔。主人髮白手親栽。卽今誰識清眞節。須向三冬雪後來。又云。珍重勞君慰遠遊。繁聲疏影一堂秋。主人看卽官期滿。分付風煙與子猷。

夢中作明月樓句

廖尙書剛用中嘗夢中作詩。其末句云。家住五湖明月樓。其後公薨葬於沙縣二十五里交溪鳳山之下。

其子遂建樓以明月目之。張給事致遠賦詩云。明月樓前可萬家。鳳山庵下日初斜。風流耆舊消沈盡。空睇寒江耿暮霞。

祥瑞識應

黃冕仲未第時。嘗有魁天下之意。元豐四年。南劍州譙門一柱。忽爲迅雷所擊。冕仲聞之。口占絕句云。風雷昨夜破枯株。借問天公有意無。莫是臥龍蹤迹困。放開頭角入亭衢。次年冕仲遂膺首薦。又次年。對策爲天下第一。饒之浮梁縣有識語云。青山圓。出狀元。邑人程瑀尚書在上庠。累爲優等。而尚未登第。嘗寄詩與鄉人云。試問青山圓也未。不應久負壯圖心。明年公試上舍爲第一人。

赤氣爲皇子之祥

熙寧二年十一月。京師每夕有赤氣見西南隅。如火至人定乃滅。人以爲皇子降生之祥。故王禹玉作大宴樂辭云。未晚清風生殿閣。經旬赤氣照乾坤。

漢陽春日絕句

漢陽郎官湖春日四絕句。其一。兩山收雨暗平沙。遮斷溪梅隔水花。留得烟林作圖畫。依稀松隥有人家。其二。空山玉蘂照瓊瑰。到處尋花共往回。欲識春風最奇處。試來同看雨中梅。其三。朦朧花影月黃昏。著意春風入酒痕。知是江梅喜佳客。倒垂花蘂照清樽。其四。十日春陰到水亭。水亭楊柳一時青。梅花過盡桃花惡。乞取山樊入淨瓶。尚書郎李祁蕭遠謫漢陽酒稅時所作也。

除東坡書撰碑額

崇寧二年有旨應天下碑碣牓額係東坡書撰者並一例除毀蓋本于淮南西路提點刑獄霍英所請時廬山簡寂觀牓亦遭毀去李商老爲賦云筆底颶風吹海波牓懸鬱鬱照巖阿十年呵禁煩神護奈爾焚枏滅札何

御賜甘露詩

大觀三年四月壬子尚書省甘露降御筆以中臺布政之所天意昭格致此嘉祥因成四韻以記其實賜執政而下云政成天地不相違瑞應中臺贊萬幾夜浥垂珠濡綠葉朝凝潤玉弄清輝仙盆雲表秋難比豐草霄零日未晞本自君臣俱會合更嘉報上美能歸

仁宗賜送李良詩

李良定公幼以國戚侍仁宗研席帝尤篤中外之愛公帥鄆帝以詩送行曰魯館名臣子皇家外弟親詩書謀帥舊金竹剖符新九郡提封遠一圻甘澤均純誠宜報國撫士愛吾民識者以爲眞王言

錢文僖賦竹詩唱踏莎行

錢文僖公留守西洛嘗對竹思鶴寄李和文公詩云瘦玉蕭蕭伊水頭風宜清夜露宜秋更教仙驥傍邊立盡是人間第一流其風致如此淮寧府城上莎猶是公所植公在鎭每宴客命廳籍分行剗襪步于莎上傳唱踏莎行一時勝事至今稱之

荊公題王欽臣詩于扇

熙寧中王欽臣仲至自河北被召用荊公薦對神宗問所與游從公奏宋敏求帝默然遣還任公因留一詩書長老院中云蜀地相如最好辭武皇深恨不同時凌雲奏罷還無事寂寞文園與可知然荊公愛其詩自題于所執扇

宋景文詩盡龍洞之景

三泉龍洞以山爲門深數十步復見天日及山水之秀蓋自然而成非人力也宋景文公賦詩云虬洞聳雲峯緣虛一線通雲披雙壁啟樹補半巖空緊竹森煙蘚飛泉曳玉虹垂蘿不肯晝陰壑自然風嶺斷天斜碧崖傾日倒紅浮邱邈難遇留恨翠微中曲盡龍洞之景利路漕爲刻石仍以石本寄公公荅書云龍門拙句斐然妄發閣下仍刋翠琰示方來言詩之人得不笑我哉江左有文拙而好刋石者謂之詒蚩符非此謂乎噱噱

劉旦詩多稱傳

劉仲馮樞密之子旦能詩保康伯嘗薦之旦後過公墓賦詩膺門昔忝登龍客董墓今悲下馬人時多稱傳然東坡亦嘗云隻雞敢望喬公語下馬來尋董相墳

文與可鷺鷥詩

洪覺範嘗記文與可鷺鷥詩云頸細銀鉤淺曲腳高碧玉深翹沙上衆禽同立有誰似汝風標然予又嘗

見一首云。避雨竹間點點。迎風柳下翩翩。靜依寒蓼如畫。獨立晴沙可憐。亦佳作也。

詠茱萸

劉夔侍郎九日登女郎臺。記杜子美詩醉把茱萸子細看。王摩詰詩徧插茱萸少一人。因作詩二首云。華顛帽落從人笑。不插茱萸也是閒。次云。曾冠獬豸猶無勇。未信茱萸可辟邪。程文簡公和荅之云。霜枝彫翠鴈橫秋。莫倚危樓動旅愁。菊有清香樽有酒。茱萸不插也風流。又云。秋風臺上起高歌。把酒看花意已多。屈軼不生神豸死。結茱爲佩欲如何。

詩不厭改

韓子蒼紹興初寄居臨川。周表卿時爲宜黃丞。歲滿。公以詩送之云。往時束帶侍明光。曾看揮毫對御牀。只道驊騮已騰踏。不知鵷鷺尚摧藏。官居四合峯巒綠。驛路千林橘柚黃。莫戀鄉關留不去。漢廷今重甲科郎。其後改峯巒綠爲峯巒雨。橘柚黃爲橘柚霜。改莫戀鄉關留不去作莫爲艱難歸故里。益見其工。東坡嘗語參寥云。如杜新詩改罷自長吟。乃知老杜用心甚苦。予以是知詩不厭改。其末云。漢廷今重甲科郎。意韓自言也。其後讀後漢孔融汝潁優劣論曰。汝南袁公著爲甲科郎。上書欲治梁冀。潁川士雖慕忠讜。未有能授命直言者也。乃知韓詩不苟如此。

南園柳色野塘春水

南園柳色動。野塘春水生。屢遊煩將吏。獨此守山城。韋蘇州早春詩也。今所存集本皆不載。

竹尊者

崇勝寺後有竹千餘竿。獨一根秀出。人呼爲竹尊者。洪覺範爲賦詩云。高節長身老不枯。平生風骨自清癯。愛君修竹爲尊者。卻笑寒松作大夫。未見同參木上座。空餘聽法石於菟。戲將秋色供齋鉢。抹月批風得飽無。韓子蒼云。始黃太史見之喜。因手爲書之。以故名顯。

李清卿詩得于衣襟

代馬南來久不歸。山河殘破一身微。功名誤我等雲過。歲月驚人還雪飛。每事恐貽千古笑。此身甘與衆人違。艱難重有君親念。血淚斑斑滿客衣。李清卿所作也。清卿既死。因葬得此詩于衣襟。

孫妙仲詩啓

林亭長夏愛濃陰。來引茶甌一散襟。忽去卻來蜂箇箇。自啼還住鳥深深。山家一尺瀟湘石。埽盡雲腴齒頰清。驚破午窗筇短夢。轉爲風外小松聲。豐城孫妙仲兩絕句也。孫有謝登第啓云。虎士開關。徬徨丹禁。龍章在御。髣髴天光。

孫妙仲作截臂行

妙仲名發。豐城人。崇寧初。尉于撫之崇仁。才一月。兇民陳平爲族人陳遇執以爲盜。後二十日。而平之父宗應。老且瞽。平乃以誣陳遇之子洵直。以爲執己爲盜時。其父爲洵直以鐵挺擊傷其首。發與覆驗官吳某（忘其名）案之。絕無迹狀。謂平雅與遇有釁。欲必誣遇之子以死。俟其屍胖脹潰爛。不可別白。後發與吳所

驗時又二十日。然後醉其弟誡之。使斷一手以訴于州。州大驚。不復察其事情。惟以斷手爲決有冤。于是帖宜黃簿李涇再覆。涇流外人。專以迎合爲事。遂指閱二十日胖脹潰爛之屍爲有迹狀以傅會之。既而獄具。發辯之不已。州稍悟。然業已不可盡變。乃變其情。得不殺。而發與吳猶以輕罪罷官。蓋崇仁之民。前此有避刑名塞逋負而輒殘其支體者。平之姦謀既逞。而效之者益衆。始惟山谷無賴之民。至其後。市人舒琦、吏人吳昕輩。亦相繼而作。凡此非因州縣阻抑。或予奪不中。有激而後爲。祇欲取必于官司以濟其姦耳。發因作截臂行以告在位者。庶革其風。然江西之民。習俗至今猶爾也。今錄于此云。吾聞兩臂重于天下不可廢。知之不必子華子。愚民氣焚胸。一忿敢趨死。以死視四肢。截臂如去指。嗚呼。巴陵之民何以有此風。疾痛利害人所同。甘心一臂捐糞壤。終身廢臥閭閻中。前年截臂渠得理。今年截臂吾亦爾。邨南截臂殺平人。邨北魚然還準擬。虺民虺民。用心若此非吾人。有冤自可次第訴。毒人何必殘其身。聞者苦驚喧。此弊吾能言。其初姑息吏。不與杜其源。嗟哉惡俗傷仁厚。明明有冤宜勿受。一姦不濟百姦消。其致和平裨在宥。

曹衍託意爲鷺鷥貧女絕句

曹衍。衡陽人。太平興國初。石熙載尚書出守長沙。以衍所著野史繳薦之。因得召對。袖詩三十章上進。首篇乃鷺鷥貧女兩絕句。蓋託意也。鷺鷥云。波瀾靜處立身孤。氷雪攢霜腹轉虛。盡日灘頭延頸望。能銷大海幾多魚。貧女云。自恨無媒出嫁遲。老來方始遇佳期。滿頭白髮爲新婦。笑殺豪家年少兒。太宗大喜。召

試學士院。除東宮洗馬。監泌陽酒稅。

鼓子花開也喜歡

王元之謫齊安郡。民物荒涼。殊無況。營妓有不佳者。公作詩曰。憶昔西都看牡丹。稍無顏色便心闌。而今寂寞山城裏。鼓子花開也喜歡。然唐杼情集記朝士在外地觀野花。追思京師舊遊詩云。曾過街西看牡丹。牡丹未謝卽心闌。如今變作邨田眼。鼓子花開也喜歡。蓋王刋定此詩耳。

錢思公寄晏元獻牡丹絕句

元獻晏公爲丞相時。作新第于城南。時錢思公鎭西洛。晏求牡丹于思公。公以絕句幷花寄晏云。名花封殖在秋期。翠石丹萱幸可依。華館落成和氣動。便隨桃李共芳菲。

權常侍詩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予嘗以俚俗所作。偶閱抒情集。乃知權常侍審詩也。上兩句得則高歌失則休。何須多恨太悠悠。權又有題山院云。萬葉風聲厲。一山秋氣寒。曉霜浮碧瓦。薄日度朱欄。

馮當世人目爲金毛鼠

丞相馮當世少嘗薄遊里巷。爲街卒所熟。鄂守王素見而釋之。及使關中。素方帥渭。與之燕犒。歡甚。貽之以詩曰。吞炭難酧當日事。積薪深愧後來思。爲呂獻可所劾云。京所至嗜利。西人目爲金毛鼠。以其外文采而中實貪穢也。

荊公題夏畋扇

王荊公嘗題一絕句于夏畋扇云。白馬津頭驛路邊。陰森喬木帶漪漣。夕陽一馬匆匆過。夢寐如今十五年。本集不載。見湟川集。

韓子蒼記李太白讀詩

韓子蒼云。舊傳李白幼不羈。爲昌明縣小史。已能五七言詩。嘗隨縣令至江邊觀溺水婦人。令哦詩曰。二八誰家女。漂來倚岸盧。烏窺眉下翠。魚弄口傍珠。下句不屬。太白率爾對曰。綠鬢隨波散。紅顏逐浪無。何因逢伍相。應是怨秋胡。令始奇之。

李伯時好鐘鼎古文奇字

李伯時公麟雅好鐘鼎古文奇字。自夏商以來。以先後次第之。聞一器則捐千金不少靳。所蓄日富。具爲圖記。蔡天啓嘗得商祖丁彝。李尤寶愛。因作詩以贈云。上泝虞姒亦易爾。下者始置周秦間。造端宏大町畦絕。往往世俗遭譏訕。蓋實錄也。

詠假山詩刺荊公

陳無已詩話云。某公用事。排斥端士。矯節僞行。范蜀公詠僧房假山曰。倏忽平爲險。分明假奪眞。蓋刺公也。某公、荊公也。予又嘗記一假山詩云。安石作假山。其中多詭怪。雖然知是假。爭奈主人愛云云。世以爲東坡所作。不知是否。

江子我作牛酥行

宣和初有鄧姓者留守西京以牛酥百斤遺梁師成江子我端友作牛酥行云有客有客官長安牛酥百斤親自煎倍道奔馳少師府望塵且欲迎歸軒守閽呼語不必出已有人居第一先其多乃復倍于此台顏顧視初怡然昨朝所獻雖第二桶以純漆麗且堅今君來遲數又少青紙題封難勝前持歸空慙遼東豕努力明年趁頭市

曾庶幾放猿絕句

吉水與敝邑接境有曾庶幾者隱士也五代時中朝累有聘召不赴故老有能記其放猿絕句云孤猿鎖檻歲年深放出城南百丈林綠水任君連臂飲青山不用斷腸吟

李漢老爲梅詩託意

李漢老建炎末自簽樞遷右轄未幾遷知院前後二三月而罷因爲梅詩以託意云綿霜歷雪忽開遲風笛無情抵死吹鼎實未成心尚苦不甘桃李傍疏籬

王公祐贈率子廉三絕

東坡作率子廉傳略云禮部侍郎王公祐出守長沙奉詔禱南嶽訪魏夫人壇察其異載與俱歸居月餘落漠無所言復送還山曰今當以詩奉贈既而忘之晝寢夢子廉來索詩乃作二絕句書板置閣上云云末又云公詩不見全篇書以遺其曾孫輩使求之家集而補之予嘗見王所贈率凡三絕句不止于二也

其一云。下瞰虛空臨絕澗。上排煙霧倚山巔。四邊險絕無猿鳥。獨臥深雲二十年。其二云。古屋黃崖映月關。年年常伴白雲閒。餱糧丹火何從出。四面無人見下山。其三云。心意逍遙物莫知。山中山下識人稀。想君絕慮離塵土。不是王喬卽令威。幷有詩序云。率君者。容貌高古。雅性混然。故機神妙用。無得而窺也。予訪于山中。耆艾緇黃摘人瑕釁者。皆言率君出處不見其迹。殆非凡人也。予景慕無已。因爲詩三章寄贈云。

荊公親札詩

荊公嘗任鄞縣令。昔見一士人收公親札詩文一卷。內有兩篇。今世所刋文集無之。其一馬上云。三月楊花迷眼白。四月柳條空老碧。年光如水盡東流。風物看看又到秋。人世百年能幾許。何須戚戚長辛苦。富貴功名自有時。簞瓢捽茹亦山雌。其二書會別亭云。西城路。居人送客西歸處。年年卽問去何時。今日扁舟從此去。春風吹花落高枝。飛來飛去不自知。路上行人亦如此。應有重來此處時。

詔草非諫草

陳後山云。歐陽公謂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燕歸。誠爲佳句。但進諫必以章疏。無眞用藁草之理。案此詩。乃太宗朝王操投贈李昉相國詩。不若印粲與徐翰林詩云。諫書未上先焚草。御筆曾傳立制麻。粲、五代人。然予見雅言系述載操詩乃詔草。非諫字。

毛達可稱陳克杜子美不是過

毛友達可內翰守鎭江時賀方回以過客留寓一日陳克繼至同會于郡樓卽席克賦詩所謂徘徊臨北顧悵慨俯東流是也毛稱賞曰雖杜子美不是過矣翌日賀求去毛留之且訝去亟賀曰一郡豈容有兩箇杜子美二公相與大笑

田承君記姚嗣宗

田承君記姚嗣宗題崆峒山寺壁云南粵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笑相語飽聽松聲春晝眠范文正公帥延綏因巡邊見之大驚索之不得久之表爲幕府姚有詩踏破賀蘭石埽淸四海塵而張元竟走西夏爲邊患張亦有鸚鵡詩卒章有好置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人家姚又有述懷詩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靑天張亦有雪詩云五丁仗劍決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戰死玉龍三十萬敗鱗風卷滿天飛

秦益公賞孫仲鼈詩

光堯賜御書秦益公一德格天之閣牌一時縉紳獻詩以賀惟孫仲鼈一聯爲秦所賞云名向阿衡篇裏得書從復古殿中來生日四方賀詩尤多嘗取其三聯云朝回不入歌姬院夜半猶看寒士文友邦爭問年今幾天子恨無官可酬建業三公今始有靖康一節古來無蓋取其親切耳蜀人李善詩無窮基有無窮聞第一人爲第一官其後言者以爲過有旨禁之仍著令然前輩類多有之如荊公東坡皆有曾魯公張文定生日詩

劉莘老和王定國雪中絕句

劉莘老丞相和王定國雪中絕句。袁安只有高眠興。謝朓空餘後會難。十萬健兒春瘴近。飛花宜過海南山。定國云。公無乃學歐陽公邪。劉爲之一笑。蓋晏元獻爲樞密使時。西師未解嚴。會天雪。陸子履與歐公同謁之。晏置酒西園。歐卽席賦詩。有主人與國同休戚。不惟喜悅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晏由是銜之。語人曰。韓愈亦能作言語。作裴令公宴集。但云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劉和詩時。政元豐間。朝廷方問罪安南。故定國援以爲戲。

曾郎中獻秦益公十絕句

紹興壬戌。朝廷旣罷三大將。息兵議和。曾郎中惇時守黃州。獻書事十絕句于秦益公。秦繳進于上。上喜。與陞擢差遣。任滿除台州。詩云。黃泥坂下雪猶深。赤壁磯頭江欲平。驛吏西來聞好語。蕃人已出蔡州城。和戎詔下破羣疑。無復旄頭彗紫微。屈己銷兵宜有報。先看長樂版輿歸。吾君見事若通神。兵柄收還號令新。裴度只今眞宰相。勒碑十丈可無人。淮上州州盡滅烽。今年方喜得和戎。問誰整頓乾坤了。學語兒童道相公。連營貔虎氣如雲。聽詔人人願立勳。汚鄂靳黃一千里。更無人說岳家軍。田父今年作社頻。邊頭聞見一番新。官軍不斫人家樹。各自持錢去買薪。江頭柳木已參天。柳色花光日日妍。驚怪田家頻得醉。今年斗米不論錢。郵郵準擬十分禾。老稺扶攜笑且歌。租稅況今黃紙放。陽城元自拙催科。淮畔風塵自此清。斯人還喜見昇平。田家盡說今年好。要雨雨來晴便晴。百丈岩峨賈客船。張帆打鼓下長川。路人

指點幾垂淚。江道無來十六年。其三章稱裴度只今眞聖相者。李義山韓碑詩云。帝得聖相相曰度。蓋取晏子春秋云。仲尼、魯之聖相也。其五章云岳家軍者。蓋時江左三大將。皆以家稱之。

韓子蒼詠太平宰相

韓子蒼獻王將明生日二十絕句內一絕句云。萬里青霄發軔時。驊騮絕足看奔馳。太平宰相何人識。惟有巫咸得預知。蓋王父行可初知臨泉時。將明爲編修官。行可問異人王老志他日官所至。書太平宰相四字遺之。卽以墨塗滅其字。前詩敍此耳。

宋文淵詩

諫議宋文淵齊愈宮詞云。禁城春水碧溶溶。洗出桃花萬片紅。葉上細看無一字。始知無女怨春風。睢陽道中云。竹溪咽絕雨纔通。無數深紅間淺紅。山店落英春寂寂。青旗吹盡柳花風。向來松檜喜無恙。坐久復聞南澗鐘。隱隱修廊人語絕。四山滴瀝雪鳴風。

晁以道詩爲絕唱

東萊先生呂居仁云。晁以道詠之西池唱和詩。旌旗太乙三山外。車馬長楊五柞中。柳外雕鞍公子醉。水邊紈扇麗人行。殆絕唱也。

高秀實和高郵道中詩

呂居仁云。高秀實茂華。人物高遠。有出塵之資。其爲文稱是。嘗和余高郵道中詩。中塗留眼看星聚。一夕

披顏覺霧收之句。便覺余詩急迫。少從容閒暇處。

汪信民寄謝無逸詩

呂居仁云。汪信民革嘗作詩寄謝無逸云。問訊江南謝康樂。漢堂喬木想扶疏。高談何日看揮麈。安步從來可當車。但得丹霞訪龐老。何須狗監薦相如。年來更勵於陵節。妻子同鋤五畝蔬。饒德操見此詩謂信民曰。公詩日進而道日遠矣。蓋用功在此也。

詩熟便是精妙處

衆人方學山谷詩。晁叔用獨學老杜詩。衆人求生西方。特高秀實獨求生兜率。叔用嘗戲謂呂。我詩非不如子。只是子差熟耳。呂戲答云。只熟便是精妙處。叔用大笑。以爲然也。

李方叔詩文

呂居仁云。李廌方叔嘗作寒食詩云。千株蜜炬出嚴闉。走馬天街賜近臣。我亦茅簷自鑽燧。煨鍼燒艾檢銅人。又贈汝州太守詩云。安得吾王四百州。皆如此邦二千石。方叔祭東坡文云。皇天后土。實表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復收自古英靈之氣。

養病不如閒

滎陽公紹聖中謫居歷陽。閉戶卻埽。不交人物。嘗有詩云。老讀文書與易闌。須知養病不如閒。竹林敧枕虛堂上。臥看江南雨後山。

潘邠老詩

邠老送山谷貶宜州詩。可是中州著不得。江南已遠更宜州。山谷極稱賞之。

李尚書賞秦少游詩

李尚書公擇初見秦少游上正獻公投卷詩云。雨砌墮危芳。風簷納飛絮。再三稱賞云。謝家兄弟得意詩。只如此也。

東坡稱重黃魯直詩

歐陽季默嘗問東坡。魯直詩何處是好。東坡不答。但極稱重黃詩。季默云。如臥聽疏疏還密密。曉看整整復斜斜。豈是佳邪。東坡云。此正是佳處。

能改齋漫錄卷十二

記事

清直勇

傅堯俞、字欽之。素善安石。時方變新法。公以母服除至京師。安石謂公曰。朝議紛紛。今幸公來。議以待制諫院奉還矣。公謝曰。恩甚厚。但恐與公新法相妨耳。因爲言新法之不善。安石怒。乃以爲權同判內銓。溫公嘗歎曰。清直勇。吾于欽之畏焉。洛之君子。邵雍曰。欽之至清而不耀。至直而不激。至勇而能溫。此爲難耳。人以雍言爲然。

窮達有命

唐介、字子方。仁宗朝。孫參政抃薦公復爲御史。或問曰。聞君未嘗相識而遽薦之。何也。孫答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也。公後以風力稱。公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言。桃李未嘗爲汝輩栽培。而荊棘則甚多矣。然窮達有命。汝等惟自勉耳。

王子野樂黨

范文正以言事貶。公率子弟薦留數日。時方治黨人。大臣讓公曰。何苦自陷黨人。公曰。范公、天下賢者。若得涉之幸矣。

不許冒籍欺君

陳君行嘗謂子弟曰仁義禮智信是常等若不守是不等也其不等者不正也君行又嘗自處州入京師至泗州其子弟請先行君行問其故曰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府戶取應君行不許曰汝處州人而戶貫開封欲求事君而先欺君乎寧遲數年不可行也

范淳父焚進論不應賢良

范祖禹淳父極爲司馬文正獎識嘗爲進論求教于公公每見則未始有可否淳父疑而質于公公久而言曰子之進論非不美也顧念世人獲甲科者絕少而子既已在前列而復習進論求應賢良以光觀之但有貪心耳光之不喜者非爲進論也不喜子有貪心也淳父于是焚去進論不應賢良

呂公教讀書要字字分明

滎陽呂公教學者讀書須要字字分明仍每句最下一字要令聲重聲重則記牢

儒者讀書無用處

程伯淳言今僧家讀一卷經使要經便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卻只開讀了都無用處

富家翁愛其弟

大丞相馮公當世記富家翁有宅於邨者親旣終堂其兄甲不忍羣鴈異飛而友愛其弟乙甚厚乙安樂之未嘗有違言久之乙旣有室不令日咻其夫使叛其兄乙牽于愛而聽之而甲之所爲無不善者欲開

覺隙而無其端。于是甲有善馬。愛之甚至。雖親舊求借。輒以他馬代之。乙欲激其怒。乘甲之馬出。杖折其足。甲歸而見之。且喻其意。謂其僕曰。去之而新是圖。甲復有花藥之好。列檻數十。皆名品也。且其手植焉。灌溉壅培。不倦其勞。乙又將緣是以激之。乘閒鋤而去之。甲曰。吾欲去是久矣。而未果也。因犁其地而殖之穀。乙悟其非。且將悔之。而其室未厭也。甲既鰥處而有愛妾。若將終身焉。處之側室。未嘗一與家事。其婦踵門而數之。詬罵毀辱。無所不至。妾不能堪而訴其主。甲曰。吾之過矣。因逐其妾。其婦聞之。媿汗浹背。且曰。妾不幸。不及事舅姑。而無以爲學。以至于此。而不知伯氏之德量如是之寬裕也。乃正冠帔而拜于庭。以謝不敏。卒爲善婦。以相其夫而肥其家。若甲者。可謂賢矣。求之古人。若張公藝可以配之。當世且言偶忘其姓氏。懼其湮沒而無聞也。故書其大槩。以俟太史氏。

寧受人欺不可使好賢心替

正獻呂公嘗薦常夷甫秩。後差改節。呂對程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可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

三代威儀盡在是

明道先生嘗至天寧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

李定公好儒學

李良定公、魏國大長公主所出。雅好儒學。其帥鄆日。每春大閱戰士。必先詣宣聖廟。延講經書。飲諸生。然

後始及武士識者以爲得禮。

和買絹

本朝預買納絹。謂之和買絹。案玉壺清話與澠水燕談二書。皆以爲始于祥符初。因王旭知潁州。時大饑。出府錢十萬緡。與民約曰。來年蠶熟。每貫輸一縑。謂之和買。自爾爲例。而澠水燕談又以爲其後李士衡行之陝西。民以爲便。今行天下。于歲首給之。予案范蜀公東齋記事稱是太宗時馬元方爲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乏絕時。豫給庫錢貸之。至夏秋令輸絹于官。預買紬絹。蓋始于此。以三書考之。當以范說爲是。蓋范嘗爲是官耳。予讀詩人袁陟世弼所爲墓誌序。其當仁宗時爲太平州當塗知縣。且言江南和市紬絹。豫給緡錢。郡縣或以私惠人而不及農者。當塗尤甚。世弼自爲條約。細民均得之。乃知太宗之所以惠愛天下多矣。而其後以鹽代錢。以爲縑直。又其後也。鹽亡而額存。然後知左氏所謂作法于涼。其說不誣也。

仁宗厚遣公主

仁宗皇帝守成。皆遵先朝法度。時久無嫁公主事。晚年止一公主。欲厚遣之。恐踰舊章。乃詢皇姑魏國大長公主當年下嫁體例。公主以帝止有一女。不可以己爲比。言多則實無。言少則恐沮帝意。乃答以歲月之久皆忘記。帝始加厚其禮以遣焉。

正叔不認姪者罪

李侍郎若谷守幷州。民有訟叔不認其爲姪者。欲併其財。累政不能直。李令民還家毆其叔。民辭以不敢。

李固強之。民如公言。叔果訟其姪。因而正其罪。分其財。

曹瑋行兵

曹宣徽瑋守秦。有功名。能撫士。一日行兵。將及頓。日已西矣。乃申令更前二十里。宿于某鎮。軍中不樂。而令曰。仰某鎮務酒不得沽與百姓。只沽與一行軍人。由是大衆奔赴。不以爲勞。

夏英公好古器珍玩

夏英公好古器。奇珍寶玩。每燕處則出所祕者。施青氈列于前。偃臥牙牀。瞻視終日而罷。月常數四如此。

張程學

張戩天祺與弟載子厚。關中人也。關中謂之二張。篤行不苟。一時師表。二程之表叔也。子厚推明聖學。亦多資于二程。呂大臨與叔兄弟。後來蘇昞等從之學。學者號子厚爲橫渠先生。天祺爲御史。正獻呂公之薦也。二程與橫渠、從學者既盛。當時名其學爲張程。

吳觀音

吳侍郎待問。建安人。其父曰長者。平生惟訓童穉以自晦。里人以其長厚。目爲吳觀音。所生四子。參政育。樞密充。又京方並登進士。爲朝臣。諸孫十皆京秩。侍郎于京師遇鄉人至。必命子孫出見而列侍焉。

狄武襄不知體

武襄狄公青、平儂智高。以用延州舊府蕃落騎兵之效。及歸。狄欲將此一軍。乞于講武殿閱武試。冀仁宗親覩其驍勇。俄而奮擊號呼。一如臨敵。飛矢至殿陛。仁宗遽移御坐而中官前蔽。再三申命。方止。識者鄙其不知體。楚軍遂驕。因遣還邊。

狄武襄不去黥文

狄武襄自拱聖長行至節度使平章事。世多言狄之隸籍與參政王堯臣作狀元之年同。後亦爲兩府。仁宗以其然。命王諭狄去其黥文。狄謂王曰。青若無此兩行字。何由致身于此。斷不敢去。要使天下健兒知國家有此名位待之也。議者韙其言。

石刻戾會

元祐韓中丞相玉汝帥長安。修石橋。督責甚峻。邨民急于應期。率皆磨石刻以代之。前人之碑盡矣。說者謂石刻之一戾會也。

貴賤在命

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侍爭辯。聲聞御前。仁宗召問之。甲言貴賤在命。乙言貴賤由至尊。帝默然。卽以二小金合各書數字藏于中。曰。先到者保奏給事有勞推恩。封祕甚嚴。先命乙攜一往內東門司。約及半道。命甲攜一繼往。無何。內東門司保奏甲推恩。仁宗怪問之。乃是乙至半道。足跌傷甚。莫能行。甲遂先到。

兩王難當二堂

蜀先主祠。在成都錦官門外。西挾卽武侯祠。東挾卽後主劉禪祠。蔣公堂帥蜀。以禪不能保有土宇。因去之。大慈寺有蜀後主王衍銅像。程公堂權帥。毀以鑄鐘。蜀語曰。任是兩王。難當二堂。

曾魯公與旁舍生錢償鬻女直

謝逸記曾魯公布衣游京師。舍于市側。旁舍泣聲甚悲。詰朝。過而問之。旁舍生意慘愴。欲言而色愧。公曰。若第言之。或遇仁人。戚然動心。免若于難。不然。繼以血無益也。旁舍生顧視左右。欷歔久之。曰。僕頃官于某。以某事而用官錢若干。吏督之且急。視其家無以償之。乃謀于妻。以女鬻于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愛弛色衰。則棄爲溝中瘠矣。吾士人也。孰若與我。旁舍生踧曰。不意君之厚貺小人如此。且以女與君。不獲一錢。猶愈于商人之數倍。然僕已書券納直。不可追矣。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券。彼不可則訟于官。旁舍生然之。公卽與四十萬錢。約曰。彼三日以其女來。吾且登舟矣。俟若于水門之外。旁舍生如公教。商人果不敢爭。攜女至期以往。則公之舟無也。有詢旁舟之人。則曰。其舟去已三日矣。其女後嫁爲士人妻。逸自言元祐八年至京師。得于鄴郡黃正叔。以爲公墓刻不載。故惜其不傳。因書其大略云。

樊若水案所仇家酒額因破其家

樊若水。江南人。貧甚。遊索鄉人不爲禮。後北遊。建策置浮橋采石以渡天兵。江南平。擢爲本路轉運使。所仇之家方開酒場。樊乃于歲除日賣酒衆多之次。案其所入以爲額。其家坐是輸納不逮。家遂破焉。

馬知節直誠不善書

眞宗朝簽書樞密院馬公知節武人方直任誠眞宗東封下至從臣皆齋戒至嶽下撫問執政曰卿等在路素食不易時宰相臣寮有私食驢肉者馬乃對曰亦有打驢子喫底及還都設酺宴開封府命史屏出貧子隔于城外上御樓見人物之盛喜顧宰臣曰今都城士女繁富皆卿等輔佐之力馬乃奏曰貧底總赶在城外左右皆失色眞宗以爲誠而親之事多類此馬公一日從駕遊幸羣臣皆賦詩馬素不習文眞宗強之既奉曰臣不善書乞宣陳堯叟與臣書眞宗如其言陳時爲首樞議者惜之

狄武襄一鼓而破儂智高

仁宗以廣源蠻儂智高寇嶺外陷數州乃遣狄武襄出督戰用延州蕃落騎兵一鼓而破捷至帝愀然無喜色曰殺人多乎

陳諫議償直取馬

太尉陳堯咨爲翰林學士日有惡馬不可馭蹏嚙傷人多矣一旦父諫議入廐不見是馬因詰閽人乃曰內翰賣之商人矣諫議遽謂翰林曰汝爲貴臣左右尙不能制旅人安能畜此是移禍于人也亟命取馬而償其直戒終老養焉其長厚遠類古人

章郇公與丁晉公會博

章郇公作正字日寒食與丁晉公會博勝且厚丁翌日封置所負銀數百兩歸公明年寒食復博而郇卻

負于丁。丁督索甚急。邨卽出舊物以償之。而封緘如舊。塵已昏垢。丁大服其量。

造九鼎

玉仙觀在京城東南宣化門外七八里。陳州門是也。仁宗時。有陳道士修葺亭臺。栽花木甚盛。呂氏家塾記云。一日學院諸生偕往。見石一截。黃色。用木牌標記曰。萬年松化石。僉曰。如何對得。晉之叔曰。三日雨爲霖。呂氏所記松化石。乃西川物耳。徽宗崇寧四年歲次乙酉。製造九鼎。案製造官魏漢律狀云。承內降鑄造鼎鼐。內帝座鼐。如天之正畢之數。外有六圜。若易之六爻之象。中疊五重。以應九五之龍。惟上九虛之。其五重。謹案師旨。合用萬載松化石幷龍牙石。各一尺二寸爲一重。用松石一塊。周圍第二圜用龍牙石一塊。亦用寶器捧。第三圜第四圜各用松石一塊。亦高一尺二寸。第五圜用龍牙石一塊。如乾之六爻。上九之爻。所有合用龍牙石幷萬年松化之石。自皇祐間西川取到。祇備造鼎。今見在城南玉仙觀內。有此石五段。松石三。龍牙石二。並堪充今律鼎中五圜使用。伏望詳酌。獨賜指揮下所屬取索前來應副。然則崇寧所用松化石五段。乃呂氏所記之石也。據魏漢律狀稱皇祐間西川取到。祇備造鼎。乃知仁宗朝已嘗議造九鼎。

監酒要術

乖崖張公嘗有監務之官而辭于公。因以請教。公曰。監酒稅之法。初無多言。但好醞酒剩饒人。則沽者衆矣。卽是要術。

狀元焦

元豐八年。尚書戶部侍郎李定權知貢舉。給事中兼侍講蔡卞起居舍人朱服同權知貢舉。其夜四鼓。開寶寺寓禮部貢院火。承議郎韓玉。冀王宮大小學教授兼穆親宅講書翟曼。奉議郎陳之方。宣德郎大學博士馬希孟皆焚死。其後別更得焦蹈爲魁。諺曰。不因開寶火。安得狀元焦。

張天覺論詞臣之文

張天覺嘗乞擇詞臣而言。蓋自近世文館寂寥。向者所謂有文者。歐陽修已老。劉敞已死。王珪王安石已登兩府。後來所謂有文者。皆五房檢正三舍直講。崇文檢書間有十許人。今日之所謂詞臣者。曰陳繹曰王益柔曰許將是已。臣嘗評之。陳繹之文。如款段老驥。筋力雖勞而不成步驟。王益柔之文。如邨女織機杼。雖成幅而不成錦繡。許將之文。如稚子吹塤。終日喧呼而不合律呂。此三人者。皆陛下所用出詞令。行詔誥。以告四方而揚于外庭者也。今其文如此。恐不足以發帝猷。炳王度云云。

閻立本畫

博陵閻公總章右丞相。終于中書令。藝兼後素。時謂丹青神化。此其蹟也。唐人張彥遠出鳴琦三相家。風流博雅。著書記曆代畫。第閻上品而西域圖在所錄。又言王知愼亦搨之。則傳世者非一本。此弊刺諸馬多闕而剪髮二人全失之。比見摹本自高麗來。采筆殊惡。而馬之瀝乳者與人之剪髮者皆全。信外國自有唐時摹完本。今取其全者備見之。且以浚都世臣大家祕藏圖史。以奇勝相高者極衆。至于閻蹟乃少

遇。其惟呂申公家有唐太宗步輦圖。引祿東贊對請公主事。皆傳寫一時容貌。贊皇李衛公小篆。其語采色神韻。與此同出一手。而張記亦曰。時天下初定。外國入貢。詔立本寫外國圖。而注指西域。則奉詔所爲者。卽謂是耶。信眞蹟果不足疑。舊傳其書狄梁公之蹟。觀其端重和勁。稍不類褚薛。亦或當然。竊嘗愛彥遠多識。著論得雅馴。引謝安言。韋誕書淩雲臺。已釘榜籃懸去地二十五丈。及下鬚眉盡白。因戒子孫絕楷法。而王子敬正色詆之曰。仲將魏大臣。豈有此。信如所說。魏德之不興。迺以子敬爲知言。因論閻令既爲星郎。不當有臨池之辱。況太宗治近侍有拔紹之恩。接下臣無撞郎之急。豈得不通官籍。直呼畫師。以至丹青之譽。非輔相之才。丹青固不足以輔相。而所以爲輔相。乃不在丹青。淺薄之俗。舉一廢百。而輕藝嫉能。一至于此。良可於邑。由是言之。窮神之藝。自不妨閻令之賢。斯人果賢。適增畫重。愚因取其說而併書之。元祐六年辛未九月。龍眠山人李公麟伯時題。右伯時跋閻立本西域圖。盧陵王方贊侍郎家有之。其孫瓌夔玉寶藏之。大觀閒開封尹宋喬年言之省中。詔取以上進。時盧陵令張達漕郡法掾吳祖源被檄委焉。因竊摹之。于是始有摹本。有張天覺跋云。崇寧甲申十二月甲寅。夔玉舟過善溪。盡得其家藏閻令王維王宰韓幹邊鸞周昉畫閻之佛書曰。心如工畫師。畫之妙出于心。猶足以濡毫設色。造化物像。況心之妙薰以正法。無間斷哉。信安程俱致道有詩云。大塊浮空轉兩輪。越南燕北共毫塵。齊州古莽應相笑。夢覺何人定識眞。黃岡何頡之斯舉亦有詩。窮荒未信子年欺。自笑山林老一枝。海上常思龜殼倦。天涯欲化烏工窺。丹青閻令如曾到。氣俗張騫舊獨知。公喜著書尤博雅。山經暇日補殘遺。

俞溫父判語

利州路憲俞溫父判狀。多云。送某州縣依條施行。時提舉常平謝皓。新改官。卽除監司。笑謂俞曰。使者判語誠不易。溫父曰。州縣英俊多。若一字有誤。所損不細。正要如此。

神霄樂鬱羅蕭臺

林靈素建議。依倣宮商角徵羽別定五聲。制神霄樂。劉棟密奏。臣民事物。皆可有二至于宮聲。豈有二哉。徽宗感悅。嘉其愛君。卽除中散大夫。直龍圖閣。棟辭不受。棟字守翁。棣州人。初以八行舉。遇可韓司丈人。授以景虛玉陽鐘法。徽宗依其說。命鑄鐘十二。召九天範金隨律。月成一鐘。排黃麾仗。奉安于寶籙宮。鐘備成。授通直郎。靈素又建議築鬱羅蕭臺。高一百五十尺。以祭天。棟言圓壇事天。古今通制。高八十一尺。數之極也。豈可別築臺以祭。數又加倍哉。徒勞人瀆神。恐非天意。遂已。

詩帥許王沂公遠大

王沂公狀元及第。還青州故郡。府帥聞其歸。乃命父老倡樂迎於近郊。公乃易服乘小衙由他門入。邊謁守。守驚曰。聞君來。已遣人奉迎。門司未報。君何爲抵此。王曰。不才幸忝科第。豈敢煩郡守父老致迓。是重其過也。故變姓名誑迎者與門司而上謁。守歎曰。君所謂眞狀元矣。遂許之遠大。

歐陽文忠服章郇公非賣恩

章郇公在中書。歐陽文忠公初自夷陵縣令貶所回。復館職。通判滑州。以書與公求一郡。公答之。無可意。

文忠不悅。俄而擢知諫院。一年中歷三字。直龍圖。爲學士。河朔都轉運。文忠始服公非賣恩者。

諫院得人御史稱職

仁宗慶歷初。急于用賢。當時有聲望者。王兵部素。歐陽校理修。余校理靖。魚工部周詢四人。並命作諫官。朝野相慶。時惟魚望不及三人。蔡君謨時爲校勘。乃爲詩慶之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士林相賀復相懽。魚聞之。乃曰。予不預士論。何顏復當諫列。遂乞辭職。朝廷從之。乃過臺爲御史。卽除蔡代知諫院。是時。諫院號稱得人。魚在臺亦稱職。旋拜中丞而卒。

曾魯公責妓訟官吏

曾魯公尹天府。前政以不辨善惡而去。公至未三日。有倡妓訟官吏宿其家。公得牒。審其意在譖毀。公殊不形聲色。唯命檢閱有無胎孕。既得驗狀無有。始責以故欲穢汚衣冠。重刑而械之。都下善良。翕然稱頌。小人畏縮。旋卽執政焉。

國家養賢不與士卒同

乖崖公張詠嘗典陳州。漕使檢點米倉。見近納不當支者有新印。疑而詰主吏。吏答以月支官吏俸米。漕移文詰公。公批于後曰。國家養賢不與士卒同。付案不行。卽時遣送漕。自出衙門。坐于樓下。俟送漕使。漕使不得已。倉皇而行。

陳諫議家法甚嚴

陳諫議省華三子。堯叟咨皆舉狀元。堯佐亦行閒中第。後堯叟至樞相。堯咨至節度使。堯佐至丞相。而諫議家法甚嚴。堯叟娶馬尚書亮女。日執饋馬于朝路語諫議以女素不習。乞免其責。諫議答云。未嘗使之執庖。自是隨山妻下廚耳。馬遂語塞。

章郇公代副樞叱報慶者

章郇公在翰林十二年。當劉太后時。人多徼倖以希大用。公乃中立不倚。晚遷承旨。最爲久次。及副樞李公諮卒。公始代之。時有親吏聞命。卽徑造齋閤報慶。公厲聲曰。無妄語。乃叱出之。

宋參政不奏補奴隸

宋參政綬常患仕路人色多冗。其在政府。例得奏奴隸補班行。公獨不奏。議者佳之。

杜祁公通變

杜祁公兩帥長安。其初多任淸儉。宴飲簡薄。倡妓不許升廳。服飾麤質。袴至以布爲之。及再至。事體皆變。筵會或至夜分。自索歌舞。或繫紅裹肚勒帛。長安父老見公通變。皆曰。杜侍郎入兩地去。旋踵召知天府。入樞密。遂爲相焉。

柴主與李主角富貴

仁宗朝。駙馬柴公宗慶與駙馬李公遵勗連袂。柴主賢而李亦賢。柴主欲與李主角富貴。李先詣柴第。柴之夫婦盛飾以爲勝。左右皆草草。次及柴主之過李第。李之夫婦道裝而已。左右皆盛飾。徐出二子示曰。

予所有者二子耳。柴頗自愧。士論高之。後柴無子。所積俸緡數屋。未嘗施用。及柴薨。悉上送官。

對徽宗詩句

徽宗嘗作詩句。命蔡少保居安賜元長云。相公公相子。元長遽對以進曰。人主主人翁。徽宗又因宴近臣製詩語云。北斗七星三四點。唯曹希蘊能對之云。南山萬壽十千年。

公主稱

本朝制度多循用前代故事。皇女稱公主。姊妹稱長公主。諸姑稱大長公主。至徽宗末年。一例改作帝姬。建炎元年六月八日。臣寮建言不便。以爲古者婦人稱姓。故周曰王姬。猶宋子齊姜之類是也。本朝爲商後。非姬姓。不可以稱。用是改正。

四亥四丑

章子厚乙亥年生。與曾子宣同年。曾子宣以丁亥月辛亥日己亥時。子厚遂呼子宣作四亥公。然蕭注亦以癸丑年生乙丑月乙丑日丁丑時。亦是四丑。

閏不同

神宗元豐元年。歲在戊午。閏正月。時知定州辭向緻大遼國所印歷日。稱閏月乃在十二月。與本朝不同。乞送司天監重定。時議者以兩朝賀正之禮爲疑。而臺章以爲正朔爲大。賀正爲小。兩國之閏不同。卽不過本朝之使。先期而賀正于彼。彼國之使。後期而賀正于此。其于後先正相去約二十來日而已。料彼必

不肯改以就此。則本朝豈得改而就彼乎。其後本朝竟不曾改。予記北夢瑣言路振九國志載王衍在蜀。閏丙戌年正月。後因胡秀林向隱異同。俾于界上求得唐歷。乃閏乙酉年十二月。遂改用之。乃知古來有此事也。

王祐植三槐

太祖疑大名符彥卿跋扈。命知制誥王祐往察之。謂曰。汝能爲吾辨此。當任汝在趙普之右。祐還。言彥卿但恃舊驕恣耳。實無異心。臣請以百口保之。上怒。貶祐華州行軍司馬。將行。植三槐于第中。便坐曰。吾中子他日必位三台。貶十二年。乃得還京師。祐曾孫克云。王太尉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爭財爲不義耳。

曾滁州誤呼庫爲庫

曾子開知滁州。覽訟牒。誤呼庫爲庫。其人云。某姓庫。子開遽于庫字上增一點。云。庫豈有點乎。然南北朝有庫狄者。周有少師庫狄峙。北齊有宣都郡王庫狄伏連。皆複姓也。後漢亦有輔義侯庫鈞。古又有獨姓庫者。庫音赦。廣韻音始夜切。又齊有庫狄迴洛。庫狄盛。庫狄干。又周有庫狄昌。蓋本無庫字。後人除一點以爲庫別耳。

曾公亮得龍脊王荊公得龍睛

陸農師云。相家說龍。人臣得其一體。當至公相。如曾魯公公亮得龍之脊。王荊公安石得龍之睛。

箕子易牙名

箕子名胥餘見司馬彪注莊子。于他書不見。易牙名巫。易牙其字也。見孔穎達左傳疏。

杜祁公問賈黯以生事有無

賈黯以慶歷丙戌廷試第一往謝杜公。公無他語。獨以生事有無爲問。賈退謂公門下客曰。黯以鄙文魁天下而謝于公。公不問而獨在于生事。豈以黯爲無取邪。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爲顯官。亦不能不俯仰。由是進退多輕。今賈君名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爲顯官。則又不問可知。衍獨懼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之輕。而不得行其志焉。何怪之有。賈君爲之歎服。

甘露

紹興辛亥冬。撫州祥符觀松降甘露若飴。有郎官徐其姓者。獻甘露古松詩于太守。其詩略曰。仙臺之陽石壇東。下有亭亭太古松。又曰。至誠感格合天意。露零青松眞上瑞云云。太守以爲祥。因奏于朝。坐言章罷郡。先人時謂予曰。熙寧六年冬。建昌軍距城五里。甘露降于進士徐上交別業大松上。濃厚如酒。其味香甜。上交折獻于太守張郎中子方。子方率僚屬觀之。欲以上聞。路過鳳凰山下。牧童見車馬皆叫呼曰。此山松上亦多甘露。何獨彼邪。各持松葉餂弄。以示不誤。時有野夫賣藥于市者。語人曰。太守不察耳。何者爲甘露。露從天降。必偏于數畝。豈止松乎。吾嘗客華陰。縣民亦有以甘露告縣者。令因出案之。有道人笑焉。令怒。械繫之。道人曰。譬如人身精液流通。均布六七十年中。若夫壽促。必涌併于未死之前。此松殆

將槁耳。官人若不信。請寬我以俟。明春此松必不榮也。令如其說。至期果驗焉。軍民得其說因省。景祐丙子城西天慶觀松昔嘗一枝有甘露。因往驗之。昔時甘露所降之枝果已先朽。張守因不復奏知。先人因言鄉里松有甘露亦甚多。其實非也。乃松液耳。

荀卿爲孫卿

戰國時荀卿姓荀名況趙人所著書號荀子。後有跋尾云爲說者曰孫卿不如孔子是不然也。其後又稱孫卿者四。唐楊倞注云爲說者已下荀卿弟子之辭。嘗疑以荀爲孫未曉所謂。偶見孔穎達曰漢宣帝諱詢故轉爲孫。

斥中貴

洪玉父云。祖宗時非特士大夫能立節義。亦自上之人有以成之耳。張乖崖再任成都日。夜分時城北門申有中貴人到要請鑰匙開門。公令開既入見。公謂曰朝廷還知張詠在西川否。況川中兩經兵寇。差詠治亂。令中貴人入川比欲申地主之禮。如何須得中夜入城。使民驚擾。不知有何急公幹當中貴曰。銜命往峨眉山燒香。公曰待要先斬後奏。或先奏後斬邪。中貴悚懼曰。念某乍離班行。不知州府事體。公曰若如此道即是。卻令出北門宿。來早入衙下牓子云。奉敕往峨眉山燒香入內。內侍省王某參。公判牓子既銜王命。不敢奉留。請于小南門出去。其嚴正如此。又曾魯公以侍讀守鄭州。有廢疾中貴人在郡寄居。多沽私酒。恃結連內侍。輕州縣不法。公始善諭之。俾自悛戢。輒出大言。公命吏搜捕。盡得其釀具。依法盡行。

遂奏乞中官老廢者不得家外郡。朝廷喜之。眞宗朝。黃震知亳州。永城縣瀕汴河。例至冬涸。朝廷遣中官促州縣科民開淘。時中官多任喜怒。非理箠撻役民。黃憤然毆之。中官卽捨役赴闕自訴。帝問曰。黃震緣何毆汝。中官奏云。言是我百姓。汝安得亂打。帝嘉其言。卽敕中官赴黃門杖二十。黃後爲才吏。仕至發運使。

高氏出太皇以有陰德之助

太宗親征北狄。直抵幽州。圍其城。俄一夕大風。軍中虛驚。南北兵皆潰散。而諸將多不知車駕所在。唯節度使高公瓊隨駕。上于倉卒中大怒諸將不赴行在。翌日欲行軍法。高奏曰。夜來出不意。諸將若有知陛下所在。豈陛下之福邪。臣獲在左右。亦偶然耳。諸將不可罪。上悟。皆釋之。高之門出太皇太后。爲天下母。議者以爲有陰德之助。

楊文公辭誥潤筆與同列均分

楊文公億以文章幸于眞宗。作內外制。當時辭誥。蓋少其比。朝之近臣。凡有除命。願出其手。俟其當直。卽乞降命。故潤筆之入。最多于衆人。蓋故事爲當筆者專得。楊以傷廉。遂乞與同列均分。時遂著爲令。

曾魯公神明

曾魯公以侍讀守鄭州。時文潞公自長安召入中書。過鄭。方在宴席。俄報潞公失去銀盆。曾卽曰。郡人敢爾。必三日可獲。若公之從者自爲。則今日必擒。公未以爲然。逡巡果捕至。乃從者也。潞公驚。因謂曰。君知

即獲何也曾曰所至有捕盜者從人單露必須易敗潞公以爲神明遂引復翰林并開封至大用相三朝位侍中令守大傅使相致仕

唐公肅遠識

待制唐公肅雅有遠識先與丁晉公同舉進士劇相善居水櫃街與晉公宅相對一日朝廷自金陵召晉公將大用唐遂徙居州北避之虞部員外郎李畋往諮其由唐曰謂之入即大拜權勢日隆若數與往還事涉依附或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暮歲晉公黜嶺外李復謁唐唐曰果然蓋丁之才術乃唐李贊皇之流勳多而德寡任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不可以冢庶僚若太祖朝趙中令呂丞相居其上則丁之用不私位不危矣朝士莫不服唐之遠識

張知常不認同舍金

張知常在上庠日家以金十兩附致于公同舍生因公之出發篋而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公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至夜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輩謂公遺人以金人所能也倉卒得金而不認人所不能也此事縉紳類能言之而汪彥章爲公碑銘不載何邪

晏元獻節儉

晏元獻與兄手帖殊再拜莊客至知大事禮畢日月迅速哀痛無極奈何奈何記文本及寄殊生日衣服及孩兒孀子等信物甘子黃雀鮓等領訖地遠不須煩神用況人事有何窮盡知置得宅子大抵廉白守

分爲官。須隨宜作一生計。且安泊親屬。不必待豐足。嘗見范應辰率家人持千齋。自云。一則勸其淡素好善。次則減魚肉之價。聚爲生計。果置得一兩好莊及第宅。免于茫然。此最良圖。況宦游有何盡期。兼官下不可營私。魏四工部可爲戒也。然須內外各具儉嗇爲先。方可議此。殊家間僕使等。直至今兩日內破一頓猪肉。定其兩數。或回換買他魚肉。亦只約猪肉錢數。以此可久。此持久之術。是以常爲宗親及相知交游言之。建節之說。皆虛傳也。今邊事尙未息。須當他重委。乃建節。或兼且命。必不于優閒處用此職。況須因干求經營方受。殊一生不曾干求。況今雖經位極人臣。更何顏求覓。是以須待出于特命。且不能效人干請結託。以至勢須恬靜。若非久特差。則遠近高下。應難推避。不然。則必事能求請。凡虛傳者。但請勿信。古今賢哲有識知恥者。量力度德。常憂不能任者。不妄當負。以重愧責。是以終無僥求。其更識高者。非親耕不食。非親蠶不衣。闕壞數字。孺子之類是也。蓋功利不能及人。而坐受竊其膏血。縱無禍。亦須愧赧也。殊從來多介僻者。理在此。今因信略及之。此外希順變善居不備。弟殊再拜。十一哥贊善十一嫂縣君坐前。十二日。右晏元獻公手帖。予嘗謂公以童子被遇章聖。觀慶歷聖德詩名首諸公。則公之爲人可知也。方國家承五季文章卑陋。公師楊劉。獨變其體。識歐陽公。誦生。遂以斯文付之。宋之文于是視古無愧。功德如范富。氣節如孔道輔。咸出其門。然則仁宗治致太平。非公而誰。大抵善觀人者。不于其顯。必于其幽。不于其外。必于其內。以書規兄嫂。守官必曰廉。曰官下不可營私。當以魏四工部爲戒。首尾大約本于節儉。至引古人非親耕不食。親織不衣。茲非畏獨根諸中而不欺者邪。昔東坡跋歐陽公與其子書。戒其在官欲附致朱砂。乃知歐陽公所養。不無所自

矣。曾南豐與公同鄉里。元豐閒。神宗命以史事。其傳公云。雖少富貴。奉養若寒士。考公手帖。則曾傳可謂得實。而景文宋公草公謫辭云。廣營產以植私。多役兵而規利。宋亦公門人。而必爲此者。豈當時有不得已歟。沈存中著書稱。公對章聖語。臣非不樂遊燕。直以貧無可爲之具。臣若有錢。亦須往。後生晚進道聽塗說。以誣大賢。予乃知小說不足信。類如此。

蔡絛西清詩話

宣和五年十月乙丑。臣寮言。徽猷閣待制蔡絛私撰文一編。目爲西清詩話。其論議專以蘇軾黃庭堅爲本。奉聖旨。蔡絛特落職勒停。

徽宗賜王黼第御書七牌

宣和五年十二月。徽宗賜太傅王黼私第御書載賡堂。膏露堂。寵光亭。十峯亭。老山亭。榮光齋。隱庵七牌。

薛昂黜用史記西漢諱蔡京名

崇寧初。薛門下昂爲司成。士人程文有用史記西漢語者。薛輒黜落。元符中。嘗上殿乞罷史學。建炎初。言章謂薛爲蔡元長私諱其名。薛嘗對客語。誤及蔡京。卽自批箠其口。

鄭文肅案姦贓流馮士元

仁宗時。開封府豪吏馮士元挾狡數通貴要。多爲姦利。睚眦必中以禍。操制一府。畏甚于尹。都人目之爲京兆。鄭文肅天休知開封府。廉知罪惡。窮案姦贓。悉得其受賂撓法之狀。權貴多爲請者。了不以聽。獄具。

奏流海島。家沒償贓。轂下懍然。

蔣希魯建西學宋宏肖其像于文翁祠

禮部侍郎蔣堂希魯宜興人。仁宗時。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嘗召高才碩生會試府中。親較才等。勸成學者。于府學之側。別建西學。以廣諸生齋室。迄成而公移蒲中。其後轉運使毀之以增廨舍。既而常山宋公尚書至府。聞其事。歎惜久之。且欲成公意。乃卽其舊址。建文翁祠。祠之內。圖嚴君平、鄭子眞、司馬相如、楊子雲、蜀士先賢九人。及公之像而十。常山公爲之贊。至公略云。蔣侯挺挺。天與嚴方。健而文明。不迎不將。

徵司理幾誤殺人

侍御史王平字保衡。侯官人。章聖時。初爲許州司理參軍。里中女乘驢單行。盜殺諸田間。褫其衣而去。驢逸。田旁家收繫之。覺吏捕得驢。指爲殺女子者。訊之四旬。田旁家認收繫其驢。實不殺女子。公意疑。具以狀白府。州將老吏。素彊了不之聽。趣令具獄。公持益堅。彼乃怒曰。掾懦邪。公曰。今觸奏坐懦。不過一免耳。與其阿旨以殺無辜。又陷公于不義。校其輕重。孰爲愈邪。州將因不能奪。後數日。河南移逃卒至。詳勘之。乃是殺女子者。田旁家得活。後因衆見州將謝曰。微司理。嚮幾誤殺人。

李昭述得古銅符

禮部尚書李公昭述、字仲祖。宗諤子也。仁宗時。以樞密直學士陝西都轉運使乞近藩。未報。無何。掘地得古銅符。文曰許昌。詔下。果得許。

鄭文肅復西湖舊堤

鄭文肅天休仁宗時知杭州郡中西湖環三十里溉湖上良田千頃唐李泌卽湖中作陰竇引水灌城中六井以資汲者武肅置撩清軍以疏其惡自錢氏納土至公居郡時凡六十餘年矣而湖穢不治豪奪以耕僧侈其宇浸淫蠹食無有已時公案舊記復故堤程工無慮十萬調境內丁夫闢之湖利大興

蔣臨川摘大姓李申罪棄市

蔣侍郎堂初知撫州臨川縣縣有大姓李申積爲民害乃復僭擬亡制動作不法承前宰無敢摘其罪公至緣事捕治之盡得其姦狀卒坐棄市害根鋤去闔境慰悅

鄭文肅取倉腐粟爲己俸飯

鄭文肅天休初爲湖北漕荊南屯禁卒譁言倉粟腐不堪食公命掌廩者給爲己俸因會客日試取作飯舉匕而盡曰孰謂不可食邪譁者遂息

洪覺範因張郭罪配朱崖

洪覺範本名德洪俗姓彭筠州人始在峽州以醫劉養娘識張天覺大觀四年八月覺範入京而天覺已爲右揆因乞得祠部一道爲僧又因叔彭几在郭天信家作門客遂識天信因往來于張郭二公之門政和元年張郭得罪而覺範決脊杖二十刺配朱崖軍牢後改名惠洪

先是崇寧以來專意王氏之學士非三經字說不用至政和之初公議不以爲是蔡嶷爲翰林學士慕容彥逢爲吏部侍郎宇文粹中爲給事中張琮爲起居舍人列奏欲望今後時務策並隨事參以漢唐歷代事實爲問奉御筆經以載道史以紀事本末該貫乃稱通儒可依所奏今後時務策問並參以歷代事實庶得博習之士不負賓興之選未幾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李彥章言夫詩書周禮三代之故而史載秦漢隋唐之事學乎詩書禮者先王之學也習秦漢隋唐之史者流俗之學也今近臣進思之論不陳堯舜之道而建漢唐之陋不使士專經而使習流俗之學可乎伏望罷前日之詔使士一意于先王之學而不流于世俗之習天下幸甚奉御筆經以載道史以紀事本末該貫乃爲通儒今再思之紀事之史士所當學非上之所以教也況詩賦之家皆在乎史今罷黜詩賦而使士兼習則士不得專心先王之學流于俗好恐非先帝以經術造士之意可依前奏前降指揮更不施行時政和元年三月戊戌也

胡宗師以奏樂韶節義落職宮觀

鄒道鄉浩初謫新州有楚州布衣樂韶素爲浩交游不憚萬里煙瘴誓與同行至荆南浩或聞官司捕韶恐于韶不便急遣韶還韶確然不回浩以病留荆南數日堅意遣韶韶不得已改易姓名隱居桐柏山久之浩復官江淮發運使胡宗師感韶之義奏韶節義至崇寧初宗師方以寶文閣待制知瀛州言者指前事遂落職提舉宮觀

責降朱師復制

崇寧元年八月。廣州制勘院勘到前知廣州朱師復贓私不法及交通蘇軾等事。制曰。朝散郎知袁州朱師復。事上之義。莫先于首公。爲臣之汙。無甚于毀節。爾詒交軾轍。密于唱和。媚傅安李。陰圖進遷。忘先帝識拔之恩。比姦臣腹心之黨。素乏閑家之道。老無戒得之心。賄賂公行。貪贓具得。獄成來上。士聽有孚。宜正常刑。投之散地。往思懲戒。毋重悔尤。可責受建安軍節度副使。興國軍安置。至紹興四年。其孫朱秉文陳請。遂復官。至紹興五年八月。官員白劄子。伏覩朱秉文申請祖父朱師復不合與蘇軾往來。緣此入元祐黨籍。六月十三日。奉聖旨復寶文閣待制者。朝廷哀憫元祐黨籍之人。以直節正論。橫爲蔡京蔡卞等擠陷。因下詔追復官職。祿其子孫。然其間卻有偶得罪于元符紹聖間。其家子孫因肆欺罔。朝廷既無實籍考驗。吏部止據平江府黨人碑石。夤緣假借。例蒙推恩。如朱師復之流是也。紹聖初。起知廣州。內外臣寮。未有因改元通賀表者。師復獨云。建元易號。蓋率由于舊章。纂聖錫名。示遹追于來孝。又云。龍去鼎湖。麟悲魯國。遺弓未絕。棄屣猶新。嵎瑣乘時。雖異伯高之復惡。朋邪害政。殆如伏氏之劇言。法度典章。廢格幾盡。朝野內外。譸譸交興。蓋義理出于人心。未之或改。而事業措之天下。焉可厚誣。其謝章愷啓云。主辱臣死。古有是言。義重生輕。今無此士。恭惟神考。登用大儒。發揮聖經。于世道交喪之餘。新美百度。于誕信相欺之際。豈特範圍一世。固將冠冕百王。惜嵎瑣之弗殲。致典章之不泯。宮車晚駕。陵土未乾。旁招北闕之書。早副西臺之筆。肆爲讒詆。殆不忍聞。誰能効趙嬰之忠。行其所易。豈復慕包胥之志。誓以必行。其安置興國軍謝表云。首元祐之謫籍。二紀于茲。尾神考之從班。一人而已。夤緣軾轍之度嶺。初一承顏。前後

安李之當塗。未嘗通問。奉聖旨。追復寶文閣待制。更不施行。

打破筒潑了菜

童貫自崇寧二年。始以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奉旨差往江南等路。計置景靈宮材料。續差往杭州。製造御前生活。又差委製造修蓋集禧觀齋殿本命殿火德眞君觀。緣此進用被寵。繼西邊用兵。又以功進。于是縉紳無恥者皆出其門。而士論始沸騰矣。至以蔡京爲比。當時天下諺曰。打破筒潑了菜。便是人間好世界。而朝廷曾不悟也。二人卒亂天下。

笑面夜叉

建中靖國元年。侍御史陳次升言章。以蔡元度爲笑面夜叉。其略云。卞與章子厚在前朝。更迭唱和。相倚爲重。造作事端。結成冤獄。看詳訴理。編類章疏。中傷士人。或輕或重。皆出其意。主行雖在于章卞。實啓之。時人目爲笑面夜叉。天下之所共知也。

目米元章以顚

崇寧四年。米元章爲禮部員外郎。言章云。傾邪險怪。詭詐不情。敢爲奇言異行。以欺惑愚衆。怪誕之事。天下傳以爲笑。人皆目之以顚。儀曹春官之屬。士人觀望則效之。地今芾出身冗濁。冒玷茲選。無以訓示四方。有旨罷。差知淮陽軍。其曰出身冗濁者。以其親故也。

修御殿爲潛德觀

太祖太宗在民間時嘗寓澶淵其所憩之地在城中爲邸舍以甌瓦覆之號爲御殿崇甯四年徽宗以爲非便下本府將御殿建道觀以潛德名之

許風聞言事

大觀四年詔諸路走馬承受公事使臣大小行人之職耳目之任舊許風聞庶幾邊防動息州郡不法得以上達近有陳請不實重行黜陟之文例皆偷安苟簡避罪緘默甚失設置之意可仍舊許風聞言事

補張清太醫助教

大觀二年鄧州南陽東海村有張三婆患雙眼疼痛昏暗不覩光明其子張清用左手提出眼睛將銅針穿過用小刀子割下眼睛與母喫了自後所患眼目不曾再發疼痛朝廷有旨特補大醫助教不理選限

以太祖陳橋傳舍爲顯烈觀

崇甯四年徽宗以太祖啓運踐阼之初實自陳橋其地今有傳舍往來踐履非所以稱朕顯揚祖烈之意遂以其地建立道觀以顯烈爲額

陳疆行外制落職

政和元年六月陳疆行外制臣寮上章云或甚失體制或不應事實或違背經典夫朕者帝王之稱以詔告臣民而疆行徐處仁謫知蘄州告詞乃于具官姓名下用之此所謂甚失體制者也差注之失謂應差近遠之類王黼以稽留敕命降秩而疆乃謂致差注之失此所謂不應事實者也周官以八法治官府其

四曰官常。以聽官治。謂事之故常。謂行李孝稱復官告辭。乃云復爾官常。此所謂違悖經典者也。比者奉宸失金。監官降秩。而謂致盜竊之敢行。夫宮禁之中。或容小竊。若盜竊之敢行。則安有是理。此尤疏謬之甚者也。奉聖旨。謂落職。知和州。